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 甲集

瞿兌之著



瞿兌之著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
甲集

上海太平書局印行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序

隨筆之書，人皆喜讀，余尤嗜之若性命。既曠觀羣籍，竊慕纂述之業，知古人斐然有作，皆由此鑄積而成。如獮祭魚，如蠶吐絲，既得精英，遂棄糟粕，遠如顧亭林，近如俞理初，所就尤偉。又觀俞曲園陳東塾治學之方，亦復如此。舍此固無由矣。然學出雜家，不專一轍，昔賢之作，常苦凌雜瑣屑，讀者如入五都之市，目迷口哆，擷取爲艱。因發憤以爲最有益之學，莫如討人物事蹟之隱逸，溯風俗制度之變遷，而尤以屬於近代之事，易於傳訛者，若能萃爲一編，大則可以考見時代升降文化避嬗之迹，小亦足以匡謬正俗，裨益見聞。人間何世，歲不我與。爰發篋先寫定爲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所錄大抵以近代爲主。昔在丁丑，嘗爲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與此書雖有近似處，而實不相襲，茲所已有，此即從略。惟昔年又有純廬所聞錄一書，卷帙無多，其中約四分之一采入此編。寫定之後，續有所得，不復追加，當別爲乙集以行。凡隨筆之書，首貴資料豐富，而事物蕃變包舉甚難。歲益月增，固容齎洪氏之例也。近序徐君一士類稿，詳闡掌故考證之艱。余於徐君，無能爲役。然取舍必慎，徵引必實，則所嚮差同，覽者詳焉。馮逢淵歎孟冬兌之自序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目次

桃源	一
長生壻	六
木工厭勝	六
官場形態詩詞	九
吳風	一四
延壽法	一九
金華鬥牛	二二
奇略	二四
奇畏	二五
八字相同	二六
孫春陽與戴春林	三〇

士豪	三一
白話詩文	三四
洋錢	三七
裹足	三九
醫與風士	四一
鬥斗	四三
朱注	四四
滿漢	四五
文人習氣	四八
天主堂	四九
吳園	五二
廣州名園	五五
呂仙	五七
晉商票狀	五九

宋板書之得失	六三
宋板書中史料	六五
昭仁殿藏書	六八
十庫與三庫	六八
近代物價	七一
元代之抑勒權勢	七二
元代諸匠戶	七三
元代中外互市之大概	七四
北朝雜戶	七四
酒樓	七五
冰嬉	七六
西洋建築	七八
大族制	七九
綾絹	八二

清後宮之制	八三
外國致書	八五
書院文獻	八七
滄州水仙	九八
明代秦淮燈船	九九
北京城內徒民	一〇二
古報紙	一〇三
古書中歐人風俗	一〇四
試題出處	一〇五
活字版	一〇六
星期	一〇七
修書法	一〇八
哥老會	一〇八
木牛流馬	一〇九

老爺太太	一一〇
走馬賣解	一一一
汴京遺迹	一一二
康乾南巡實況	一一三
邊戍雜事	一一六
女教	一一九
靖康北將中生活	一二〇
楊家將	一二一
洪氏故宮	一二二
史料	一二三
雍正訪求毒藥	一二三
一事複述	一二五
蘭州城	一二七
酒	一二九

扇	一三五
火藥	一三七
馬吊	一三七
裘類	一三九
胡食	一四一
宜興壺	一四三
鐘表	一四六
日晷	一四八
泰山唐玉簡	一四九
火腿	一五〇
檸檬	一五〇
洋畫	一五一
大餐	一五一
包冢燈	一五二

銀槎	一五三
肩輿	一五三
古器	一五五
焚香與吸烟	一五七
鼻煙	一六四
椰子珠	一六八
盆景	一六八
唐箋	一六九
大小忽雷	一七〇
陶	一七三
澄心堂紙	一七五
錫鑄	一七五
乾隆名士寫真	一七六
機師	一七八

沈萬三	一一八
張天師	一一八
劉瑾	一九六
鼓敦元	一九八
文人習武	二〇〇
王杰	二〇一
石濂	二〇二
乾嘉考證之爭	二〇四
僖妃	二〇五
張獻忠遺事	二〇七
女道士玉韻香	二〇九
彭剛直	二二〇
包慎伯	二二四
駱秉章	二二六

杭董浦與全謝山	二二七
高郵王氏	二二八
張船山	二二九
龍定庵	二三〇
劉長佑與潘鼎新	二三一
王樹勳	二三二
林嗣環	二三五
廣吏	二三六
勘案官被害	二二七
差正硃批	二二八
曾文正家書	二四二
阮孔婚禮	二四四
法瑯匠	二四五
楊國麟案	二四五

公卿好士	二四六
高靈美人	二四七
程錦莊與鄭板橋	二四七
陶澍與丁寶楨	二四八
方輿紀要稿本	二四九
上海船行張元隆案	二四九
長洲彭氏	二五〇
汪容甫之生計	二五〇
孫淵如仇儗	二五一
鳳江袁氏	二五二
外銷款	二五二
北京囤積米糧例禁	二五三
儀制令	二五四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

桃源

地僻山深，有自爲部落不與外間接觸者，桃源記非盡寓言也。廣陽雜記有一則云：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雜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縋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其地本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卽其地矣，產良馬。

湘綺樓日記亦記湘潭九洞坤人不入城市，同治三年有往卜居者，彼中人猶稱道光十四年，乃不知縣城曾失守。

劉敬叔異苑云，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縋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翺翔，亦不以爲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此卽桃源傳說之所由



本賦。

河北省滿城涿縣間相傳有所謂老人村者，頗與相類。余曾於民國二十二年間詢諸滿城縣令蔣君善國，蔣君露而詳爲調查，於河北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發表會勘三坡紀略一文，實關係民風國政之大文字也。茲參酌其詞，略加申引，錄之於左，以饜好異聞者。

先是民國十八年，有涿縣人郭楨者，具呈北平軍事當局，自言有祖遠明崇禎時所賜三川三坡之地，毗連宛平房山涿縣易縣涿水廣昌六縣，面積四百餘里，即以房山一隅而論，有地三千餘頃，樹數千萬株，明代即招佃分種，當時四至立碑，迨季自成兵敗，其部下佔據川坡，而郭氏尙存明末賜地龍票及明清兩朝糧串，請將全地由國家收回，按照旗產官產變價，林木亦估值招買云云。旋由河北省政府查明郭楨遷涿僅四世，其呈文係偽造，然其年十月，又有人具呈言清軍入關園地賞功，曾將該地一段賜給皇室親王，約十分之一，其後即將賜地轉賣與王學詩之祖嗣之，乾隆間郭裔有名義山者，因進銅六十萬斤，高宗將川坡之地發還，并頒給御書封典，歷年以來，生齒繁衍，六縣官憲向置不問，民間遂選舉領袖，分爲五段，董理其事，號爲老人，儼如海外桃源，並不繳納課稅。

按以上之敘述，乃知老人村爲確有之事實，特傳說展轉，附會不免齊東之談，然固猶有脈絡可尋也。

考明史所記近畿皇莊不一而足，如李敏傳言：

貴戚請隙地及鷹房牧馬場千頃，敏執不可，……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爲地萬二千百餘頃，勛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爲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

入清以後，此類皇莊在賦則上謂之更名地，僻遠之區，仍其舊貫，理或有之，至於圈地賞功亦非無據，據此案中吳聘卿抄呈乾隆二十六年九月部照云：

爲發給執照事，據吏部主事存福呈稱有康熙五年上賞存福之先戶部尙書穆和倫山川荒地一頃，坐落
在直隸涑水縣屬山後佛洞塔山等處，……呈請援乾隆十年上諭……上賞地畝准其由部請發執照，……

……合亟發給執照以憑管業。

所謂賜地龍票殆即由此附會而出也。

數年以來，常以此事屢勞政府派員調查，及其究竟，則不外托名影射，希圖伐賣林樹，藉以牟利，因是置而不問，蓄屢請而屢駁也。

至本年春間，河北省政府因清理插花地，乃指派宛房涑涿四縣長親往勘查，所謂三坡者，地雖屬涑，而位於房山之西，涑水之北，宛平之西南，近接長城，僻處山內，其中心曰桑園澗，距涿縣一百八十里，距宛平二百二十里，距涑水二百二十里，距房山至近亦一百四十里。考三坡之名所自始，則涿人謂涿縣所屬，有上坡中坡下坡三村，三村人民以三坡地方荒涼，無人去而開墾，留居其地，遂沿用故

鄉村名。是說也，出自土人，必有其據。然余則竊疑三坡爲山坡之訛，山坡者山民以梯田爲生，故以山坡爲地之總名耳。

據蔣君所述三坡風俗之特異者，一爲婦女行膝及弓鞋之式，袴腿寬六七寸，圍繞甚厚，而以紅帶束之，其鞋則淺幫平底，近尖處其幫尤淺，內不着襯鞋，亦無襯襪，只以布纏裹之，鞋尖有鈎向上，鞋前幫容易脫落，故鞋面須用帶勒束。余按不鞮而纏此正古制。鞋尖向上即史記所謂利屣，其在宮裝則上銜明珠作鳳翹，古圖畫中所見亦如是，大抵山居之民易存古俗，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一。

又婦人頭髻多係前面蓬起，一如日本婦女裝梳，後梳橫髻，髻約長五六寸，下端爲半圓形，如甞梁，用粗紅繩紮成，間有梳髻於頂，如古時之宮裝，亦有於腦後梳二圓髻者，此亦近於古風。

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二。

又其人語音甚濁，不能讀而字，呼兒子爲楔子，余按古音而字屬支韻，應讀如夷，今粵語正然。兒子讀爲楔子，蓋當爲息子。唐以前俗呼兒爲息故也。若余之推斷不誤，則其人獨能保存古語音，必爲金元之際胡風所未漸被之地，此至罕而可珍之史料也。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三。

蔣君又在鎮廠村之九龍廟中發見石香爐，有元朝年號，以爲三坡人民必在元朝以前遷入，此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四矣。

太抵石晉割讓山前山後諸州時，此地適當涿蔚二州之間，距中原最近，意者遺民痛心疾首於板圖之移易，相率入山以逃虐政，如桃源隱者故事乎。自五季以來，此地以北不見兵革，惟季自成之亂，或亦有於此聚族避兵者。（蔣君亦謂傳說中有云季自成舊部之遺留者）然按之以上所述，則其人入山似不止於三百年，終以吾所推測者爲近也。說者或據北宋以前無纏足者，故其人必來自北宋以後，此雖近似，然山居之人亦僅能保持其舊俗至最大限度，固不能全然拒絕時代習俗之流入。非然者，何以亦有辮髮之男子，且有剪髮之男子耶。

蔣君又云，每年三坡內推舉完糧之人赴涿縣城內完納糧銀，被舉者稱爲老人，老人職權極大，除擔任完糧外，所有一切糾紛均聽其制裁，任期三年，期滿公選，前者赴縣納糧，縣府且爲之披紅插花，以示優異。直至十八年春始改爲涿縣第六區，近復取消區長，設公安局長，以理行政。全境共納糧銀九百餘元，公安經費一千元有奇，凡爲大小村莊十有三云。

又舉其農業生活狀況云，豐年則運銷糧米於房屬之張坊鎮，飢歲則由口外之樊山桃花堡等處帶糧接濟，商業極不發達，僅桑園澗有小舖一座，所賣不過油鹽烟酒米麵茶而已，偶有境外挑販小商賣糖果糧麻布疋等，至近年本地人亦漸有運核桃杏仁藥材往天津出售者，該地房屋建築亦用磚瓦木石，頗爲完整，地雖幽僻，莊舍之形景甚爲雅潔云云。

長生庫

典當本起於僧寺。老學庵筆記云，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極爲鄙惡。予案梁甃彬嘗以東亭就長沙寺庫質錢，後隨亭還於亭東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則宋時僧寺以此牟利爲人所憎之情狀可想。又考夷堅志云，永寧寺羅漢院牽袞童行木錢啓質庫儲其息以買度牒，謂之長生庫。鄱陽并諸邑無間禪律悉爲之。院僧行收擇其徒智禧主掌出入，慶元三年四月廿九日將結月簿點檢架物失去一金釵云云，述其制尤確。

五代史慕容彥超傳云，在鎮（兗州）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云云。則五代時其制已通行矣。

木工厭勝

余於所著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中雜錄木工厭勝傳說，茲又得數事皆較古者。

廣記一百廿八引逸史，唐王暉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來曰

，其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孫宅堂簷從東第七五墻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

果報聞見錄云，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衛士至其家，稱善解廬。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於此處罄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禳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搖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賃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賃者平安願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尅減王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慎哉。

蜩螗瑣語云，秀水鄉民張姓者，號新發張，邑之豪族也。子孫貧落，祖遺大房售與郡宦盛姓，諱萬年，拆卸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鐫富盛萬年字，蓋張氏之祖建房時特鐫是錢鎮壓柱礎，欲其富盛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盛宦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在園雜誌云，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恐其魔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開室中角力壁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被髮相角。又桌椅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磚敲孝也。

又常慕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春傲而緝之，於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男淫褻，急去之，帷薄始清。予待罪虔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末，未免年深，少有欹側。窺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響，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斂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椀口大，予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予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予者爲劉起龍，今六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志，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升者絕少，豈眞營造時果爲木工所魔鎖邪。

聞徵草堂筆記，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後，前未爲宅時，繚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牆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嘆於主人作是鎖厭也。

崑山孫兆淮花箋錄有云，（不知轉引何書）周樑園家居，命匠營造室宇，俗以上梁日主自行酒敬匠頭，始祝吉語不爲魔禁術。周慢視不信，且以釘票不諱，遂加譴責，家人爲言，愈斥其妄。落成後，樑園坐廳事宴客，聞梁際剝啄聲，鼠矢亂落如雨，汗飽旬間，幾至不能加匕箸，方疑新室何來鼠耗，復聞撲聲墮落巨鼠如蒼狗繞地而走，家人輩擊以杖，倏不見，周惡其不祥，命移坐更酌，旋視鼠矢悉木屑，始悟爲魔術。周至夜秉燭獨坐以伺其異，忽有裸體男子屣階而升，舞手蹈足，視其面貌與已無二。

，周起相逐，男子遂前學其步趨，惟不發聲，乃大呼，男子反身而走，背大書周亮本身字樣。樸園大怒，即送縣鞫治，匠始猶飾辯，繼用毆刑，乃云渠等魔術並非因恩怨而行，悉遵先師傳記，參合動土上梁時日並屋主本身年甲，如有干礙，即依法暗造。官搜得其書，題曰魯班子，卷首書漢光祿大夫護左都使者中壘校尉天祿閣學士臣劉向校錄，發端文詞與衍錯落不成句，後益俚誕，官持示樸園，末幅有解魔法。樸園如法令家人持柳帚浸水遍屋上下灑之，口誦曰，水郎水郎，遠去震方，天篷力士，助我闢強，淨祛憂屋，世保吉康，天乙貴神，解壓鎮殃，凡有詛咒，作者身當，急急如焚惑律令。後聞匠首無疾而斃，周家自此無恙。

官場形態詩詞

妙香室叢話載通州仲進士需次粵東，有羊城候補南詞云：（曲水令）省垣需次最無聊，況南荒蠻蠻海嶠，十年寒士苦，萬里故鄉遙，抖擻青袍，歎頭銜七品縣官小，此恨難消，乍出京來甜似棗，這才知道一身到此繫如匏，三分西債利難饒，零星小賬門前討，心暗焦，常常把跣子虛空跳。（喬牌兒）你因官熱鬧，俺爲官煩惱，投閒置散無依靠，悔當初心太高，雁兒落，到如今長班留的少，公館撥來小。知單怕與名，拜客愁抬轎。（得勝令）三頓怎能熬，七件開門少，盒剝新朝帽，箱留舊蟒袍，蕭條

，冷清清昏和曉，煎熬，眼巴巴暮又朝。（慶東原）上衙門蜂爭鬧，望委牌似鑽著盤熬，坐客廳還故意商談笑，有的說出洋捕盜（佐雜獲盜以知縣用），有的說雁塔名標（即用），有的說恭逢大挑，有的說學司馬題橋（捐納），有的說因公掛誤，引見重來到。（喬木查）正說時，首台來到了，忙向旁邊靠。又一會六大三陽都已到，無限跟班，笑語喧囂。（握筆琶）俺已向旁邊靠，奈從者勢偏驕，爭路走隻手交推，站地立更拋人在腦，俺只得背着臉扭着腰，暗裏鑿精休惱，沒威權敢自驕，是個開賣。（沈醉東風）停一會手版紛紛俱下了，值堂的肚挺聲高，說現任官入內堂，候補官請回轎。看他形景心如搗，奈一個番錢不在腰，也只得強從容，少安毋躁。（滴滴金）說朝望逢期，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廂，一見心慌了，蠟燭難除，點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啊，又愁上台着惱。（折桂令）聽護樓四鼓初交，黑地倉皇覓套尋袍，急喚茶湯，無人來盪，跟班還故意伸腰，寧耐他嘍嘍絮叨，一個說米少難熬，一個說鞋破難跑，穢氣得滿肚鑿糟，又氣得滿腹咆哮。（雁兒落帶得勝令）前回舊憲行，此日新官到，送迎兩處忙，沒個閒錢鈔，花球路非遙，小艇價偏高，促坐人三五，慌忙趁早潮，搖搖，巴得船相靠，瀾腰，何會站得牢。（落梅風）窮愁積，豪氣消，難說完百般懊惱，客中愁悶何時了，待歸休，盤纏何靠。（沽美酒）挈眷的尙只將柴米焦，那離家的更關心骨肉拋，但聽得故里年荒便魂掉，了，還有那雙親邁老，怕做蔡中郎哭溝壑爹娘餓殍。（太平令）却幸的時清晏，外夷振擾，怕寒酸，

聖主恩高，紆擁擠，上司公道，協和衷，黃僚關照，我曾慢焦且熬，終有日雷封傳報，錦上花間甚誰
卑誰高，誰遲誰早，倒不如弔古長歌，滿斟濁醪，嘯一聲萬丈虹蜺，舞一回雙鬢蕭鬢，耐着牢騷，忍
着粗豪，也只當來訪韓蘇到惠潮。（尾聲）窮通算來難預料，只有天知道，安命無煩惱，守分休輕躁
，幾曾見候補官兒開到老。

又載省城需次吟數首，其晨謁衙云，鷄人叫百官，先夜呼戒旦，晨色影朦朧，挑燈忙盥面；束帶與牽
衣，那能容細玩，僮僕促輿夫，出門行似箭，手版逢吏人，細語云謁見，衆人已先齊，後至心急猶，
此時得無遲，絮絮詢同伴，坐守心亦忙，預計語問難，默默自思量，幸勿臨時辦，多時復多時，尙不
即呼喚，便是王坦之，久待也長嘆，神倦睡將來，腹鳴腸欲斷，正在稍恍間，疾聲來耳畔，忽聽一聲
傳，蛇行而鼠竄，先後論憲綱，如牟尼一串，持版前行者，一一認之徧，然後導之入，那敢左右盼，
萬福間起居，兩膝屈一半，端拱捧茶杯，齊眉如舉案，此吹彼又呼，汨汨聲相間，有扇不敢揮，人人
背冷汗，雖非令狐公，且作一例看，飛豹與青蠅，當面施錐鑽，咀噉飽咬之，無術相禦捍。冠重似兜
鍔，綫作羊頭爛，詎許少撫摸，沾滴如斷線，颯他眼別瞬，偷將巾幅荐，雖未即清涼，聊且小方便，
啖榨欬欲來，強將津唾嚙，鼻觀殊不仁，酸同用物擯，掩而揉擦之，不許涕暴瀉，默禱三尸神，爾其
行小善，萬勿調弄頻，適逢彼怒譴，如此重疊苦，心何敢瞑眩，聚精而會神，問答焉敢慢，一有不合

宜，頓看顏色變，和風忽迅雷，簾虛疾如電，那知及別人，濕顏蒙注眷，何彼獨嘻嘻，而我逢灌灌，告退出官衙，紛紛鳥獸散，得意人欣然，失意心猶戰，同是一僚屬，如何判冰炭，用巧與用拙，原難同一貫，我服潘安仁，早爲立木傳。尚有伺接差及朝望賀兩首，同一窮形盡相。

又載羨慎甫游宦述懷云，（北醉太平）書卷纒地，官運初交，文憑執照仰銜曹，限程期費數，想當初具望龍門躍，到如今風塵下吏偏潦倒，吃緊的個中經緯費推敲，試聽俺細道。（北黃鐘醉花陰）但只見蟒袍補服般僧，簇新鮮瓔珞玫瑰裙，分擺著傘扇旗纓紅黑帽，又聽得平上去入四聲號（俗語紅黑帽唱道四聲平上去入），休誇他意真豪，也須知清慎動要占何條，更有那守猷爲當書上考。（南畫眉序）書札紛紛到，幕友長隨着不了，要逢迎當道，怕得罪同僚，有那大來頭任意撈刀，那帶肚的作怪蹊蹺，門印倉道歹嫌好，分股子爭多競少。（北喜遷鶯）百里的公文來調，插翼的內札相招，端只爲案情中供看多潦草，沒奈何打疊行裝上省跑，茶號房嚶，小三行找（各衙門執事人夫爲小三行），只這裏到時吵得個昏頭搭腦，裏見時嚇得個魄散魂消。（南歸早歡）接傳單過境流差到，夫馬驕那件能饒，只指望辦過去貪圖討好，怎知道賊獲鞏鞏會發標，可憐力又耗氣又淘，腿酸舌軟復唇焦，拚得個嚴參與降調，幸喜霹靂雷遭雨點小，不過是賠錢煩惱。（南稻世催）公私侵擾，打抽豐乾和濕不能少，寫知單多和寡須送早，稍遲延差役家丁到署吵，正項銀錢難繳，隨規銀錢難要，并不是甘做那賴罷

酌。（北水仙子）舖店鬧，帳主嘈，馬號中又要缺天料草，真叫俺無計和詞，管賬的日日絮叨，管廚的時時哼叫，他說是銅錢銀子沒分毫，又說是油鹽柴米無着落，（昆聲）思量事事真堪笑，是誰人叫你做這個無聊，譜一曲打油腔，好把真情細細描。

履園叢話云：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歸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按當時以駱駝喻翰林，謂其高視闊步也，老虎班者榜下即用知縣也。），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瑣渠，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歸田瑣記云，西安令某極言銜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吊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當滿尊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

又云，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贖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一命之榮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謹而且官箴矣。

又云，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鵲立（站司道班），五曰鶴警，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鶯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茶），十一曰鶉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各喊與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

吳風

黃省曾著吳風錄，於江南風俗形容甚備，雖譏貶不無過甚，亦志地采風者所不可忽也。全錄於左。

自吳王闔閭造九曲路以游姑胥之臺，臺上立春風宮爲長夜之飲，作天池，泛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白居易治吳則與容滿輝熊輩十妓遊宿湖島。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遊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它所則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

自吳王光偉骨肉狀殺，至今九族昆弟互謀交爭，鮮有親睦者。自用畢披裘公季札范蠡輩前後潔身隱世不羈，時時有高隱者，永樂中有王賓氏。

自漢蔡經居斧門而王方平麻姑會於室，魏伯陽作丹飛昇，楊羲陸修靜輩入勾曲山學道，至今吳人好談神仙之術，然聲色泊之卒皆無成，最下者□□白僞金謂之茅銀，用此欺贖者衆。

自梁鴻由扶風東方朔由厭次梅福由壽春戴逵忠剡適吳國，人主之愛禮包容，至今四方之人多流寓於此，雖編籍爲諸生亦無攻發之者，亦多亡命逃法之奸，託之醫卜葦術，以求容焉。

自梁武帝好佛，大興塔寺，竺道生虎丘聚石爲徒，講涅槃經，石皆首肯，支遁入道支硎山，海上浮二石像於開元寺，至今虎丘開元每有方僧習禪設會講，二三月郡中士女渾聚，至支硎觀音殿供香不絕。

自六朝文士好嗜詞賦，三陸擯其英華，國初四才子爲盛，至今髻髻童子即能言詞賦，村農學究解作律詠。

自王謝支遁喜爲清談，至今士夫相聚觴酒爲閒語終日，然多浮虛豔辭，不敦實幹務。

自梁王侃明三禮孝經論語，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論語義十卷，陳張冲撰春秋義喪服義三卷，孝經論語義十卷，隋褚暉撰禮疏一百卷，而陸元明論撰尤多，至今吳人善著書，然喜哀集文章雜事，

無明瑩篤實而通經者。

自吳曹弗與畫赤龍兵符圖置龍水傍應時雨足，張僧繇丹青絕代，而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點睛者飛去，張璪雙管爲生枝枯樞入神品，滕昌祐花鳥，何充寫貌，至今吳人善畫者多。

自張弘善篆，張彭祖善隸，右軍每見其練索尺牘則藏之，張旭草書入神品，至今吳人善書，章草徐宋克，能品稱徐有貞李應禎吳寬，而超入於管者，惟祝允明得變化之妙。

自席謙善碁，石荆山善琴，呂彥直善雙鈞，張珙善刊鏡，至今吳中多碁客琴師雙鈞，然逐利而爲無古人自得之妙。

自朱劬創以花石媚進建節鉞，而太湖石一座得銀碗千，役夫賜郎官金帶，石封爲盤固侯，豈爲良景，至今吳中富豪競以湖石架時奇峯陰洞，至諸貴占據名島以鑿鑿而嵌空妙絕，珍花異木，錯映園圃，雖閭閻下戶亦飾小小盆島爲玩，以此務爲饜貪，積金以克衆欲，而朱劬子孫居虎丘之麓，尙以種藝臺山爲業，游於王侯之門，俗呼爲花園子，其貧者歲時擲花賣於吳城，而桑麻之事衰矣。

自蘇師旦以韓氏書史受諸將賄，至今吳人好遊託權要起家，永樂時附於權臣紀綱者有陳湖陸氏張氏，正德間附於閩人劉瑾者有湯氏，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鉅富，由是莫不以仕爲賈，而求

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陸冢宰黷貨萬餘，以宸濠黨誘戍，陸大守營新宅甲吳中，今歸它人，天道雖不爽，而貪者尤甚，然持廉而不營產者則目爲癡。其廉行最著者御史陳諱副使陳琦郎中張璋。自元氏海運用海民朱清張瑄，而瑄子文虎遂以戶部尙書領漕，取路大洋，旬日達於直沽，由是朱張二氏得以交通諸蕃貿易占刈官廩販鹽行劫，第宅遍於吳中，瑄妾楊氏美而悍，別建第於乘魚橋，謂之四夫人府，後沒籍二氏，特立提舉司專典其金帛，至今吳人有通蕃求富者，並海崇明三沙姦民多以行販鈔掠爲業。

自沈萬三秀好廣闢田宅，富累金玉，沿至於今，競以求富爲務。書生惟藉進身爲殖生階梯，鮮與國家效忠。

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器書畫，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畫累至十卷，王延禧三代銅器萬件，數倍於宣和博古圖所載。

自正德中吳中古墓如城內梁朝公主墳盤門外孫王陵張士誠母墳俱爲勢豪所發，獲其殉葬金玉古器萬萬計，開吳民發掘之端。其後西山九龍塢諸墳凡葬後二三日間即發掘之，取其歛衣與棺，傾其尸於土，蓋少久則墓有朽草不可爲矣。所發之棺則歸寄勢要家人店肆以賣，乃稍稍輯獲其狀，胡太守纘宗發其事，罪者若干人，至今葬家不謹守者間或遭之。

自曹太守贖物於民，皆有鋪戶答應，十共入而一其贖，在昔已有曹平分傳白奪之譏，至今郡縣刻剝鋪戶，嘉靖十二年霸州王儀以御史來則鋪戶一切革之。

自郡守徐親信吏胥門隸，往往成富人，至今爲吏胥門隸者酷以糾對訟人爲事，而隸人之害爲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因緣爲奸，買票出則橫行，動輒索數十金，其富而訟者糧長之欲脫稽其逋者所贈尤多。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爲鼓鑄團房，王氏債典而火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權管其利，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至今吳中縉紳士夫多以貨殖爲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與敗鹽酷其衛倍對於齊民。

自江右張蒼山提學來吳，廢七塔朱明二尼寺以葺宦室，胡太守又廢景德等寺爲子游等祠，公館且往往餽贈勞顯，由是自城至於四郊及西山一帶率爲權豪所奪，爲書院園墳墓而吳之叢林無完者矣。至於黃縣令輩希效則又盡撤古刹以贈權門貪夫，否則厚估其值令釋道納之，大擾郡中至今未已。

自郭令信任鉅富，糧長納其賄賂千萬以致糧長倍收人口吞併鄉民，莫之控訴，而糧長自用官銀買田造宅置妾，百費則又開坐於小戶，謬言其逋，至今糧長虎噬百姓以奉縣官。

自張士誠走卒，則養皆授官爵，至今稱呼推油作之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家人奴僕爲郎中，吏人爲相公。

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鬥巧以治文具，行賂者乃贈郡縣，故郡縣宦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州郭田二令相繼挾千副以往，至今爲民害未已云。

延壽法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乾隆十一年湖北江夏人湯雲山年一百四十一歲，特賜再闈古稀匾額。沈文憲年七十餘，往見雲山。問以眠食，曰健飯多睡。次及方藥，曰生平無病，不知藥也。文憲贈以詩，有曰，身歷八朝同木石，心空六鑿返眞淳，後湯又越二十餘年始卒。嘉慶十五年廣西宜山縣民藍祥年一百四十二歲，特賜匾額詩章，恩給六品頂戴。

居易錄云，范道人者德州人，居衛河西琵琶邨，生於明嘉靖三十年，程工部正夫尤貞以康熙庚戌見之，年百二十歲矣。起居如平時，五官之用，未嘗少衰，平生不知服食修養之術，少貧不娶，事母最孝謹，入九子祠，爲香火道人，祠有祭田數畝，躬耕而食，何思何慮，與人一無所忤。

客康發語云，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啖，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

六而終。人間其致壽之道，弗答。第聞其烹鍊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爲顧尙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挺耳。

明姜南蓉塘詩話載成化七年南京吏部尙書蕭山魏驥年九十八，九月甲申覺神思少怠，不肯治藥物，戊子賦詩寫字如常，己丑遂卒。此與北魏高允甚相似，騷論文靖。

白下瑣言云，康茂園方伯基田年逾古稀而健若四五十人，早起用肥鴨一隻，煮汁作麵，間日用煨羊肉三斤，取陰陽相劑之義，如是以爲常。後爲河帥，齒落復生，鬚髮皆變爲黑，壽及九十而卒。

歸田瑣記云，昔人以夜臥不覆首爲致壽之原，又有百病從脚起之說，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曹文恪公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僅覆胸腹而已，赤兩足置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墉臥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爲筒，疊其下半，接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用兩部公薦河上三大壺，縣寄團節相居中，左爲顏復甫漕帥檢，右爲張蓮舫河帥文浩。自己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閉。節相視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何會睡邪。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節相大

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爲睡邪。滿堂爲之歎噤，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到寅則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哂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坐爲之大笑。二公言此時，皆已年踰七十。

又云，今人以飽食安眠爲人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曰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含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裏欲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於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却病延年之術。師曰，我嘗學四川時，得疾似怯症，或荐峨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蓄一乳娘，每隔張吸乳嚙之，乳盡輒易人，蓋已甘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問曰，即此已飽乎。師大登曰，人須吃飽乎。又聞黃左田師談我直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爲苦，惟亥子二時之間得睡即足耳。

。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觀奏摺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人，後師引年歸，甫得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金華鬥牛

民國二十年左右滬報有記金華鬥牛之俗者，云金華浦江義烏三邑居民每於秋賽時爲鬥牛之舉，富而好事者大都畜一標牛，旣刻期則各家之牛皆先後牽往，牽者二人或四人，多至八人十六人，其尤者則二十四人三十六人，以紅布飾牛之背，或特製木架插令旗標牛之名，若烏龍槍鏢掛獅子掛之類，旣至則各家依約定之匹偶而相角，其相角也，十數分後即由搭牛者拆開，初不欲其有勝負，其必欲決勝負者，必爲極著名之牛，而富翁欲以之得盛名者，未角之前，雙方戚友各備武器，旣角之後，勝者騰而負者以爲大辱，遂至各以兵刃相向，畜牛之家珍之若上客，夏設鼓鑪，冬備火爐，飼以膏粱，及其將赴鬥也，且餌以人參桂圓焉。

考庸閒齋筆記之尤詳，然無滬報所記則不知其俗至近年猶存也。庸閒齋筆記云：

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祈報祭賽之時，輒有鬥牛之會，先期治薦延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鬥場開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

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薨薨緝緝然，狻雜於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銜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綉，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鬥，鬥以角，乘間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拆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懼呼，從之若奏凱狀，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者意興索然，即左右者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尙可養成氣力，更決雌雄，大負則殺而烹之，蓋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鬥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餘皆自崖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能好整以暇，無鬪亂旂靡靡，下者則蒼黃抵觸，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濺泥滿身，衝出提腔，掀翻囊袋，不可牽挽，於是老婦孺子暨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污損，相將扶而去，真可謂見家負翁載鬼一車矣。鬥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堅，我如何蹈瑕，我意彼必從是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也，言之津津，幾忘乎我之爲牛牛之爲我焉。其畜牛也，臥以青絲帳，食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慎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爲敬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曰牛親家，養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

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奇嗜

上元甘熙白下瑣言述嘉道間諸名士嗜好一則云，梁山舟嗜枇杷，每過金陵必假館其孫女王氏，求書者踵集，其孫女買枇杷數百枚，以大盤盛之，獻諸先生座右，先將筆墨及求書各紙陳其側，先生見之大喜，遂命其孫女待側磨墨，且啖且書，枇杷啖畢而書完矣。孫伯淵嗜蟹，每餐必設，素有嘔水病，而食蟹輒愈。梅伯言嗜栗子，赴都時道上日蒸以當飯，計自王家營抵都門食栗三十餘斤，栗性滯膩，多食令人氣悶，而彼獨安然無恙云。

甘泉焦里堂循襄阮文達。山東學幕時，聞僊師武虛谷億名，且聞其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一日有客自外至，身長八尺，破帽羊裘，白鬚蕭蕭然，與道姓名即虛谷也。談次極洽，因問以食量，虛谷揶揄笑曰，天下豈有此人，其半則庶幾可得耳。虛谷能飲啖，其本傳不傳，乃借里堂以傳之。又里堂初好食蒜而惡韭，筮有韭則遠其坐，三十五歲時授徒村中，見畦中韭肥秀可愛，試食之而善，自此遂每食必具。皆見藤菰樓文集申。

白下瑣言又云，粵東馮晉漁太史葵倚居明瓦廊，性嗜鴨，凡赴友燕飲必先問有鴨幾何品，嘗謂金陵所

產鴨甲於海內，如燒鴨醬鴨白拌鴨鹹水鴨鹹板鴨水浸鴨之類，正四時各擅其勝，美不勝收，予所以傳寓斯邦者正爲此耳。又嘗蓄大蛇二尾，去其舌齒，以竹筒藏之，夕則放於衾內與之共寢，率以爲常，尤爲怪事。

歸田瑣記引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

奇畏

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云，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聞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不可見，竟逐去之。醫視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戴名世憂菴集云，一商人資數萬，好飲酒，飲醉即發狂罵座，在座者咸苦之，但其性畏紅棗，人或見其酒狂將發，即以紅棗一盤置案上，一望見即大叫詬訾而去。其或衆人叢飲，不令彼知。彼偵得即趨而至。人即以紅棗羅列戶前，彼即發怒去，不敢踰戶入也。然其實無他腸，人亦不懼之。一日有遠客至，諸人畢集，商亦在坐。遠客素聞商畏紅棗，不之信，以爲此特詐耳。其人素與商狎，密以線穿紅棗數十枚，出不意繫其頸上。商即仆地昏眩欲絕。急去之，昇之歸，良久乃甦。滿身皆起紅塊無數。

如紅棗形，踰數日乃平復。

又履園業話云，王司農宏京性畏瘴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與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忽見之惶懼仆地。

八字相同

八字之說自宋以後方盛，其記生命相同者，唐人裴晉公雖甲辰以後宋人得三事。

周紫芝竹坡詩話，（說郛八十八）紹興初有近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聲鄰不謁，及再相，有荇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文昌雜錄，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月日時亦同。韓王每遷拜，此校亦頗有轉補，或大有錫賚，亦須薄有賞賜。然韓王微疾此校必劇病，或薄責必大受笞辱。

宋史李超傳，子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續夷堅志，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質暨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明以後尤多。

沈瓚近事叢殘云：星命之說，純謂之無固不然。而純謂之有亦多可疑。如秀水沈少司馬思孝新建節文潔公以讚，年命八字皆同。一發於戊辰，一發於辛未。一爲會元鼎甲，晚年生子而卒於五十歲。一受廷杖遣戍，召還踏通顯，至今六十餘尚無恙，而竟少子。又長洲徐通政申萬載張總制鳴岡，亦同八字。而張之科甲以癸酉庚辰，徐以丙子丁丑，兩公前後爲南通政使。而徐以己酉被論歸。張陞南少馬，今庚戌陞兩辦總制。徐富，張不及遠甚。徐之仲子登癸卯鄉科，張則未也。又嘉興岳禮部和聲，與同邑沈醫士號南山之子八字同，而貴賤迥異。但年皆四十二并未生子，此一節同耳。又山西甲戌科王長科鳳有，南昌辛未科涂御史杰，亦同八字。涂陞光祿少卿，以建言削籍。王亦選請而未爲京堂也。

湧幢小品云，寶祐中孟無庵琪開闢荆襄，管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貌甚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庵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按此記宋末事必別有所本，其別水陸之異則啓後來之論者也）

又云，江右張右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壽，徐爲通政使，

家富，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於南京。於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堅瓠集云，雪濤集明一村翁與高皇生同年月日時。高皇曰，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高皇曰，然則何以自給，曰吾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高皇默然念我有京省渠有蜂桶釀之。

人海記云，萬曆甲辰進士同姓名者張銓，一大名人，一泔水人，俱乙亥正月二十六日生，科第子女皆同，並姓名亦同，尤奇。

杜於皇變雅堂集有明順天巡撫潘永口墓志銘，謂公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驪，子女聯姻戚，及成進士同年擢都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得罪同事，臨命同日，識者以爲前定云云。

竹葉亭雜記云，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盛京成司馬書同年月日時生，汪進士第，成僅一舉，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則四品，成官侍郎，汪則三品，官階每成大一級。今汪官尙書而成猶侍郎，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者，七公面貌酷肖，八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則罕聞事也。其葬時丁內外艱年歲亦略相同。

閩徵草堂筆記云，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論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

矣。二夫人並壽考，陳夫人早寡，然晚歲康強安樂，郝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家計益薄，又相輔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生時祇隔一牆，兩窗相對，兩兒並落孽，非惟時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姪至十六歲而夭，奴子今尚在，豈非此命所賦之祿祇有此數，姪生長富貴消耗先盡，奴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祿尙未盡邪。理固如斯，俟知命者更詳之。

茶餘客話云，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貴，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閩。即今文靖公賁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崖。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操斧斤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旣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吳巖昌續客窗閒話云，近有趙姓推測子平精極一時，自推其命應得四品，因思索未讀書，難求科甲，納資尙可求名，奈家無儲蓄，仗其術雲游四方，欲爭名於朝，遂至京師。無如依命直談鮮所許可，致絕顧問。出都回至揚州，其道盛行。乃賃夏屋延衣冠中人作支賓，自居樓上，懸鈴繩筐以取，

名噪一時。本郡太守遣僕就問，趙見八字咸與已同，不勝詫異，飛一條以詢曰，生於南方，忝在同行，生於北方，四品黃堂。來人曰，是旗籍也。又有浙撫亦旗人也，其夫人舟至鎮江，午夜欲產，聞停泊處人聲嘈雜，有市儈者，婦亦將產，幹僕以重金奪其收生姥，至則夫人生兒，肆中亦生兒，同時聞啼聲，夫人疑此兒之庸也。後撫故，公子以蔭得官，洊升浙撫，太夫人道出停泊處，訪同產之兒，亦已成入，仍業藪也。是二人者或母有南北時有正初地有水陸之分。

孫春陽與戴春林

吾國現存店肆之最久而治之有法者，載籍中得二焉，曰孫春陽與戴春林。

履園叢話云，春陽寧波人。明萬歷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爲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舖，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尙舊物也。其爲舖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淮孫春陽爲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趙吉士載入寄園，余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

片玉山房花鏡錄（崑山孫學淮撰）云，鼓春林香鋪相傳開自前明，其來已久，貨亦鼓佳。所賣桂花油及一切香料雖皆取之於蘇，而法蘇極精。安息香尤妙，香中細篋先埋土中三年，然後取出削製，以此焚香時絕少灰煤，亦無竹氣，他香鋪不能，故其名獨著。

父白下瑣言云，舊俗婦人以黑絹包頭，綢緞廊談見所寄望街汪天然兩家皆以是著名。汪天然自明迄今，世守其業，門前招牌汪天然家清水包頭八大字爲昇州徐表書，庭中有大石盆貯水，相傳昔時來買者必令以盆水浸之，示其無欺。

土豪

明末清初江南勢豪惡習，如崑山趙氏風滿樓叢書有傳鈔之民抄董宦事實一卷，述董其昌家事云，董姪祖常於萬曆四十三年率家人二百餘搶一陸秀才聲遠家中使女綠英。搶劫未遂，將陸家搗毀而去。是時恰有一蘇州人業說書者錢二披編其事，於市中演唱，另一秀才名范庭芝者適在旁聽唱，不意董僕聞之，密報其主，即將錢二鎖至家中，硬栽庭芝以主使之罪，百般凌辱，庭芝不勝憤，到家而死。庭芝與董氏本有成誼，故庭芝死後其母馮氏其妻龔氏率三四僕婦赴董家說理，其來意固不善，祖常與馮氏龔氏言語衝突，將其逐出門外，並將所帶僕婦剝去下衣分縛兩足於椅上，恣意侮辱。此事傳出，頓動公

憤，皆欲甘心於董氏。三月十五日在府縣行香之際，羣衆聚集董氏門前，先將其豪奴陳明家搗毀，更將董宅屋梁盡棟二百餘間一齊燒却，甚至上海崇明金山等處之人亦有遠來與其事者。

又履園叢話云，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擅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憲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癘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併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鱗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即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鱗魚已滿廚矣。又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謂之以石灰瞎妻睛。其勢焰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羅織杖笞之。沈繼賢者，嘗與人鬥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悲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感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甚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笞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諱勢

可多人。詎曰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抬尸至黃門，知張員外敦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手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

董氏之爲土豪，異代尙有能言之者，松江許仲元三異筆談云，董幼海傳策爲思翁之姪，與余家有葭莩戚，爲御史時，以建言廷杖，事載明史，分宜敗起少宰，後復歸里。明季縉紳多橫，董氏尤甚。幼海偶餽於某氏，食火肉而甘之，主曰，此購之沈行者，侍僕知之，歸告主膳妾，妾思媚郎主，即遣人之沈行購之以供膳，幼海味之曰，何乃似沈行產，妾應曰然。飯罷即趨外舍，呼其童至怒曰，我在外間事何敢漏言，且以俟隸而與閩中傳語，尤不可長。另囑一僕看守，須試實治之，妾聞之且懼且憤，遂乘間自縊，其僕知益恐，謂守者曰，某媵已死，我罪更重，自問無全理，汝以不覺失囚，諒無死法，生平積累數百金，悉以奉汝，幸縱之。守者以其言甘幣重，允之。幼海索之不獲，先斃守者，窮追逃者，亦斃之。闕是婢僕人人自危，均懷逆志，董微覺之，聚衆而諭之曰，余性急而多暴，事過輒悔之，明日當祀武安王，於神前出矢言，不責一人矣。祀甫畢，以小忤意執一役重撻之，衆乃合謀曰，禍孔急，需事之下也，卽於是夜飾爲盜裝，攻入寢室，小婢爲之導，侍寢媵啓扉納之，一輿人以斧斫其首登，少頃復甦，謂其妾曰，吾傷至重，速邀沈某治之，或尙所圖，婢卽奔告諸奴曰，速來，已能語

矣，復來一廚役手槍刺其胸，刃出於背乃絕。

白話詩文

魏書胡叟傳，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學不師受，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爲章杜二族賦。敍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按魏書此傳文義頗異於常。蓋取當時所流傳之別傳而入於史，猶晉書之夏統傳也。胡叟字倫許。尋其名字及一生事蹟，皆極詭俚。其佚事必爲當時人所爭傳者。如明之李卓吾陳眉公清之袁簡齋乎。

臨川李大理聯璫好雲樓集有異哉行自題獨立蒼茫圖照，乃以近代語體入詩之作也。詩云，異哉我交海內四十春。獨未接此鬪中人。似曾水中鏡中識其面。無形有影初非真。忽然見形此鬪上。持比水中鏡中之人又不皆一樣。三分異。七分同。眉較淡。鬚較濃。形容儉下太不豐。所以拉同一處諦認者。爲其傳章璫宵炯炯雙青瞳。是一是二渾難定。誰贗誰真有何證。一身不了安得許多身。怪問鬪中之人鬪不應。鬪既不我應。還問水與鏡。水中鏡中之人也開口。開口不答仍然問。山妻在旁笑不休。喚我回頭看他眸。原來此人坐他眸子裏。教他代口道行止。行止從頭道。此人進早退亦早。早退夫何爲。俗語說得好。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討小。此人也者北人之願今年已得償。南人之願明年會當了。雖

然刻薄將付誰。雖然討小園微杏。有心盼子子不生。無心戀官官已榮。爲求有子萬事足。璋辦無官一身輕。眸中之人閒語嚙嚙笑。水中鏡中亦流照。惟有園中之人癡立不改貌。山妻重致詞。勸君一解園中願。展氏無隱慝。若敖詎餒而。君雖刑官未嘗一日在其位。殺人無後不必爲君危。且獨立自詠詩。玄豚寡獨終有時。造物縱君宦成早。能不抑君得尉遲。請今日之日人纔強仕君罷仕。或者來年之年人抱孫兒君產兒。又康熙中長洲顧嗣協作新會知縣。書一聯於大門云，留一個不要錢的新會縣，成一個不昧心的蘇州人。此可謂白話對聯之祖。嗣協乃顧俠君之兄也。事見秀野年譜。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有河地說一篇，極論儀封河地升科之害。乃昔人以白話文入文集者，錄如下：此地非膏腴之田地，乃常常不收屢賠錢者也。或曰，屢賠錢糧，買之者何意？予應之曰，非得已也。因某年不收，某年又不收，及至年終，錢糧尙不能完，催科又不容緩，周士及朱印昌等日被敲扑，比較數次，皮肉皆爛而分毫無湊。余適讀禮家居，周士及朱印昌及值比較之期，乃環跪門首求情寬限，予乃以禮諭之曰，余閉戶讀禮，縣父母前從不敢以私事相干，闔邑所共知也，余實不能從命。周士及等乃曰，比非私事也，亦不與尋常討情面者相等，乃我等十數家性命相關。我等在縣日受比較，無衣無食，性命難保，而家中父母妻子亦要凍死餓死，此乃陰德事也，還祈救命，暫緩須臾，皆屬恩德。予聞衆人之言，惻隱之心亦遂動於中而不能遏。遂差人向縣父母委曲言之，而縣父母竟緩五日之期。後五

日而周士及朱印昌又來懇求，予以爲不便再講，而周士及朱印昌等乃將地求售。予以爲賣地自有舊者，何必求我。而彼乃云，此地賠糧已久，人所共知，誰肯去買。宅上地土多，還賠得起，倘收一年，便可抵數年之糧。予云，你幾個人欠多少糧？既是窮苦，我替你完了罷！彼云，我等有限，闔縣欠糧尙多，宅上豈能盡完。况我祖父以來，因這糧差賠累，也不知受過多少苦了。今日到我們身上，又受這罪，即使今年替我完糧，明年不收，明年又要受罪，但祇要了此地將糧過了去，我等這幾人家便得生了！就是救了我這幾人家的性命了！望祈哀憐我們罷！又託官經紀來說，不得已，遂買此地。

既買之後，又賠糧數年，於某年收僅得收麥一季，遂有蘭陽縣某姓者欲購此地，予遂具呈蘭陽縣情願奉讓，後因周士及每日燒香，各處遍貼誓狀，其念遂寢，自是後又賠糧數年矣。

兩世秋雨齋隨筆云，古人嫌鬧躍清池，以蠻語入詩。誤我一生踏裏彩，蒙古語入詩。今李寧甫太守潮州竹枝詞云，銷魂種子阿儂佳，開襟千金莫浪誇，高捲篷窗陳午宴，爭看老衍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河儂佳，梳篦曰開襟，呼婿曰老衍。舒鐵雲黔苗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姻緣，儂指佳期不計年，插術青山黃竹子，儂儂還索鬼頭錢。注俗結婚於鄰，建空房曰馬郎房。合卺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祭焉。山房縹渺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

斗聽鸞。注克孟粘羊親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闍屍。至明年開杜鵑聲，則舉家號慟，悲不自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先大父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辨最番更，簾前只愛紅裙醉，拽盡何緣號撒羹。注貢院者彼邦館唐人處也，佐酒者號曰撒羹。膠青拭鬢膩秀鬢，妾住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却有換心山。注妓所居之山曰換心山。

洋錢

江都張心泰所著粵游小志云。粵中用銀不一種。白連，曰雙戛，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鑷，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據此乃洋銀在乾隆初已盛行於沿海之一證也。

秋雨齋隨筆云，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戛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鑷。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尉王立則肖其像於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主面，王死，轉效尉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隆百鑿。率皆爛板。

其發江浙者。曰出船光板。無一槩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按明齋小識謂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後銀少而錢多。偶有洋錢不為交易用。蓋諸氏指內地各省而言。蔡氏則指廣東沿海之地。故用洋銀更在乾隆以前也。

思益堂日札云，直省俱用銀，惟江蘇浙江福建兩廣用洋錢，相傳洋人取中國高銀至彼國，以鑄錙之，半攙以銅製成錢，即如中國高銀，但不能復鑄成錙耳。道光初年浙江長吏曾出示禁用，市井譁擾以為不便，不踰月復故，蓋已成積重之勢矣。又四川雲南之銅每百斤輒有銀數兩，中國之亦不能出銅中之銀，惟外洋能出之，姦民每將紅銅賣與洋船，俟銀既淨，然後復入中國，謂之條銅，他省所出想亦如是。是今日所用洋銅名產於洋而實即出自中國者。（此一段見乾隆時楊農先學士椿奏疏）此銀與銅所以下洋而中國有銀貴銅少之患也。仁宗實錄，嘉慶十九年諭軍機大臣等，蘇粉額奏嚴禁海洋私運一摺，據稱近年以來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護回夷兵盤費為名，每年將內地銀兩偷運出洋，至百數十萬之多，該夷商已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復將低潮洋錢運進，任意欺朦商賈，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請旨飭禁等語。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貨物相準俾中外通易有無以便民用，若將內地銀兩每年俱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係。著將倣鈔詳細查明每歲夷商等偷運足包銀兩出洋實

有若干，應如何酌定章程嚴密禁止會同妥議具奏。

又同年諭，本日召見錢樞，詢以江浙地方情形，據稱……江浙數年來年歲豐稔，而米價總未平減，兼之市集行販，常有驟長驟落之時，甚至一二日間有每石增減銀數錢者。推原其故，洋面近雖肅清，而零星匪徒尙未淨絕，仍時有出洋米石，大約洋船一到海口，則其價立昂，洋船開行後，價即陡落。其買米總用洋錢，因其便於取攜，不須平兌，行使簡便，易於掩飾，故近海口之松江嘉興寧波紹興各府洋錢盛行，街市交易不用銀兩制錢，恐多流弊等語。……

裹足

清初裹足之禁始嚴而復弛，其經過有足述者。履園叢話云，崇德三年七月奉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主熙疏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復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兵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

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謬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蚘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骨董瑣記云，輟耕錄云，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又云，浙西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據此則纏足之風實盛行於元。蓋所以示別於胡人也。浙西偏遠。其風稍遜。亦猶有清一代粵桂尙多赤足者。唯士大夫家不事農作乃摹擬中原耳。

宋元之間尙有以不裹足爲高者。元人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

明代民間盛行裹足。而宮廷所着鞋樣另是一種。野獲編云。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絛。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全與民間初製不作也。明內廷宮制考云。宮女服用紫色員領窄袖緞刺折枝小葵花於上。以金圈之。珠絡緣金束帶。紅裙弓樣鞋。烏紗帽飾以花帽額。綴團珠結珠鬢髻垂珠耳飾。

又清代於漢人之纏足者既未能禁絕，甚至旗人亦有染其俗者，仁宗實錄，嘉慶十一年諭旨，有前於嘉慶九年挑選八旗秀女見其衣袖寬大並有纏足者殊爲忘本之語。

醫與風土

四庫提要於劉完素素問元機原病式條下云，完素生於此地，其人秉賦多強，兼以飲食醇醪，久而熾熱，與南方風土原殊。又完素生於金時，人情淳樸，習於勤苦，大抵充實剛勁，亦異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論多以寒涼之劑攻其有餘，皆能應手奏功。又於沙圍穆蘇瑞竹堂經驗方條下云，幼科之褐丸子與蘇沈良方中所列褐丸名目相類，治療亦同，特彼用烏頭桂香附乾蒸陳皮配合，攻補兼行，頗爲周密，此乃用黑牽牛三稜蓬莪朮諸品，殊病其過於峻利。蓋金元方劑往往如斯，由北人氣稟壯實與南人異治故也。又於朱震亨局方發揮條下云，考震亨之學出於宋內官羅知悌，知悌之學距河間劉完素僅隔一傳，完素主於瀉火，震亨則主於滋陰，雖一攻其有餘，其劑峻利，一補其不足，其劑和平，而大旨不離其淵源。故於局方香竄燥烈諸藥諄諄致辨，明以來沿其波者往往以黃蘗知母戕傷元氣。又於張介賓景岳全書條下云，其持論則謂金元以來河間劉守真立諸病皆屬於火之論，丹溪朱震亨立陽有餘陰不足及陰虛火動之論，後人拘守成方，不能審求虛實，寒涼攻伐，動輒貽害，是以力救其偏。……元許衡魯齋集有論梁寬甫病證書曰，近世諸醫有主易州張氏者，有主河間劉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掃礙，正造化

新新不傷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疾終不敢投，至失機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貽禍於後者多矣。此古今醫術之一大變遷也。

黃潛集中葛應雷墓誌云，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咨決於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邪。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公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爲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道其變化。當時之論如此。

余考齊書言，褚澄療疾無問貴賤，皆先審其苦樂榮悴鄉壤風俗水土所宜氣血強弱，然後裁方用藥，至於寡婦尼僧必有異乎妻妾之療。此已言以地而判治療之法矣。潛邱荀詒云，元人葛恒齋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兩宋之際醫者大抵守護元氣而已。（詳上文所引）此又言以時而判治療之法也。

魏象樞寒松堂集老母七十九誕日詩注云，三月二十日晨起腰忽痛，閏四月初九日痛獲止，坐堂中時復感寒，渾身冷戰，微汗乃止，二十三日胃痛腹脹甚，服涼劑牛黃丸三，痛止，日吃冰塊至十餘碗，服木香流氣飲不效，六月十五日起服分消丸半料，一月之內瀉百次，日吃西瓜一枚，食始進，八月二十六日起服金匱丸半料之半，九月十六日服消風敗毒散一劑，身腫漸消，九月二十四日起服神芎丸半料，腫消過半，又服半料全消，至十月初六日神氣已復，生平勤苦。悉記憶不忘，尙未能下床舉步。所記甚瑣細有致。北人氣體厚實，故高年猶能受涼劑若此。

門斗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大科徵書至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差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昉於何時，取何義，皆瞠目不能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已百有餘年矣。計有博學者能知之。近人謝旭升（濂）勞謙齋公餘隨筆云，偶於某說部中得之，乃知門者門子也，司閤之人也，斗者斗子也，學官有學田，收取學租必用斗，指經管學租之人也，學官係冷衙門，雜差多人，司閤者因兼司斗，此門斗所以命名也。此說似無以易之。

朱注

朱子注經專求文義之貼切，一變漢儒舊法，實即元明以來制藝所本，故場屋中每有即以朱注爲破題起講之笑柄。相類者凡得二事。

制藝叢話云，聞陳大士少時讀書作文即高視闊步，不讀朱子集注，初應童試，題爲君子易事而難說全節，構思竟日，不完卷而出。其友詰之，則曰我只得一破題，甚得意，自謂他手所不能竟至以下不能再著一語。其友曰，試述之。大士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友笑曰，此集注語，君何據爲已有邪。大士始爽然自失，自是始讀朱注。

又云，相傳河間紀文達師少負神童之譽，而務泛覽博涉，不主故常，四子書讀一過即棄去，應歲試時題爲名之必可言也二句，師破題云，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遂置劣等。自是專攻經義，逾年遂領解。（按此爲以經破經，豈屬誤筆，亦覺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與上一事相映成趣。）

兩段秋雨庵隨筆云，前明某省某科題爲子在川上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不然也，然其指而可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於此發之。全鈔朱注，一字不易云云。

滿漢

清初滿漢之間已多隔閡，可於諸臣章奏中微見其意。魏裔介有上下之清未通滿漢之氣中閤語，又有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語。（碑傳集十一）

康熙初，耿精忠鄭成功運兵閩中，受清軍騷擾最甚。據全謝山姚啓聖碑云，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嗜啞叱咤，稍不如意，鎗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及廈門平。力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驍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欣然以歸。當時漢人苦心如此。

又汪景祺西征隨筆云。吏治之壞莫壞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洲人爲之。目不知書。凡案牘批答第資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陟判日亦假手於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刻剝聚歛爲恒壽醒歌之計而已。如督臣吳赫獲罪。欽差大臣臨訊。有妓女爲欺犯。督臣與妓女同跪於庭。爲千

古笑談。不但失大體已也。

又雍正六年陝西糧道杜濱奏參巡撫西琳。每接見屬員。有二裁縫旁坐縫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縫穩坐。至府廳以下長跪回話。二裁縫亦穩坐如故。凡地方緊要事務。一一聽聞。大小官員。均相駭異。西琳去而繼以武格。濱復奏云。巡撫初到任第一起事。參革清澗令陳錦私派案。當堂只說得一句。你要據實供。其後總是書辦在旁問供。後書辦說此案須駁。巡撫點首而退。諭旨云。西琳被人如此參奏。返躬自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耶。朕所用滿洲外省大臣中多無恥不廉。器局狹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實不解。……滿臣之顏面。被爾輩一二喪失天良之人壞盡矣。朕除愧恨之外。復有何諭。此諭載雍正硃批諭旨中。其深恨滿人庸劣致爲漢人所輕視。情見乎詞。

又惠亭雜錄，蘇昌滿洲人，以繙譯進身，累任閩浙兩粵總督。其材具庸下爲僚屬所擗揄。坐擁苞苴，初無善政。其子富綱爲滇督幾二十年。其貪婪倍於其父。目不識丁。凡有文稿。皆倩吏胥講釋。合省傳爲笑柄。後卒以貪婪正法。人皆快之。蓋道光以前。各省疆吏不輕以授漢人。而專爲調劑滿人之地。故有所謂「撈棺材本」之說。種種笑柄。由此而出。雖以雍正之智謫。不能掩盡天下耳目也。又乾隆中山東巡撫國泰以貪墨爲錢南園先生所劾。其弟國霖偵知之。募善走者助報之。使預爲地。時署中積金無數。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多。因埋於珍珠泉側。其人

審察好粉墨。讀書至不能分句讀。而日必作八股一篇。亦怪事也。事見更生齋集。

又乾隆十三年諭，今日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擬寫直隸山陝辦理台站事宜諭旨內將陳宏謀雖有過但係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免其置議之處寫爲無功無過，此係面奉之旨，何得舛錯至此，明係有心袒護陳宏謀……日前曾召見汪由敦，語及陳宏謀，尙有任事之意，汪由敦欣喜見於顏色，彼其意蓋謂漢人中有此能辦事之巡撫可爲生色，本屬小見。……以理論之，陳宏謀之不能急公，朕雖免其置議，而在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尙應以此自慚，請將陳宏謀議處，方見不分滿漢，能知君臣大義。事見實錄。亦見當時雖知滿人之稱職猶不願予漢人以寬假。

又順治十年二月，幸內院覽少詹事李呈祥條議，部院衙門應裁去滿官，專任漢人一疏。顧謂大學士洪承疇等曰，李呈祥此奏大不合理。夙昔滿臣實理庶政，並有田獵行陣之勞，是用得邀天眷，大業克成，彼時可曾吝爾漢臣而爲之乎。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爾漢官奈何反生異意。若以理言，首崇滿官，固所宜也。想爾等多係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及議任珍之獄，大學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七人別議以上，奉諭責令回奏。最後諭之曰，凡事會議理應畫一，何以滿漢異議，雖事亦或有當異議者，何以滿洲官議內無一漢官，漢官議內無一滿洲官，此皆爾等心志未協之故也。本朝之興，豈曾謀之爾漢官輩乎，故明之敗，豈屬誤於滿官之言乎。奈何不務和衷而恒見乖遠也云云。此足見初年諸臣於滿漢

之見尙未甚矜持。比世祖大漸遺詔尙以不盡任滿臣爲己罪也。（均見東華錄）

文人習氣

茶餘客話，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荐，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西河夫子，與顧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辯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侷囁，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儂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詒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謾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又汪堯峯性下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章實齋與汪容甫議論齟齬幾欲揮刃，見洪稚存儂人詩。

孫淵如在畢秋帆幕中喜優罵，一署皆疾之如讎，嚴長明等作公揭逐之，末言如留孫某者黎即捲堂大散，舉見之乃別棹一室處孫，館穀倍豐於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亦見更生齋集。

趙秋谷負才名傲視一世，朝士某以詩集編貼幕館，秋谷甫展卷，立還其使，好與人齟齬，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惟汪武曹份嘗忽憤發面數其失，趙雖交訐而氣爲之奪。見先正事略。

思谷堂日札云，古人折疑辨難不惜反復再三，要必理道事勢關繫大節，若老輩中閩百詩與汪鈍翁因辨論禮制段茂堂與顧千里因備忘之記辨虛庠在國之西郊作四郊一字，簡牘往還，交肆詆訐，不止文人相輕惡習矣。

天主堂

宣武門內天主堂爲清初西學傳播中心。紀氏如是我聞會託鬼語加以諷刺。其言有云，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爲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馬竇以後源源續至。不償其願終不止。不亦偵歟。乃不及五十年而西人已有喧賓奪主之勢。不及百年而中國已幾於家弦戶誦其教義矣。乾嘉間人方醉心考據。目光止於眉睫。見解斷不及此。正不得以此專責文達也。然化中國爲彼教。究於彼有何益處。苟非爭傳教。必不至爭用兵。即不至因此互相殘殺。作繭自縛。孰令致之。文達之論。固亦洞澈事理。不可非薄也。

花村看行侍者談往亦有記天主堂一則。語氣殊有左袒意。蓋明清間人見解頗悅其新奇也。帝京景物略所記略同。

利馬竇大西洋人，奉耶蘇教。十字架者耶耶蘇爲仇人殺身之具也。奉其教而必著架圖於門首。思其

繼而以敬天爲事也。教無父母，惟尊天。竄入京師，建天主堂於宣武門內。堂制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譎異。供耶穌像。像係彩飾平畫。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輪鼻隆準。目若囁口若聲。右堂母堂貌若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鐙蓋障都精美。其入京爲萬歷之辛巳。卒於庚戌年。率旨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三里許。

北京宣武門天主堂。歷史至爲悠遠。蓋都中講西方學術之策源地也。其中教士頗與稽紳先生往還。中國人欲通知外洋事者，亦必就其中問津焉。南皮張景惠字浮槎所著秋坪新語中記其所見頗詳。浮槎此書亦見於紀文達筆記中。紀氏與張氏世爲婚姻。此書有刊本。蓋文達在時已流行坊間。但迄今已不易得。亦從無爲之排字印行者。書之顯晦固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茲錄其記此堂一則而略刪其枝葉如下。

京師宣武門內天主堂，其式準西洋爲之。丙午新正，予偕大興令汪怡堂同年醫學科楊君滿洲教授觀近齋往觀焉。滄豎副索公爲導。索西洋人也，髮黃而拳，目睛亦黃色。言語不甚解。見人惟執手曰好呵好呵。而笑容可掬。啓其堂東西凡二重。南北七重。外重如隧道。兩面皆闢疎櫺。透入日光。空明洞徹。內重複壁間左右門各六。每門間一龕。東西相向十二龕。中畫像男女不一。或介冑持兵。或媼婦。

麗若天人。莫不五彩炫煌。突出壁間。如塑成。蓋侍者也。中一婦人巨像。莊嚴妙好。高髻雲鬟。面同滿月。兩眸湛湛若秋水射人。自胸以上及兩膊皆赤露。膚理瑩膩。居然生成。胸前垂七寶瓔珞。金碧璀璨。光彩奪目。不可正視。乳以下衣紋縷繞糾結如霞暈數重。五色陸離。漚漚澆伏。懷抱一嬰兒。承塵二人顛倒橫陳。眉目秀異。披髮裸胸。不知其爲男女也。四傍雲沓旋繞。迷離倏忽。望之儼從空中而來下。即所謂天主矣。最後一重地稍高於前。寶座設其中。龍蟠蚪舞。金色剟然。黃袱幕之。其室高數仞。凡三層。層層開牕。嵌以明瓦。漸高漸欹如覆舟形。圓而楮。而承塵椽椳檣案稅間悉繪神鬼狀。好醜間雜。僉標其上下身。腰間蔽前蔽後。雲錦燦如。莫可方物。却立堂前。翹首向後斜視。則梁間人層層壓疊。如俛窺。如笑睨。如側立。如怒撲。如欲下擊。如欲上翳。縱橫顛倒。隱現蔽虧。千態萬狀。飛動駭人。幾忘其爲繪素也。復由壁右穿戶出。至一堂中。懸聖祖賜額。東西兩壁各繪房舍。倚西壁而東望。則重門洞開。深杳無際。洞房窈窕。複室迴環。孚思或啓或閉。珠箔半掩半垂。室有几。几有瓶。瓶中有花。有爐有鼎有盤。盤置枸椽木瓜之屬。新鮮如摘。壁有畫。畫傍有門。門中復有室。室中洋闔鋪地。丹錦叢案。牀榻灑紫。縵紗縈朔。翠幙金屏。備極人間之富麗。凝眸片晌。竟欲走而入也。及至其下捫之。則塊然堵墻而已。殆如神洲瑤島可望不可即。令人悵惘久之。復轉自東壁西向望。則重廊複室。歷歷如東壁者然。云其畫乃勝國時利瑪竇所遺。其彩色以油合

成。精於陰陽向背之分。故遠跡如真境也。近時不乏能手。遜其妙遠矣。壁畫野舊。卒莫得而易之。觀罷索素茶相待。復各贈以鼻烟。謝之而出。按乾隆中自宮廷貴胄皆尚西洋畫。紅樓夢載西洋黃髮女子。正其時流行之物也。今大內及熱河諸庫物迭次發露。知洋貨之流傳殊不少云。又紀文達於其筆記中亦述及此堂彙引艾儒略之言。足見文達亦頗留心西學也。

又趙文恪慎軒草雜識，崇文門內天主堂建在康熙年間，乾隆時重修，客廳東西兩壁畫人馬凱旋之狀。堂內供奉彼國聖人，皆畫圓全相，四圍男女老少聚集嬉戲，千態萬狀，奕奕如生。堂寬數丈，高以十數丈許，不架一木，全以磚砌成。人巧奪天工信然。按崇文門內爲宣武門內之訛。

帝京景物略又云，其國奇器若簡平儀，（儀有天盤有地盤有極線有赤道線有黃道圈本名範天圈爲測驗根本）龍尾車，（下水可用以上取又龍尾象上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軸曰牆曰圍曰樞曰輪曰架潦以出水旱以人力資風水功與人牛等）沙漏，（鵝卵狀實沙其中顛倒漏之沙盡則時盡沙之鉢兩準於時也以候時）遠鏡，（狀如尺許竹筍抽而出出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候鐘，（應時自擊有節）天琴（鐵絲絃隨所按音調如譜）之屬。

吳園

記吳中園林者如：

潘世恩思補齋筆記云，嘉慶己巳光祿公移居城東鈕家巷，有詩云，地名壘鷓巷，家有鳳池園，皮陸昔所憇，羊求今與論，亭臺詩世界，水木道根源，善閉無關鎖，何知塵市喧。園爲顧中丞沂故居，今分爲二，東爲水園，程氏所居，予家在其西，當日所謂陸園也。園之門曰日涉，北有庭三楹曰澹暉小隱，上有樓以度賜書，背植牡丹數百本，張幄其上，天香襲人。庭前左右有移有廊有室，曰澹香經，曰綠蔭榭，曰先得月處，曰補梅軒，軒之外有庭，下有泉，四時不竭，曰玉泉，其南有屋如舫，顏曰朔波畫船。檻外池十尺許，游魚濺潏可樂，假山玲瓏，石磴盤折，每急雨噴薄其間作瀑布聲。四面花木環繞，有古朴參天，相傳宋元時物，又老梅一株臥地如蟠龍，別幹爛起，著花無數，餘如蒼松銀杏紫薇丹桂桃柳之屬，錯列如畫。迤西斜翠居後有芍藥臺，花時綠葉蒼葢簇成錦繡，再西一園修竹夾徑，題曰峭菴青蔥間。光祿公於齋攝之暇散步游覽吟嘯自適，嘗誦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之句，俯仰上下天趣盎然。

焦循半九書墓雜詠序云，嘉慶己巳纂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磨菰湖中，其形盤曲若贏，以生壙占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置窗，窗柳背竹。黃珏橋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即白茆湖，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遠近，漁燈牧唱，春秋耕獲，盡納於闌。樓下置

積，以生平著述草稿貯之，以爲沒後神智所棲託，塋以藏骨，樓以息魂，取洵之名以名樓曰隱菴樓。樓北二老桑，翳翮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蕉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曰柘籬，籬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闢一徑，隨其勢曲折以達於後扉，邇東有邱，因邱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竹中，晨起坐闌楯間，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邇以園墮而下，置屋銳兩榮東嚮面竹，其南黃梅一株，先曾祖父手植也，歷百餘年，舊幹已萎，肆徽復成植，扶藜負書塾後，以垣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曰蜜梅花館。梅右啓小門通塾，塾故圓楹，西一楹余幼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以數窮易，以易倚數，日坐室中，苦思寂索，別有撰述或賦詩詞不在此，曰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塾先人遺稿也，塾前故有木蘭，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前年槁於水，不忍去也，又不忍見彫落狀，斷其上枝，存楸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迺，標以石峯，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蘭冢。冢東海棠一株，木犀一株，牡丹一株，在昔邱上，面木犀，舊有屋作舫狀，隱菴樓在其東北，石鐫仲長統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賢。軒南即塾門，軒面西門，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東窗綠影滿床，不見其外，柳下多木芙蓉水荇，夏月烏鸕臥樹側聳然作聲。木閭冢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棠黃梅二老桑叢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株，垂二十年，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

於四月不濕。連書塾右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闕，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句名之曰花深少態移。或曰少態謂詞也，余曰非也，凡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媚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彫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城劉蒙論菊云，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曰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謂詞也。

白下瑣言云，金陵昔多寓公，隨園而後，亭林景之樂極應詠之娛者莫如陽湖孫伯淵師，始僑寓舊內之五松園，園有古松五株，故名。後買皇甫巷司馬河帥宅，亭館池樹，布置有法，名曰冶城山館。甲戌復就舊內築圍墮地累石穿池，蒔花種竹，大興土木，逾年而成。門前設書肆，曰魏園閣，入門遶東一帶，繚以長廊，曰小芍陂，孫源湘題。廳事面南曰康卉堂，唐仲冕題。東北隅有望三楹，座後種芍藥，曰留餘春館，師之太翁自題。西北臨塘一樹曰鷗波舫，吳鼎題。旁通高臺，鍾阜在望，曰大觀臺，石韞玉題。西南隅竹籬茅舍寒茶一畦，曰蔬香舍，姚鼐題。賓朋燕集歲無虛月，而五畝之名遂與五松並傳矣。無何師捐館後，賃爲茶肆，園林遂荒，惜哉。

廣州名園

園林之美，廣州僅次於吳中。俞洵慶荷廊筆記云，廣州城外濱臨珠江之西，多隙地，富家大族及士大

夫宦成而歸者，皆於是處治廣園營別墅以爲休息游宴之所。其著名者舊有張氏之聽松園，潘氏之海山仙館，鄧氏之杏林莊。顧張鄧二園園地不廣，一覽便盡，其宏規巨構，獨擅臺榭水石之勝者，咸推潘氏園。園有一山，岡坡峻坦，松竹蒼蔚，石級一道，可以拾級即登。聞此山本一高阜耳，當創建斯園時相度地勢，擔土取石，壅而崇之，朝旭暮雨之餘儼然若巖翠岫矣。一大池廣約百畝許，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瀰，足以泛舟，而池一堂極寬敞，左右廊廡回繞，閣楹周匝，鑿鏤藻飾無不工緻。距堂數武，一臺峙立水中，爲管弦歌舞之處，每於臺中作樂，則音出水面，清響可聽。由堂而西，接以小橋，爲涼榭，軒窗四開，一望空碧，三伏時藕花香發，清風徐來，頓忘煥暑。園多果木，而荔枝樹尤繁。其楹聯曰，荷在世界上荔子光陰，蓋紀實也。東有白塔，高五級，悉用白石堆砌而成，西北一帶高樓層閣，曲房密室，復有十餘處，亦皆花承樹蔭，高卑合宜，然潘園之勝爲有真水真山，不徒以樓閣華整花木繁縟稱也。

莊諧選錄云，粵東鹽商潘氏最稱富盛，其花園名海山仙館，頗具邱壑，潘之裔名仕成者，審法愈甚，後乃以欠國課不能繳，家被籍沒，園亦入官，此同治季年事也。園價昂，一時無人能購，乃用開彩法售之，共三萬條，每條銀錢三枚，數日即滿額，遠開彩時爲香山一蒙師所得，此人本塞士，以醫得巨產之故，恣意嫖賭，全園不能即售，則零碎拆售，先售陳設古玩器物，次售假山石，次拆門窗售之，

次銘樹售之，未一二年，余過其處，則全園已墾爲田，惟類垣敗瓦猶約略可數。得彩之人已潦倒死矣。又潘尙有傳文韻府板則抵與山西某稟號。

呂仙

呂仙之爲民間普遍，自宋已然。

通齋詩話，宋世畫像奉呂仙不一而足，觀放翁贊可見，一云，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一則即用仙語，詞云，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嶠南，我游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蒿庵閒話云，天啓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傳之亂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遁，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譬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尙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亂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爲叔父，亦良怪異矣。

清張道臨安旬制紀云，潞王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鬚而右，風右則鬚鬚而左，相傳仙筆也。

野獲編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字佑帝君，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

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字，按此呂元圭與邯鄲呂翁似均非洞賓也。

夷堅志，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旣罷，一老兵從外來，著敝青袍，蹣破麻鞋，負兩籊籊，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尙有餘饌，隨與之，旣又求酒，畀以小尊，一吸而盡，至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尙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爲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久，不能識云何。告以故，客曰，非也，倘真人自來寧識之乎。因笑曰，我却會識他狀貌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籍五尺當爲追寫一本，主人喜，旣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置手巾摩挲，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汗，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奈何，旁觀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絹於空瓶，笑揮而出。一童探瓶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決，宛與向客無少異，其家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遑，標飾置淨堂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州新昌人鄒兼喜爲邑主簿，傳其事。此蓋亦呂仙之傳說也。

晉商票莊

晉地袤裹山河。農田不足以敷墾養。一家之中。必有出外貿易者。乃足以資其生。於是南則江漢。以至粵桂。北則滿洲內外蒙。以至俄之莫斯科。東則京津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里雅蘇台等處。幾無不有晉商足跡。迨票莊發達。中國二十二行省。支分派別。尤有萬里同風一氣貫注之勢。晉人遂以善買聞於宇內。

票莊經營。爲山西極有統系之商業。據山西商業學校所編之晉商盛衰記。蓋創始於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有雷履泰者。平遙縣人。以縣中達蒲村李姓資本於天津設日昇昌顏料鋪。所販顏料中。有桐絲一種。出於蜀。因往來重慶天津間。日昇昌顏料鋪之名大噪。尙無所謂票莊也。時各省貿易往來。皆係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鏢局保送。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而保鏢者遇事寡不敵。亦束手無策。故爲各商所深憂。雷時爲日昇昌執事慨運款之不便。遂創爲滙兌一法。凡往來銀錢。無論大宗小款。皆攬收之。代爲收兌。此響彼應。無需現運。省路費。免轉輸。防劫失。一舉有三得焉。於滙兌之時。量各處銀色之高低。金融之通塞。交路之順逆。名量其銀錢所滙之數。加以滙費。名曰滙水。則其創滙兌時所得之利也。夫日昇昌者。不過一顏料營業耳。各

商以大宗款項交之。而能信任不疑者。以鋪東李姓。（俗呼曰李二梅子。即李二慶子。李二慶子名文質，平遙達蒲村人。俗名李二慶子。因其有風症也。平遙人讀慶字音近梅。故曰李二梅子。）爲山西巨富。又以雷信用素孚。各商交銀。猶外府也。以故行之三四年。而獲利數倍。同時有蔚泰厚。布莊也。其執事爲毛鳳翽。亦平遙人。募日昇昌之發達。由布莊招攬滙兌。亦獲厚利。票莊自雷毛發起後。仿行者日多。其初率由他行改設。或附設之。至咸豐初年。領資本專營票莊者。相繼而起。平遙則有蔚盛長。天成亨。新泰厚。協同慶。協同信。百川通。蔚豐厚。蔚長厚。寶豐隆。祁縣則有元豐久。巨興和。存義公。三義源。大德通。大德恒。合盛元。大盛川。太谷則有世義信。志成信。協成乾。錦生潤等。皆日增月盛。踵事增華。就總號所在地。分爲三幫。總號在平者曰平幫。在祁者曰祁幫。在太谷者曰太谷幫。設總號於本縣。設分號於各省。分號之多。以日昇昌。天成亨。蔚泰厚。存義公。大德通。大德恒。志成信。協成乾爲最。皆三十餘處。俗云。日昇昌滙通天上。蓋謂分號之多也。

是時籌餉例開。報捐者多歸票行承辦。而事業日盛。值洪楊亂起。南七省用兵籌餉。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轉運艱難。國家以票行可靠。於是軍餉丁糧膏由匯兌。亦多歸票莊承辦。同治以後。規模益宏。即邊陲之協款。內地之賑撫。皆資票行以爲挹注。一紙之信遙傳。百萬之款立集。殊覺靈便。

夫三幫營業。固以滙兌爲性質。然其所以大獲勝利者。亦資乎存款。時各莊存款。多則銀七八百萬兩。少則銀二三百萬兩。且官款不計利息。其私款之有息者。不過二三厘耳。故每至年終獲利。三幫合計。共有銀五百萬兩之多。是固票莊信用發達之結果。亦實西人忠誠謙和之所致也。自光緒甲午之役後。祁太平三幫。共票莊二十餘家。至每家原本。皆僅十餘萬兩。即後獲利倍本。亦不過增至二三十萬三四十萬而已。然至四年賬頭。每股可獲利銀二萬餘兩一萬餘兩。其每股獲利銀八九千兩五六千兩者。常數耳。

光緒庚子。清帝西巡。大局岌岌。而票商之執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集竄合。乃竟應付裕如。由是而信用益彰。生意尤盛。如平幫之百川通。原本銀十萬兩。作爲十股。連入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銀一萬二千兩。共獲利八十四萬兩。祁幫之大德恒。原本銀十餘萬兩。共分二十餘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銀一萬兩。大德通原本銀十餘萬兩。亦共分二十餘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銀九千兩。太谷幫之志成信。協成乾。皆原本銀十餘萬兩。共分二十餘股。而四年結賬。每股各獲利一萬餘兩。此外各家。每股獲利七八千兩者甚多。其獲利五六千兩者。下乘也。然此猶除過各碼頭之應酬，衣資，飲食，及一切揮霍等費而言。若並此計之。則四年中各家獲利。尙不止此數。且官商士庶。皆知票商之殷實。所以各號存款。積有七八百萬兩或二三百萬兩不等。且官款

皆無利息。私款雖有利息不過二厘三厘。票莊以此無息之巨款。轉放可得六七厘七八厘之息。存款愈多。利息愈厚。所以無往不利。而掙數十年商業之騰場也。票莊號規。學徒者於十五六時。隨入至數千里外。初次十年始許回家。故回家後。少年夫婦。多有不相識者。嗣後對較初次減少。然猶以五年爲度。且歸家者不得直抵其家。必依例先至號東之家。開其衣包。令號東檢視。後聽命而歸。其重公職輕家務之習尙如此。

又清稗類編記山西票號之沿革云，山西票號雖創於明季，乾嘉以後始漸發達，同光間則爲鼎盛時代，宣統以前姑置勿論，在宣統時票號凡二十二，此中有天順祥者其主人爲雲南幫，餘二十一皆山西幫，二十一家之中又分爲三幫，三幫者祁太平是也。

三幫之中平遙爲最先，其規章一切亦較祁太平幫爲嚴，試以存款論，平遙幫之存款利息至高三釐，祁太平幫可由三釐至四釐，甚且有得四厘半者，以放款論，平遙幫放出之款多僅六釐，至多亦僅七釐而止，甚且有僅取五釐者，若祁太平幫則往往多至一分，平均之數亦七八釐，此其大較也。蓋山西票號向重信用，不重契據，不做押款，爲各幫所同。至以博取重息懸爲大禁，則爲平遙幫所獨也。（祁太平幫亦非專取重利不過就比較上言之耳）就各幫之大端言之，其執事者種種固執不通之處，不勝枚舉，每因是而爲世所詬病，然其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者，亦未始非固執不通四字之效也。

郡太平三書之中，郡書六家，平遙書十家，郡書爲大德恒大德通存義公合盛元三晉源大盛川，太谷書爲錦生潤志一堂（即志成信）協成乾大德川大德玉，平遙書爲日昇昌協同慶百川通寶豐隆天成亨蔚泰厚新泰厚蔚盛長蔚豐厚，其牌號之名皆三字也。

日昇昌爲票號中之創設最先者，最初營業爲顏料行，西常人名之曰西綠，其在漢口重慶等處者尙售西綠，買賣批發不忘本也。道光初改滙兌業，至同光間營業遂爲同行之冠，設立分號有二十四處之多，各省幾無不有日昇昌招牌，其中間在漢口。蓋亦經營於南而不於北也。

宋板書之得失

七修類稿云，版本最易得而藏多，故宋時試策以井卦何以無象爲問，正爲閩本落刻，傳爲笑柄，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爲福建書坊所壞。蓋閱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爲省工本耳。

養新錄云，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却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落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

淳儀醇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又云，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不同，故從而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專以鬻書爲業者謂之書坊，江南北西浙江省有之，他處則無，偶有店鋪，亦此三省人也。但書坊止知趨利，並不顧是非錯謬，如書首序文，此種則用此篇，他種即將此序略易數句，即列彼書之首，舊版有朽腐者，或於目內刊去，或改補號數，充爲全帙。又書有不行者，竟將不行者冠行者之名於首，公然發賣。按象賢乾隆中人，此亦推論宋以後刻書之弊也。

庸閒齋筆記云，今人重宋版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語聞也。余每竊笑其癡。崑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賭，則充負一橫，出橫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畫究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悲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鑒，急收弄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不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渠誤以幕客作幕客，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此張漢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漢在南宋所言如此。是當兩宋之時，善本已自難得，今人於宋板書不察感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過哉。

宋板書中史料

近人張孝民宋孝宗時代之刻書一文，（載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五日大公報圖書副刊）略云，隆興元年淳熙十六年二十七年間鑄板之書總凡二百八種，爲宋代刻書之最盛期。其刻於兩浙路者四十五種，福建路三十三種，而江南東西路與之相若，次之則淮南東西路，又次之則川峽四路，而荆湖南北廣南東西亦間有之。其時坊買之著曰建寧府黃三八郎，曰閩江阮仲猷，曰建安余仁仲，然麻沙書肆多出帖括場屋書，鱗校極粗。

其論刻工與裝背原云，夷堅丙志載刻工蕪州周亮建州葉潛揚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於舒州刻太平聖惠方，嗜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書點畫及藥味分量隨意更改，以誤人，同日爲震雷擊斃。孝宗時刻工以蔣輝爲最著，因朱子劾唐仲友而得名，蔣輝即蔣念七，係婺州人，淳熙四年因僞造官會事發斷配台州

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輝雇人代役，每日開（刻）書籍供養，唐仲友命其就公使庫開（刻）楊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開。後義烏縣往台州提輝前去證對公事，爲唐氏使人奪回，仲友乃逼其離會子板，以土朱說青棕墨等物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治提舉封庫，輝又被捕押赴紹興府禁勘，輝男名亞德，嘗具狀袒稱其父被義烏縣弓手打傷，人命難保，知輝在台州刻書時亞德已不小，與輝同開荷楊印板等十八人，今皆見於宋藁荀子，曰蔣輝李忠吳亮宋琳王定葉蔚林俊徐通金華陳岳王震林檉周僥周珣周言陳顯陳僖徐遼周安，其周安陳顯王定之名亦見於按唐仲友狀，惟狀中又有印匠陳先之名，爲此所無，蔣輝爲造假會老手，故其刻工最精，荀子字大如錢，書法全摹歐陽，稱宋藁上嗣焉。當時其他開字匠文獻無徵，偶見一二字於宋槧板心，訛音俗字或僅知其名而不知其姓，如祥舉廣在贛州刻寶氏聯珠集本悉果爲何姓也。有姓名可舉者，略如金昇等之隆興二年鑄管子，沈忬黃康徐益裘舉沈忻陸榮於激江郡齋雕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毛用黃憲乾道六年開洪氏集驗方，翌年又刊傷寒要旨及藥方，蔡清戴世榮余全余損張仲實張明詰戴良臣柯文吳欽玉用劉升張撰於滁陽雕漢萬，宋敏於江西漕台刻呂氏家塾讀詩記等，是也。至裝背姓名可知者，如元刻宋史爲郭成裝背，而宋代裝背匠惟見北平圖書館宋刻宋裝之文苑英華中之黃綾書面內有黑印一行云景定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裝背臣王潤照管訖，又或作十一月初一日，以墨筆填寫，每卷前半葉與上卷後半葉黏附黃黑紫色小綾片，尤爲特色，鈐有緝

熙版書籍印，內版文墾方印，此緝熙版本黃綾裝璜藍綾題簽表背最爲精工。與歐陽修所言秘閣藏書並以黃綾裝背謂之太清本者正合。孝宗時有表背匠余綬者，唐仲友令其將印好書集打角一百部作七摺，用箬籠盛貯，差人由台州押歸本宅，亦見朱子按狀。

其論工料及書價云，宋版書所用有真州麻紙衢婺藤紙撫州草鈔紙及徽州紹興蒲圻等處之紙，又有一種椒紙，淳熙二年四月十七，左廊司局內曹堂典秦玉禎等奏開壁經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多爲蠶魚傷損，不敢備進上覽，奉敕用棗木椒紙各造十部。四年九月進覽。又有用官牒故紙者，如洪氏集驗方以淳熙七八兩年官冊紙背所印，花間集用淳熙十一年鄂州使庫公文冊刷印，紙背有江夏縣丞滄鄂州司戶參軍鼓等銜名，此種紙質地堅厚，故兩面可印寫也。有詳記工價者，如舒州公使庫刻大易粹言有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牒文，今具大易粹言一部計二十冊，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項下紙副耗共一千三百張，裝背饒青紙三十張，背青白紙三十張，棕墨糊藥印背匠工食等錢共一貫五百文足，貨報錢一貫二百文足，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八貫文足，象山鑄漢萬淳熙十年有記云，象山縣學漢萬每部二冊見賣錢六百文足，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若紙二幅貨報錢一百文足，工墨裝背錢一百六十文足。

以上皆從宋版書中得來之史料，亟錄存之。

昭仁殿藏書

光緒甲午春夏間，宮中忽有清查書籍字畫古玩之事，太倉陸寶忠時以編修直南書房，奉命與其事。嘗詳記之。書云：昭仁殿爲聖祖寢宮，殿僅五間，後隔置一室，即御榻，地下所藉地衣三十年未換，尙是當年舊物。又查書至建福宮時，檢得宋刻文選上有高宗畫像，又得聖祖御書千文。又德宗間昭仁殿書藏相臺本五經何往，寶忠奏嘉慶二年乾清宮災，高宗命內侍速移出，已不及，曾見前人記載。又景陽宮正殿五間滿儲書籍，兩旁木壁中皆宋元明磁器，左右有大櫃四，皆係字畫。後層爲御書房，乃文宗初年讀書之所，亦有珍本在架上，兩廂各三間，皆藏殿本各書及舊鈔本，盈林插架，年久失修，塵封尺許。有何義門手校宋本三體影鈔六一集最精。檢查兩月甫了，凡宋本影宋本及舊本之至精者皆陳設御書房，殿版大部分設正殿，餘分置兩廂，人間未見之本甚多，手繕擋冊，一存書房，一呈御覽，庚子之變，擋冊失去，深以未錄副本私藏爲憾。見其年譜。

十庫與三庫

梁溪坐觀老人（張翼？）清代野記云，太和門之左有明庫六，每年欽派滿大臣二員率司屬人等盤查一

次，每查一次即盜一次，覺羅炳半彈會隨其堂上官往，有一庫皆簾幕衣履之屬，一珍珠帳幔寬長可八尺，皆用珍珠穿就，四圍則用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竟如龍眼核也。穿綫有朽敗處，一抖瞭則珠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所裹皆磨鼎，蓋已爲匠役等易之矣。更有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萬歷間物也。更有皮張庫則皆襪矣。又有藥庫，內藏毒藥甚夥，有不知名者，相戒不敢動。更有金庫銀庫則歷年報空者。

記清代十庫者，以何剛德春明夢錄爲最詳。其一云，京師有十庫而銀庫居其三，一係紫禁城內庫存款百二十萬，備閉城日用，永遠不動也。一係內務府銀庫，專儲金玉珠寶，不藏銀也。惟戶部之銀庫則專藏銀，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隨同查庫四次，每次藏銀至多不過一千二百萬，少至九百萬以上。

其二云，京師銀庫防弊極嚴，設管庫大臣一員，以戶部侍郎兼之，郎中爲司員，下有庫書數人，庫兵十二人。庫書不入庫而入庫者只有庫兵。外省解餉到庫，每萬兩開需解費六十兩，却非明文，不知庫書庫兵如何瓜分。然庫兵入選之日，戶部門外必先有十數鏢客保之去，防被擄勒贖也。庫兵之貴如此，似非區區部費所能養其廉，是非出於偷竊不可。庫兵之入庫門也。雖嚴冬亦脫去衣袴，內別有衣袴，亦不能穿之出庫。出庫時設一板凳，跨之而過，示股間無銀也。且兩手向上一拍，口叫出來二字，示脅下口內無銀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則以穀道藏銀也。法用豬網油捲圓錠八十兩，恰可相容

，平時則向東四牌樓一秘密藥舖買藥服之，謂男子殺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則骨可鬆，然油捲鉅而銀之分量重，塞之於內只能容半點鐘工夫，稍久亦便出。余初疑其說，同人告余曰，汝不查過內庫乎，內庫兵不會脫袴，因袴藏皆大元寶也。余聞之亦無以難。至冬間偷銀又有抽換茶壺之一法，茶壺出庫必倒開一驗，冬天冰凍，銀在茶內，驟倒開亦不墜也。其餘則重出輕入，天平上亦不能無弊。然無論如何大致不能過差，查庫時須求適合，可見所偷亦有限甚矣。

其三云，緞匹庫戶部三庫之一也，名曰緞匹，其實御用緞匹皆藏於內務府之緞庫，茲所藏者特備賞賜之緞匹及官用之粗質布帛耳。庫中有樓，樓上積土不許打掃，土厚時則加蔭席以上，積二百餘年來，不知加席幾次，腳踏其上軟如棉，而塵則甚囂然。查庫時堂官率同司官十餘人，分樓查點，每項數千百匹或以一二十匹爲一捆，或以數十匹爲一捆，查不勝查，不過抽查一二捆，點數而已。有一日余上樓查三線羅列數百捆，捆高充棟，余舉其最高者指一捆令其取下查檢，庫役緣梯而上，高舉布捆，倒擲地上，塵土四起，時方盛暑，揮汗如雨，面目爲之黧黑，蓋庫役嫌余苛察，故惡作劇也。三庫內又有顏料庫，所藏尤雜，各種材料皆備，檀香成堆，散布於地，然無人敢檢拾者，宣紙多數十年物，積塵如積。聞其中有蛇穴居，每次查庫者皆不敢過問，年年貢品，用之不竭，日積月累，幾不可數計，月要蒞會，冊籍朗若列眉，其實偷漏抽換弊竇固無可究詰也。

其四云，京師十庫余均查過，內庫戶部三庫之外則有內務府六庫，六庫中銀庫在弘義閣（太和殿之西廡）。庫藏最貴者爲藍寶石，約兩指大，僅三片，金剛鑽大如青果核者兩口袋，餘則金玉珠寶璀璨滿目而已。磁庫內古磁如宋元明所製，排列數十架，色色俱備。若南薰殿茶庫所藏字畫尤多可觀，歷代帝王像有盛古有湯武，唐宋以下即較全，間亦有皇后像，此外如徽欽二帝及李杜小像各十餘幀，徽欽活畫蒙塵面目，李白面白而鬚稀，杜甫面黑而胖。又有吳三桂門鶴鶉小像，皆特色也。聞又有王右軍墨蹟及古畫甚多，值大雪天寒，不免有分班偷空時刻，惜未能徧觀也。他如緞庫皮庫，記又有一顏料庫，皆視外庫爲優焉。

近代物價

筠連會次乾有宣統辛亥與民國十四年乙丑之物價比較一篇，錄之如下。昔者辛亥也，今者乙丑九月也，皆以制錢計。銅幣一枚合制錢十文，物價之以升計者，米昔六十，今六百。苞穀三十，今四百。以斤計者麥麪昔二三十，今四百。園麻昔七八十，今九百。煤昔一文零一二，今八塊（？）。火酒（苞穀所釀）昔四十，今七百。桐油昔五十，今六百，菜油昔七八十，今五百。麥醋昔上等三文，普通一二文，葷椒昔七八十，今六七百。（七星椒一千文）紅糖昔三四十，今五百，糖霜昔八九十，今一千

。牛肉昔四十八，今四百四十。豬肉曰和身滾，昔七十四，曰淨肉，今七百四十，曰帶頭，今六百四十，雞昔四十八，今六百。以二斤作一斤計者，豬蹄豬頭依豬肉價，鋤及其他鐵器九百，今一千二百。以兩計者，豬油昔一百二十，今一千。芝麻油昔十五六，今一百四五十。毛尖茶昔五六十，今一百五六十。鴉片昔一千四五百，今一千七八百。旱煙出金堂什邡者，昔二百，今二千四百。出本縣者，昔七八十，今八九百。水烟（重八錢）昔十六，今一百。以件計者，白布（重二十四兩）昔七百，今七千。豬腸肝豬肚肺昔三百，或不及，今依豬肉價。豬腦昔十六，今四十。鴨昔一二百，今一千。雞蛋昔四，今四十。皮蛋昔十，今九十。以二件作一件計者，豬腰昔二十四，今二百四十。以根計者，小葱昔五六根一文，今三根二文。蒜苗昔二三根一文，今一根五六文。工資之以月月計者，耕種昔八九百，今七八千。女傭昔七八百，今二千（若計日今二百文）。以日計者，縫工昔八十，今九百。女縫工昔四五十，今六七百。泥瓦匠昔六十，今七百。木匠昔八十，今八百。其他小工昔四十，今三百。以次計者，理髮昔二十四。（小孩八文或十二）今二百。至於銀價，昔之每兩易制錢一千五六百，今五十二千。今昔相同者，制錢一千文扣底錢六文，銅圓百枚扣一枚。

元代之抑勒權勢

至元十九年，拘括江南官豪隱匿逃軍。

二十年，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爲奴及鯨其面者，二十三年，中書省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強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

武宗至大二年以約蘇言江南富室有蔽占玉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自今有歲收糧滿五萬石者，令輸二升於官，仍貨一子而軍之。

皇慶七年，詔京師勢家與民均役，皆懲宋之弊也。

元代諸匠戶

元代諸匠戶之見於食貨志者，益州有陶金戶二千，建康七千三百六十五，雲州有鍊銀戶，費里沙有淘玉戶六千，益都有採銅戶一千，在遼陽者，撥採木戶一千采之，在澠江者，撥濕籍戶扇錄，西京有鐵冶戶七百六十，交城鐵冶戶一千，在順德者，撥冶戶六千扇焉，在濟南者拘湯籍戶三千扇焉。

至元二十一年，阿魯和諾克言義於江南民戶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令爲民。從之。見世祖紀。

又世祖紀有河南舞陽蓋戶藤花戶，成宗紀有桓州甲匠，又云徙甘涼御匠五百餘戶於襄陽。

世祖紀又云，宏州匠官以大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宏州。宏州今察哈爾境。

元代中外互市之大概

據元史食貨志，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來互易船貨者，其貨十分至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大抵皆因宋舊制。至元十四年以後，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又定鑿單抽之制，以別番貨與土貨，雙抽者番貨，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禁船商以金銀易香木，惟鐵不禁。三十年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成宗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唎喃梵答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大德七年禁商下海，延祐元年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

北朝雜戶

北朝各色雜戶之稱恒見於史者如左列。

僧祇戶

秘書釋老志，……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荀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譚積粟擬濟飢

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恤。

白戶

北齊書文宣記，詔免諸使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

府戶

北齊魏蘭根傳，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

樂戶

周書司馬消難傳，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

通典二六四，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經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

酒樓

明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以接四方賓旅，既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賜百官鈔宴於醉仙樓。

秦淮廣記云，酒樓本十六，其一北市樓，建後被焚，此實錄止言增建五樓也。十六樓者，在城內者曰南市北市，在聚寶門之西者曰來賓，在聚寶門外之東者曰重譯，瓦屑壩者曰集賢曰樂民，在西關中街北者曰鶴鳴，在西關中街南者曰醉仙，在西關南街者曰輕烟曰淡粉，在西關北街者曰柳翠曰梅妍，在石城門外者曰石城曰謳歌，在清涼門外者曰清江曰鼓腹，此見金陵瑣事。藝林伐山遺南市北市，陳魯南金陵世紀遺清江石城，皆因宴振之詩十四樓之誤而曲爲之說。酒樓之設，所以來遠人盛都市，此制自古有之。曹植詩，青樓臨大道，疑即是官建歌樓與民同樂。南史李安人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榜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新亭樓疑亦是酒樓，故可犒軍，可以榜蒲，唐時漸多，樓名不可悉舉。如酉陽雜俎所載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落時舞榭，此亦恐是酒樓。宋制尤備，東京夢華錄所載集賢樓蓮花樓禮樂樓宣德樓之類，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欄欄是也。凡名都大邑皆有之，范石湖攪轡錄云，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樓，皆旗亭也。陸放翁集對酒詩自注，寶釵樓咸陽旗亭也。芳華樓在成都合江園。

冰嬉

近年冰嬉（俗云溜冰）之戲盛行。後生小子但知爲歐西之風。不知吾國古已有之。即冰鞋之製亦曾無

以異也。寶竹埤偶讀詩草中有詠此物詩云，朔風捲地河水凜。新冰一片如砥平。何人冒寒作冰戲。鍊鐵貫韋當行隄。鐵若劍脊冰若鏡。以履踏劍摩鏡行。其直如矢矢避疾。劍脊鏡面刮有聲。左足未往右足進。指前踵後相送迎。有時故意作欹側。凌虛取勢斜燕輕。飄然而行陸然止。操縱自我隨縱橫。是耶洛仙非列子。風胡能御波能漫。側聞冰嬉本故事。水嬉彷彿傳西京。隆冬景物波池好。翠華蒞止山水榮。舊典不舉越十稔。宵旰衣食游幸停。閒人游手恣戲諠。年年結隊嬉郊坰。臨深履薄亦何益。蹈險行樂忘戰兢。我來觀此觸舊感。醉言狂放君試聽。安得風伯大神力。吹使四海同堅冰。火舟膠輪繫帆凍。魍魎縮首牽長纒。九州聚鐵鍛爲履。萬牛折韉繫索繩。王師十萬踏冰去。長驅直擣趨西溟。月支取頭作飲器。金銀收得供彤廷。十洲三島繞周徧。變夷用夏非觀兵。安能有人肩此任。人心所注天樂成。言絕興盡廢然返。芒鞋驚蹶勞莫勝。南望鷄籠海雲隔。風濤激蕩難結凌。按乾隆中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云，太液池之五龍亭前中海之水雲榭前。寒冬冰凍。以木作牀。下鑲銅條。一人在前引繩。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飛。名曰托牀。積雪殘雲，景更如畫。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鐵齒，流行冰上，如星駛電掣。爭先奪標取勝，名曰溜冰云云。知乾隆中已有此戲。今北海慶霄樓即高宗奉太后臨觀冰嬉之所也。

考乾隆御製詩注，每冬太液冰堅，令八旗與內務三旗簡習冰嬉之技，分樹擲采球，互程趨捷，並設旗

門，懸的演射，用嫺步伐止齊之節，皆輪番閱視，按等行賞，以爲常例。又云，國俗常有冰嬉之典，樹旗門，整編伍，士皆緹衣齒履，鶴立以俟，駕前分棚擲鞠，健步爭先，意注手承，及旗分八色，盤旋彌絡，懸球仰射，如凌虛振翼，自在游行，事畢依例按名頒賚，八旗及內府三旗歲於冬至後舉行親臨閱賞。

西洋建築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同里沈文龜琴直刺亨惠，從弟晉仙之外舅也。道光庚子舉人。由教習期滿出宰粵東。未捧檄前。屢困公車。透遲日下。性情豪邁，喜交游。其抑塞磊落之概，時寄之于詩。嘗隨朱穎巖觀蔡幕游羊城。有登西洋鬼子樓長篇。以詩代繪，如出鬼工。詩曰。危樓傑閣高切雲。蠟塔粉白橫雕臺。鈎欄高下塗淨綠。銅樞銜門屈戍平。階梯登樓豁望眼。網戶宏敞涵虛明。複帳高捲紅絨鞞。科蘇斗大懸朱纓。華燈四照銅盤賦。虬枝蟠曲旣膏盛。丈餘大鏡嵌四壁。舉頭笑容來相迎。稠疊布地釘帖妥。天旻紫鳳交縱橫。佻廬小宇婉昧目。蛛絲蠶尾紛殊形。鵝毛管小製不律。琉璃椀大爭晶瑩。器物詭異何足數。波斯市上嗟相驚。白鬼婆娑黑鬼躍。猿啼雀步來零星。睛圓鼻突蟻毛髮。短衣密釘燦繁星。窮袴連纏貫髀股。皮報粗帛狀殊瘁。魑魅形應叱叔夜。撐犖語更窮士衡。見人逡巡掉頭去。

手一短筇雙目睜。我皇德威遐迥四。宇內久息潢池兵。西域三十有六國。通商惠工除苛征。他族逼處究非策。奸宄須防芽孽萌。罔利爭說吐金鳥。掉尾豈乏橫海鯨。撫綏安輯賴大吏。溟渤終古昭澄清。此正鴉片戰爭前所目擊之廣州西洋人所居也。其描畫西洋人形態。尤覺繪形繪聲。窮形盡相。此皆詩史中之足珍者。

楊鍾鏗雪橋詩話云，李侍郎友棠爲穆堂開學孫。阿文勤乙丑所取士。乾隆丙申以王錫侯字貫忬逆之書。作詩讀美落職。乙亥給事中時。巡視臺灣。有賞番圖。題者甚夥。秦西巖詩。胡牀高踞繡衣尊。賞徧生番與熟番。貓女仙郎齊拜舞。都都爭獻小黃門。紅毛樓外洋更準。白玉山前海吼遲。三十三區五十澳。一時齊唱賞番詩。紅毛樓蓋即荷蘭人所居矣。

大族制

中國合族之法，各處不一。聞山西尉遲氏自唐至今未嘗分家，其法族中必選有才行之人爲族長，有公案，有鈐記，凡族中之事皆聽其一言爲進止，無敢違。其繼任之族長即由前族長自行選舉，他人不得干預。至舉出後，定三日受事。相傳前有一族長所舉代己之族長才十四歲，云徧察合族人惟此兒可任此事，因召其人告之，其人殊不謙却，惟云須試辦一二日乃敢定允否，族長曰可。其人因徧召族中各

房長至，下令曰：「明日可盡割田中麥，時才三月非割麥時，然諸人皆唯唯受教，旋散去，其人又潛出巡視各處，即又召諸人至，令曰：『頃已察得麥未熟，未可割，可即停止，諸人又諾而去。』乃白族長曰：『可矣。族長問其故，曰：『聞令而應如響，是服教，今吾退而察之，則皆各諛其屬，無敢謬令者，是不敢惰慢也。如是吾故以爲可爲矣。族長深然之。』因以事授之。又蘇州范氏文正公後人巨族也，向推一人爲族長，設公案聽斷一族之事，立有鈐記，死或他故則更以鈐記授後人，交替時必着公服，一若官之受代然。又江西禮城白馬岩吳家，其所開典當之帳簿以千字文編號，每月用一字，凡用千字文一周即必設酒食請合族人及諸司事者會飲，今已二百數十年矣。蓋吳氏祖制凡當皆不得分析，每房以次輪值一月，周而復始，值月者以時促不能虧空作弊，故能久存也。又山東章邱九經孟家之法，祖遺產業亦不得分析，每添男丁即由族長月致所應得之錢，婦喪夫者必問欲更嫁否，若欲嫁則備奩具一分，由族中爲擇大家嫁之，若至三年猶不肯嫁，則送以鴉片烟具一分，吸與否亦聽之，月致金如故。男子令識字讀四書，取粗通文字，不令作文，惟許武試，然亦得武舉而止，倘必欲仕官者，亦聽其自由，惟不能得分金。族人有小過族中斷之，犯大罪即令出族，而聽官處置。今京外各處凡店名三字而以辭字居末者，皆孟氏之產也，四事皆出莊譜選錄。第一事似不免裝點寓言，餘當可信。

同居之俗雖在今世不足重。然古人之所以重之者，亦緣其必有良法美意足以維繫集團生活而成一社會

中心也。河南懷歸任氏在明清間爲北方第一義門。據南皮張氏秋坪新語記其族制頗多可取。略云。併生任天篤自其四世祖光玉至四世孫瑋畷同居者九世。所居顧縣鎮成周穡氏故城也。其地土厚水深。任氏自山右來居。田僅四百畝。以耕以食。男婦蕃衍至百六十餘人。合嬰歷百年如一日也。先是天篤祖開昌生五子。欲試其心。潛以金二百匿麥囤中。爲土堯士舜拾之以告。開昌曰。天賜也。盍取之。二人以子無私蓄。堅請。開昌知其意誠能篤天顯者。乃立永不析產議。使士堯爲家督。更傑爲家訓者四。曰婚媾爲人倫之始。孝弟爲風化之源。杜私爲正家之要。勤儉爲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先儒家訓以己意發明之。其喪祭用朱子禮。毋溷僧道。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蓋本程子意。兼合丘文莊累世同居得行立奉一祭之議也。又以家道之離恒由婦人。田真泣樹。穆彤自縊。往事俱在。故於新婦入門許用紈綺。旣廟覓後即貯公廚。止給布素。家長召至中庭。導以美惡利害。反覆引申。俟無閒言乃使媿僮佐養。不率教者姑教之。無棄理。卒媿愴。比二年。自操井臼運糞塗。年五十始不執役。或有不終所天者。各婦更番代之。無累以勞。用厲貞孝。無再適人者。女十歲即授之棉花紡織。隨事變易。以爲妝奩資。朔望日聚子弟中堂講孝經小學。次日以孝經女訓訓婦女。紉纒再四。破析入微。以故婦女無私饋無私假。無節容觀無適私害。以交易禮義焉。其閑子弟之法。無逐木。無入城市。耕讀外惟學醫濟人。毋索謝。不能者執百工之業自食其力。親黨中有貧必委曲周卹。毋膜視。其居室分昭

穆以環中堂。廚分內外左右。毋踰閤。男女以班序。食無僂越。世行敦朴。不外交。過其村者。望雲樹融和烟火藹鬱書聲犴聲相上下。無不肅然以敬怡然以欣。乾隆甲辰宸宸朝賜義門敦陸額。

裱滑

表裝書畫之法，張彥遠法書要錄圖畫見聞志已詳言之，如云裝背畫軸，煮糊必去筋稀緩得所，攪之不停，自然調熟，人少細研薰陸香末，永去蟲而牢固。又云，勿以熟紙背，必微起，宜用白滑淺薄大幅生紙，紙穰相當則強急，舒養有損，要令參差其縫，氣力均平，又云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皆今法所本。葉昌熾云，是見文淵閣書籍外裝錦函皆已字挖嵌式五百餘年，毫無損脫，亦無蠹蝕，此其煮糊必有奇秘之法，惜不得其傳耳。又云，今人藏帖用剪表，豈碑直行，分條合縫，聯綴無痕，世謂之簪衣表，四圍鑲邊，多用白紙，或黑，或紫，或藍，亦間用虎皮箋，或用五色檀樹箋，或用古藏經箋，背後襯紙最上用東洋皮紙，其次用粉連紙，劣者用粗黃紙，然漿性漓則易脫，且生蟲蟻不能耐久，或僅墊薄紙一層，每一葉接縫處以紙結合，循環舒卷，謂之巾摺表，書條橫幅或古碑之逐層橫列者，即可整表，不分條不割字，接縫處亦不用鑲邊，此較能耐久，且損字，小造象及彝器拓本宜用挖嵌表，大者一葉一通，小者多至三四通，空地可寫釋文或隨意題識，字之極大者或用推篷式

，或一葉一字，或一葉二字，壁窠書及石刻圖畫不能剪表者，可用方勝折疊之法，諸山題名及唐墓誌或以數十通合裝一冊，亦可隨其大小長短而摺疊之，又有用裝釘書籍之法，綫穿成冊，工值既省，且便臨池，然中間背字之處必隆然凸起，亦需用揲嵌法，背後再墊紙一層，庶幾妥帖不鼓。古人得佳碑喜整裝，既免脫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誠爲善法。然非鋪案掛壁，無從展開。余謂收藏碑板須有兩本，以正本整裝留原石制度，以副本剪表，明窗淨几，取便摩挲，整裝之法，亦有二，金題玉跋，所費不貲，或僅用皮紙一層托之，不加桿軸，摺疊平勻，外帖藏經紙簽，寫碑目及年月書撰人姓氏，一二十通爲一集，或加夾板，或青布函，比收藏稍富者，此法最宜。拓手之精者固不易，裝池更不易，凡碑文左行者，粗工不省，往往仍從右起，行字顛倒，不復成文。醴泉皇甫諸碑尚有舊本可爲依據，稀見之碑，分條割字，偶失原序，前後即致舛午，剝泐之處或僅存半字，或微露殘筆，輒割棄如敝屣，分書行草波磔飛動，或致跳行，或越方格之外，亦多割損，如伐遠揚，故余每裝一碑，墜疊碑僅存數十字，其無字處亦諄諄戒其留空，提行空格必依原式，凡字口陷內皺痕不可過求熨帖，若舒之使太平與之使太直，古人筆意必盡失如墨豬矣。此皆非俗工所能知也。

清後宮之制

按宮史所載定制，皇帝尊聖祖母爲太皇太后，聖母爲皇太后，居慈寧壽康寧壽等宮，奉太妃太嬪等位隨居。皇后居中宮主內治，皇貴妃一位，貴妃二位，妃四位，嬪六位，分居東西十二宮，佐內治，貴人常在答應俱無定位隨居十二宮，勤修內職。十二宮者景仁承乾鍾粹延禧永和景陽永壽翊坤儲秀啓祥長春咸福，乃乾隆六年所定也。至宮女則各有名額，皇太后十二人，皇后十人，皇貴妃貴妃八人，妃嬪六人，貴人四人，常在三人，答應二人，皆挑選世家及拜唐阿（宿衛者）閒散之女充之，此種宮女及歲即出外遣嫁。

有清后妃中有漢人，自世祖妃石氏始，戶部侍郎灤州石申之女也。其家且見於池北偶談。案實錄，順治五年詔許滿漢通婚，漢官之女欲婚滿洲者，令報部，故妃得以漢籍入選。永平府志且載其恩寵之狀云，賜居永壽宮，冠服用漢式，敕石申妻趙淑人乘肩輿入西華門至內右門下輿入宮云，然其後聖祖高宗後宮中亦多漢姓，而仁宗之母孝儀純皇后木姓魏氏，嘉慶二十三年特諭於玉牒內改書魏佳氏，（據實錄）頗疑其實爲漢人而諱言之也。

每三年行選秀女之制，由戶部奏請日期，屆日於神武門外預備，宮殿監率各該處首領太監關防，以次引看畢引出，其秀女等各給飯食，並車價銀兩，俱由戶部支領。

諸帝中享國最久者，聖祖四后二貴妃十妃四嬪七貴人七庶妃，高宗三后四皇貴妃二貴妃八妃八嬪二貴

人，而文宗年僅三十乃亦有三后一皇貴妃二貴妃四妃六嬪三常在，此皆見於清史后妃傳。

又據實錄，順治十五年十一月禮部等衙門會議官闈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乾清宮置夫人一人秩一品，淑儀一人秩二品，婉侍六人秩三品，柔婉二十人芳婉三十人俱秩四品，設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績六局，內官主之，秩六品，又慈寧宮設貞容勤侍之屬無定數，品級從之。然事實抑而未行。凡宮史中稱女官，似皆內務府派充，其所由來亦莫詳也。

歷觀前史之制，清之後宮爲最簡肅矣。

外國致書

遠邦書問詞義有經翻譯而仍極可笑者。隋書載突厥致書云，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思慮沒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綉練皆此國之物。其稱號亦如蒙古帝之冠以長生天氣力裏云云，而明帝之冠以奉天承運四字亦未嘗不相類。至唐宋諸帝之有尊號，殆亦卽其意，正未可以其爲遠夷之俗而笑之矣。明以後諸帝僅有一紀元之號，卽以此爲稱，故尊號亦可省耳。

池北偶談載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爲請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臣誠惶誠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憚心身之勞，孜孜圖治，仰見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復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號，渙頒恩詔，大赦天下，爰加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皇帝尊號爲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乂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尙未孚洽，前諸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爾藩王等所請亦不必行，該部知道。是清代仍有此議。

明張文忠公集有番夷求貢疏略云：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會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牟尼比丘鎖堅南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專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右皇上，晝夜念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坡中爲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犴魯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闡下分付願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二月初頭寫等因。奉聖旨卿執理勤敏，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喜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人向風慕義之誠。

又池北偶談載康熙二十五年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奉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

士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竟是中國代爲之詞，與隋時突厥之詞適相反矣。

書院文獻

近人頗主張書院制度，足輔學校所不及。其實往時書院。亦全恃宏獎風流之大吏。延聘山長得人。始有實效。否則秕弊百出。亦無非庸流之窟穴而已。清季紛紛改爲學堂。遂使多年書院文獻皆湮滅不可得見。偶錄數則於左。

聞津書院在鼓樓南大街。掌院山長二位。分官齎兩課。每月考生童二次。膏獎需項由道庫支發。年終報部。乾隆十七年邑紳查爲義捐地基創建。有盧公見會碑記可證。

三取書院原在三岔河口南岸。今移於東浮橋之東。乾隆二十年瀘州同知王又樸捐修地基建立。每歲束脩膏獎由蘆商捐資支給。嘉慶六年重加修葺。今同歸運庫支發。生童課與聞津同。額數稍次。

翰仁書院在城西北文昌宮。每月二次課生童文藝。山長由本籍延請。膏獎需費有捐化生息銀兩。至官課獎銀一項由道府分府知縣四衙門輪流備發。道光十年邑紳侯肇泰舉人梅成棟創建。

會文書院在城內義倉前。係舉人考課之處。光緒初年立。由運司祝公壇倡議。實任運司如公山酌定。

由運庫每歲支領京帑二千吊以爲經費。歷任津海道并運司天津道捐資。除修造工程外餘錢六千吊。發典六釐行息。爲士子每月膏火之用。無山長。通城現任官輪流月課。皆捐廉備獎。歷任司道施存書卷甚富。經理書院及義塾董事爲呂紳妻君。每歲立薪水三百六十金。山蓬庫支發。

(右錢塘張燕津門雜記)

敬業書院初名申江書院。本明潘恩故宅。後爲西人利瑪竇寓所。中有觀星台。遺址尙存。相傳康熙年間嚴禁天主教。遂毀其堂。籍入官產。改爲書院。經地方官屢行集資修建。又倡捐以足經費。然後規制乃宏。諸生多來肄業。在滬掌教者。素稱優缺。每歲上游所荐山長不下十餘人。其實督課者不過一二人。餘皆糜地方官脩脯而已。官課道縣分主之。師課則山長專主之。淮課無定期。與省中書院小異。有時官長蒞至。藉作居停。則與北路僻縣無行館者相似。以講藝之地爲息賓之所。未免甚虛糜上矣。同治乙丑。法人索還書院。以其本爲天主堂故址也。旋移建於縣東舊學宮基。仍名敬業。按邑志所載觀星台高不過二三丈。湖石巖成。榑玲瓏嵌空之致。盤旋上之彌迂遠。前鋪紫石爲階。刻黃赤道及經緯經度。乾隆間修院廢之。今石砌猶有可識。

蕊珠宮即蕊珠書院。在縣治南。內設監院一人。司生童試卷及出納膏火。是院創於道光八年。時陳芝楣變方爲觀察。喜其水木清華。得山川之秀。遂葺爲書院。增建奎楹閣三層。方籠一角。海上釣鼈處。

諸勝。陸夢坡方伯繼之。增拓其規。曲廊高閣。蔚然可觀。當院之初設也。董其事者爲邑中某孝廉。倡言係本城紳富捐貲。外邑人不得闖入。今著爲令甲。（令甲出漢書。謂令之甲乙次第也。）試於院者悉滬城氏族。即選敬業書院諸生三十六人月課於此。取十八人爲登瀛上舍。夫書院之設。本爲切磋文藝。於功名得失無關。詢之他郡。從無外邑人不許與試之例。果爾則某孝廉隘甚。宜其傳笑四方流爲談柄也。

南園珠來閣久不可考。自改書院以來。黃邑侯冕及陽金城汪忠增二觀察並捐俸千金。與紳士集成課試經費。並增課額七十二人。先後董其事而克成之。邑孝廉金君樹濤也。道光十八年又售院旁民居。捐建芹香仙館致道堂育德堂及左右兩廡爲學舍。而珠來閣得復其舊。南園每至盛夏。輒設茗肆。游者遠至。惟珠來閣則不許登。閣左爲山雨欲來風滿樓。西向憑窗遠眺。烟樹蒼然。雉堞如畫。樓下高荷萬柄。納涼勝地。無過於此。

龍門書院建自同治四年。丁雨生中丞在任時捐廉倡設。而應敏齋方伯鍾成之。其地爲李氏吾園廢址。（始設時僅在南園之滙華堂。地狹規制未備。）院中肄業諸生定額三十人。每歲仲冬例由觀察覈別。其課程以經史性理爲主。而輔以文辭。尤以躬行爲重。院中諸生於行事讀書俱有日記。各置一榻。董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教育之正軌也。先後所延山長皆品學素著者。如平湖顧訪溪明經（名廣譽，咸

豐辛亥著舉孝廉方正。興國萬清軒徵君（名斛泉，咸豐丁巳胡文忠公疏舉隱逸）。興化劉融齋中允（名熙載，曾任廣東學政）。皆其選也。

詒經精舍創自同治十二年。爲沈仲復觀察所專設。自分旌俸以給諸生膏火。其嘉惠於士林實無窮也。課士不尚詩文。專講經史。與龍門書院實相表裏。滬自通商以來。當南北要衝。寄籍之士雲臻霧沛。即欲肄業龍門而額隘難容。故觀察乃有此舉也。精舍中廣儲書籍。無一弗備。俾士子得以枕藉其中。昔太傅阮文達公振興文教。提倡宗風。於粵設學海堂。於浙設詒經精舍。皆以史論經解視士之學識。觀察浙人。故以文達之惠浙者轉以惠滬。謂非滬士之所深幸哉。

（右長洲王翰瀛壻雜志）

以上猶爲清季津滬兩地書院文獻。今日視之。極爲可珍。李越縵曾爲李相國延主問津。考越縵堂日記。住院時極少。脩脯年約千金。已爲近歲有數優館。李閱卷極認真。諸生得益即在此。其所陶成之佳士頗不乏人。遺澤永矣。

又日本岡千仞觀光紀游述其所目視之龍門書院云。書院本李氏家園。唐敏齋爲道臺時實爲書院。以待四方士子。有泉石之勝。竹樹蕭瀟。亭臺雅潔。略似我邦禪刹。堂壁錄朱子白鹿洞揭詞。其設科一以經史索學爲主。岡君以光緒甲申來游吾國也。

章實齋與洪稚存書。傳述其初到歸德文正書院之景況。歷歷如繪。書云。廿一日早行。走訪王判府始終不得晤。留話命渠監奴致意。遂發長路。出自東門。陽鳥過天稱矣。風起塵暗。車行不甚快意。柳色尙青。惜其困風塵中。不見濯濯新致。四十里至陳留。天色未晚。廟從俱倦。欲駐足遍覓旅店不得。又強行二十五里。草店一宿。五夜鷄鳴。下弦異月出東南方。鳴鐸宵征。平沙作爛銀色。天翠洗澗。涼欲增裘。十許里東方漸作曙霞。秀天遠樹。掩映作灣環勢。麥舖平畦。村莊點綴。杏花如雪。烟光淡宕。晴風細流。沙塵不起。三十五里杞縣小食。七十里睢州。鞠使君以事赴郡城。蓮幕沈君偃青故鄉人也。將使君意迎款署中。設饌道故鄉舊事。衙鼓初敲。歸行館寢。署中遺刺將意。已而黃君來訪。使君婿也。韶秀溫文。問年則二十矣。廿三日早起遲州隸不至。辰刻始行。五十里寧陵縣。買麥餅作中食。天卓午矣。自此以東皆昨歲黃河漫溢地。淤沙高出如波濤起伏。車行時登時降。不得里許平衍。風起天陰。沙勢迷漫。不辨遠近。大樹埋身沙底。枝柯着地。扶蘇盤蔚。如偉丈夫屈身作童子戲。時見佛寺浮圖繫纜出土僅三二級。乃如南州春筍驚雷乍坼甲也。村舍人家陷入地中。或露其脊。或出其簷。村民結葦。列屯平沙。相與掘地尋故棲止。搜其蓋藏。猶能不失故處。其有力者斬茅築壘。揀宇一新。下視故址則登天矣。小舟無數。橫沙礫間。蓋黃水盛時滔漫田野。居民舟楫通道。今則置高閣矣。乃知滄海桑田何必蓬萊三島始爲異事。行五十里黃昏始抵郡城。俾隸先驅報當事者。隸迷

所往。停車四達之衢。不知所從。適鞠使君行館乃在咫尺。騶人走相告語。因止驛館中。使君赴酌未回。家人供晚食訖。將覓旅店暫作棲止。已而館人至禮極至。太守遣刺申意。商邱諸明府說餐。則腹已果矣。夜來宿書院中。深宅宵寮如在空谷。夙興投刺通謁。紛紛報訪。數日未有已也。書院在東城內。西與府學爲鄰。臺門聳起。榜題文正書院。入門由右折。重門北啓。其內爲正心堂。堂後小院。門隸及外司府家於其右。傍門敞出小巷。與儒學衛宇相望者也。其中爲文昌閣。陶臺如城闔。傑閣重簷。聳然高聳。下爲洞門。陰氣森然。穿洞北上。是爲講堂。上有層樓。榜題藏書。然今已無書矣。其樓三棟。憑窗而窺四鄰。房宇在几席下。左右有四翼室東西兩廡各五間。諸生肄業處也。堂後爲文正祠堂。軒敞高爽。實院中主室。東西兩廡亦俱五棟。則院長所居。較諸生室舍寬袤殆將倍差。庭院曠蕩亦倍於前。有古柏三株。上竦無枝桷。高槐二株亦直上其陰。桃樹五株夾植。中唐甃甃。於時桃且華矣。紫丁香木海棠月季紅各一。又有玫瑰二叢。楮材一樹。皆蕪穢未脩。枯枝殘葉滿地不掃。東廡簷下有井。城中得水不易。東郭附近居民朝夕取汲於是。不勝譁也。當事者議以後院爲院長安頓家累。禁止居民行汲。院長病其妨民。俾以籬落間之。每日早暮放汲二次。啓閉有度。限之以時。亦於居室無礙。如是庶幾不以便於己者或累於人。東北隅有小院。軒啓四楹。可爲別館。西北隅亦一小院。則野籬也。館舍寬廣。足以僑置家累。感几明淨。足以編摩文史。學校苦無裁書。詢其所有。自明

史外皆不知也。陳翰林濂爲城中鉅紳。時通往返。開有藏書可借。然未必富也。舊家如侯氏宋氏向來頗有子弟在院肄業。今以當事者公冗急不得暇。旬日以來尙未考錄入院生徒。此時啓館未有期日。書院門可張羅。院長正喜藉此優游。回憶豫懋堂株守斗室。戶外市井紛囂。不得跬步一散積鬱。到此乃如釜魚移置池塘。總不得江湖浩蕩。亦且免曳尾觸四圍矣。官場報訪及宴會徵逐稍已即間。三月朔日爲始。排日編輯史考。檢閱明史及四庫子部目錄。中間頗有感會。增長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虛谷仲子諸人相與縱橫其議論也。然蘊積久之。會當有所發洩。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時檢閱何書。史部提要已抄畢否。四庫集部目錄便中檢出。俟此間子部閱畢送上。即可隨手取集部發交來力也。四庫之外。玉海最爲緊要。除藝文史部毋庸選擇外。其餘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各門有隱宋韓處。不特藝文一門已也。此二項訖工。廿三史亦且漸有條理。都門必當有所抄寄。彼時保定將家旣來。可以稍作部署。端午節後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別。豎起大間架也。至檢閱諸書採取材料。凡界疑似之間可備而不用。不可遇而不采。想二公有同心也。茲乘羽便。先此佈聞。其餘一切。須開學後接見諸生。與此間人士多有往返。性情相喻。乃可因地制宜。此時固無課業紛擾。然亦頗少文墨接談。得失參半。亦勢之無如何耳。

。三月初一日。

記杭州訪經精舍者，履園叢話云，嘉慶初年揚州阮雲臺先生一爲浙江學政，兩爲浙江巡撫，於西湖聖

因寺旁設誥經精舍，選諸生中經學修明通於一藝者，習業其中，有東京馬融氏之遺風。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盤桓一兩日，聽諸君議論風生，有不相能者輒諍擗面赤。家竹汀宮詹聞之笑曰，此真所謂沫泗之間齟齬如也。其精舍中肄業諸生則有洪顯煊、震烜、徐養源、養浩、陳鴻壽、陳文杰、胡敬、徐熊飛、吳東發、汪嘉禧、孫同元、趙春沂、趙坦、范景福、何蘭汀、徐錕、丁子復、李渭孫、金廷棟、陶定山、張鑑、沈濤、周聯奎、顧廷綸、邵葆初、蔣綱、李方湛、吳文健、陸堯春、朱壬湯、錫蕃、王仁朱爲弼、何起瀛、錢林、張立本輩凡三十餘人，爲一時之盛。及先生還朝，諸生皆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彫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記上海龍門書院者，徐宗亮歸廬談往錄云，上海龍門書院創自應廉訪賢時，地在城西幽處，��塘蘆葦，頗似村居，講堂學舍，環以曲水，規制亦甚嚴肅，學徒以二十人爲度，課程以躬行爲主，萬清軒劉融齋門先生先後主講，甚負時望，每午師生會堂上，請益考課，寒暑無間，誦讀之外，終日不聞人聲，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時，莫敢踰期不歸。劉先生主講最久，士論尤協，途遇學徒，望而知爲院中人。劉歿後一顯官告休寓此，大府荐主是院，學徒執業以請，則告以生輩高材何煩日課，乞假以出，告以生輩植品何煩定假。積日既久，院中出入無禁，日夕在外者有之，課試一事等諸尋常校藝，昔之良法美意蕩然盡矣。廉訪初意欲稔學海棠而上，專講躬行，而輔以文術，然學海棠定制用意極精，以廣東物力之富，道光全盛之時，而公費歲入不過五百金，僅可自給，但立學長，不立山長，學長若缺

，由山至佳樓，文達當時創建，其儉如此，上以杜費要挾者，下以杜濶閒語訛，而專爲其讀書之士謀一下帷地也。龍門大旨與學海相類，而主講東條優厚，予人以觀覲之端，未及二十年時移而專遷矣。黃彭年蓮池書院記云，白蓮池爲行宮，從萬卷樓西，界以垣，爲書院。道光中罷行宮，示天下不復行幸，蓮池易爲賓館。同治十年，開局修畿輔志，予來居焉。光緒四年，予始重領書院講席。合肥相國置書二萬餘卷，使諸生得縱觀，增課經古，以時獎勵，於是遠近來學者日衆。書院廣十六丈有奇，縱僅十丈，而聖殿考棚講院及院長校官之居咸在焉。其爲講舍僅數十楹，今年學者磨集，予旣居志局，乃舉向日院長校官之居以待學者，猶不能容，或悵然而返。布政使宜興任公聞之，命知府吳君煥采籌增舍，無隙地可闢，吳君乃就院中相度分布，鳩工庀材，西院增舍九，東院增舍十有一，葺廢舍而新之者四，凡增二十四楹，裝治用具咸備，費金千二百有奇云云。

廣東之學海堂爲阮文達所手創。陳蘭甫朱九江二先生皆出其中。蔚爲嶺南人才淵藪。與近百年來學術風氣關係頗大。爰輯舊聞以存盛事。

學海堂在廣州城北粵秀山中。堂中遠眺。海門可見。堂階南出循西下行。折而東。有石磴。迤南至於外垣。其中百竿一碧。三伏時不知暑。自堂皇南望。則見竹杪。堂後爲啓秀山房。居山之前，故名。堂東石磴坡陀梅花夾道。西達於山房。其東最高處有亭曰至山。山顛與亭相接。稍東即越王臺故址。

又東北鎮海樓在焉。堂之西亦有磴道可抵山房。此山多南漢遺蹟。東則歌舞崗。半山則呼巒道。嘉時令節都人來游。堂南有室三間。東一室藏書。西二室司閣所處。以上爲堂之全景。

至於學海堂本身者。在周垣之中。三楹九架。東西南三面深廊環遶。兩旁別有畫閣。其北餘地連接土山。若爲山房前導者。堂階木棉甚高。花時如繡。堂中北墉之東。尊藏儀徵公小像石刻。北墉之西嵌蒼山海圖。大理石畫也。西序刊石者爲學海堂集序。公教士綱領節目隱括於此。堂南爲門者三。門兩旁龕以短垣。其上窗櫺駢疊。內外洞然。東西牆窗櫺各一。而加敞。皆湘簾靜護。塵土不侵。

自經咸豐七年英軍入粵之亂。藏書之室毀焉。寇退拓地建屋以藏書版。改以啓秀山房之名名之。又於山房東壁外隙地數弓。坡陀而下。架木以平之。構一書齋。同治四年冬落成。陳蘭甫先生名之爲離經辨志之齋。

阮文達初辦學海堂。專爲課舉貢生監以經解詩古文詞。其膏火初由督署給發。後又定以沙田租每年約五百餘兩爲堂中經費。合之督署所發生息之款四千兩。每年共可得千金左右。

學海堂之異於其他書院者。永不設立山長。此文達深知山長一人不能兼該衆長。且有礙於其時濫荐山長之積習也。故文達之言曰。學長責任與山長無異。惟此課既勸通經。兼該衆體。非可獨理。而山長不能多設。此學堂專勉實學。必須八學長各用所長。協力啓導。庶望人才日起。永不設立山長。與各

書院事體不同也。八學長同司課事。每年輪值一人管院。第一次之學長則吳南倚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應遠八人。皆知名之士也。學長每年潤筆銀三十六兩。

至學生肄業之法。文達去粵後十年。盧坤繼督粵。手定尤爲嚴密。盧亦文達門下士也。大要云。諸生各因性之所近。自擇一書肄習。又於學長八人中擇師而從。謁見請業。每屆季課。各就所長交出季課。及同治四年。郭嵩燾撫粵。又從而申明之曰。盧前部堂頒發課程有句讀評校抄錄著述四項工夫。應令肄業諸生每日讀書用紅筆挨次點句。毋得漏略凌亂。以杜浮躁。至於評校抄錄著述三項。視乎其入學間淺深。凡爲句讀工夫者不限以兼三項。爲三項工夫者必限以兼句讀。

盧坤在粵又定所讀之書云。課業諸生於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自擇一書肄習。即於所頒日程簿首行注明習某書。以後按日作課填注簿內。

堂成於道光四年之冬。舊有阮文達像及文達自滇寄贈之蒼山洱海大理石屏。又文達聯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亂後晏端書補書之。

舊有學海堂志。道光中林伯桐所輯。亂後復經陳蘭甫續補。在修本堂叢書中。堂建於道光四年。亦見兩般秋雨庵隨筆。

漳州水仙

漳州出水仙花，爲暢銷世界之花種，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報紙有通信一篇，摘錄於下，以廣異聞。

漳州之種水仙已二百餘年矣。據鄉老傳說，有余鳳鳴者僑商於非洲，見一外人之花園內開有此花，甚豔，攜歸植之，其後種子散播於漳州圓山一帶，又有謂原種，係拾自海澄港尾者，今其產地在南鄉之黃山附近各莊，距漳州僅五六里。茲據漳龍生產調查之報告，年產一萬七千餘擔，輸出貨值三十萬元，輸出口岸以蘇粵爲多，而售價以英美各埠爲佳。

栽種水仙以粘土沙壤爲宜，收穫後任其生雜草，至舊曆八月上旬起土令鬆，晒以日光，使中乾燥，燥後作畦，霜降前後將花種埋土中三寸，第二年四月杪掘出，至舊曆八月上旬再埋之土中，至翌年四月再掘出，晒於紅氈之庭，使燥，至八月間保存，第三年亦如之，其翌年即爲收穫之期，至是乃販賣於市場。

初年埋種花種，間隔距離不必一定，亦不必整理，約栽培一千粒之種子佔地一千五百六十方尺，第二年栽培時仍如上年，至第三年則花種須依花粒之大小而栽之，俾便翌年收穫。當第一年發芽時，鋪稻草其上，藉資保護，至第二年將花種球粒置池塘中浸約一日，勻播畦上，加以肥料，約七八日後，蓋

以稻草，至霜降節葉即穿出稻桿外矣。自是留置畦中，按月澆水一二次，至翌年芒種前後掘出，已由蒜頭形變為球形，頭大尾小，頗似錐子，乃洗淨泥沙，暴乾置篾箕中藏之，至霜降前再種，施肥灌漑一如前年，交霜降節苗出，尤為雄偉，陰曆十二月間開花，剪去賣之，花頭仍留畦中，俟芒種掘出，形如大雞卵，旁生小花粒，此小花粒即可作初種之用，應即折下，與大花粒一同窖過，收藏手續仍如上述，至霜降時再種，其大花粒應施肥加多，次年芒種再掘出，即市上出售之花頭也。

水仙輸出大花舊於廣東，中花由上海分售全國，小花由香港輸至歐美，其輸至國外者附土裝置，一包裝四顆，直徑一尺，深尺二寸，裝於小圓竹籠內，賣花時期係舊曆五六月，運出亦如之。

明代秦淮燈船

記明代秦淮燈船之盛者，張岱陶庵夢憶云，秦淮河河房便窩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淺發傾髻，軟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而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十隻，篷上掛羊角燈，如聯珍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蟻，蟠委旋折，水火激射。

戴名世《震雅集》云，秦淮五月之燈船最擅名，余往見詞人之詩歌樂府所以稱美之者甚至。及僑寓秦淮數載，常得見之。然亦無奇者，其船或十餘，少亦有四五，船之兩旁各懸琉璃燈數十燈，或皆一色，船尾置一大鼓，船頂覆以白絹，船中凡一二十人，兩旁列坐各執絲竹奏之，鼓人擊鼓節之。涼棚者，秦淮小舟之名也，是時涼棚無算，來游觀者，各集賓客數人，賃涼棚飲酒，隨燈船上下。兩岸河房皆張燈，燈紗窗之間，紅妝隱躍，此沿故時承平之習，父老謂其衰滅於曩日已不啻數倍矣。

杜濬秦淮燈船鼓吹歌，備舉明代故實，雖詩而實史也。歌云，一聲著人如夢中。雙槳再下耳作聲。三下四下管泠沸。燈船鼓聲天上至。居然列坐倚船舷。驚看遙指相詫異。鼓聲漸逼船漸近。亦解迴環左右戲。急攢冷點棹猶盪。春雷坎坎初驚蟄。吹彈節鼓鼓颯颯。中有間聲闌不入。吁嗟此時聽鼓止聽鼓鳴。誰能打拍聲裏情。誰能眼底求精妙。乍許胸中見太平。太平久遠知音稀。萬歷年間聞而知。九州富庶無肩應。揚州之域尤希奇。誰致此者帝軒羲。下有江陵張太師。江陵初年致國政。樂事無多廢漠競。何時秦淮一條水。伐鼓吹笙猶未盛。江陵死日富強成。聖人宮中奏雲門。後來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東南傾。豪華橫溢撤向水。此水不須重過秦。王家謝家侈執袴。湖海游人人門詞賦。廣陵女兒絕可憐。新安金帛誰知數。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水嬉不待二月半。炫服新裝桃葉渡。高樓夾水對排窗。捲起珠簾人面素。騰騰更有鼓音來。燈船到處游船開。樹龍但恨天難夜。赤鳳從數畫不

回。皇天此時亦可哀。聽年協律生奇材。善和坊接平康巷。弄兒狎客多渠魁。船中百響梁溪酒。膽大心雄選鋒手。蘇州簫管虎邱腔。太倉絃索崑山口。鎮江染紅制纓絡。甘棗珠燈壓一角。當前置鼓大如管。黃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驥衆聲集。不獨火中開霹靂。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裏將軍立。熬波煮火火更然。積響沈舟舟未濕。可憐如此已快意。未到端陽百分一。記我來游丑與辰。其時海內久風塵。石榴花發照溪津。友人置酒我作賓。下船稍遲渡口塞。踏人肩背人怒嗔。燈光鼓吹河沙溷。街尾幡旋成一串。薇蕨果覺星火覆。演弄早使魚龍頷。衆人洶洶我靜賞。初奏此時差可辨。須臾光響相糾結。催開森森沈沈直上光雲漢。東船西舫更交加。下視何由視寸調。偶然閃倏透水處。如金在鑄風掣電。虞樓堂客船船使。近不開聲遠察面。烏乎此時燈船更難動。但坐飽食揮插調絲按孔相凌亂。侯家別攜清商部。那得於中間唱嘆。復有劣鼓與劣吹。就中藏拙誰能見。爆竹聲底烟霧漫。管借香風解露汗。零星雨下不能退。樂極生悲真可厭。酒醒忽迷此何地。魂銷略記伊堪戀。直至明朝日亭午。船纜却退人相羨。歸來沈眠須竟日。流鶯啼破河陽戰。此後游人數日稀。清淮十里流花片。記得坐中客。能說王穉登。穉登搥鼓湘蘭舞。賞晉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升。晚節猶數茅止生。絕藝於今誰作主。李小小歌張卯鼓。當時惆悵說如今。忍見如今又成古。年復年來事可數。燈船伐鼓鼓不催。辛壬之際大饑疫。惟見鳳陵烽火照見秦淮白骨橫青灘。桃葉何須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長安。吾聞是時丞相

劑成候。黃金至厚封疆驪。公卿濟濟成一德。坐令戰鼓逼龍樓。甲申三月鼓遂破。鬪管殘絲復誰和。半間堂裏起笙歌。平章舟上稱朝賀。試問當時雷海青。階下池頭還幾個。新劇惟傳燕子箋。殺人無礙上樓船。行人何必近前聽。塗毒鼓中無性命。同時阿誰使蓄爾。惟有黃劉高左五侯耳。君不見師延靡靡漲上水。未若玉樹後庭美。賞晉何人丞相齋。相對歌毒復切齒。一撥絃中半壁亡。一捧鼓中萬人死。鼓急瑟歸曲不長。兩年歇絕墮漁陽。有客徒憐橋下水。無人不斷渡邊腸。及此相看真分外。何許載舟一舟在。拂塵捩撥光初輝。奮槳揚袖藍縷衣。不燈漫乘夕照出。無伴知從何處歸。爭新誇異各有故。君看西風桃李枝。西風一枝棠棣異。東風萬樹空爾爲。入耳悲歡難具說。醉裏分明具心熱。於戲漢代金仙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興亡不入心手間。然後聲音如雨下。探湯搗鼓疾藥刺。應有心肝礙胸次。益晉漠漠攪飛絮。燈船燈船過橋去。過橋去。傷鼓聲。長歌短歌歌當成。隨西王寶抽身死。舉杯相屬美川生。此身流落江南久。曾聽當時殺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此歌願遺故實，動魄驚心，悲壯淋漓，如傾江倒海，唐以後久無此作。

北京城內徙民

順治戊子，工科右給事中魏象樞因官民徙居南城。地狹民稠。賃買無房。拆蓋無地。具小民遷徙甚艱

一疏。奉旨著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并民間無房空地將遷徙官民好生安插。事見錢敏果公年譜。此事不見官書。歷來志燕都掌故者皆未徵引。觀此可知當日居民受逼遷移之苦。亦見初定鼎時規模之肅。

古報紙

靖康要錄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有賣朝報者。並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僞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畢集。此宋代之報紙也。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引先生與公肅劄書云。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是以前並是寫本。此明代之報紙也。余按金人購胡銓劾秦檜疏稿刻而賣之獲利。則其時每有重要新聞立時傳播。國際偵探手段頗高。似朝報亦是刻版。非寫本也。不知明代何以反是寫本。

又沈瓚近事叢談云。胡宗憲先令人於朝報捏造一事云。差錦衣衛百戶蘇某前往浙江與該撫接官會議軍情。聽令便宜行事等因。乃宣言欽差將到。又蔣氏東華錄。順治十五年。山東河南總督張鏊錫奏許府勒吉等需索。有云我們往湖廣時。爾在山東。豈不見小報。爲何不來迎接云云。又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左都御史揆敘疏言。近聞各省提塘及刷寫報文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採聽寫錄。名曰小報。任

意捏造。駭人耳目。請嚴行禁止。從之。又雍正四年五月初九日上諭云。今又見報房小鈔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報房捏造小鈔刊刻散播。以無爲有。著兵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旋議奏捏造小鈔之何遇恩邵南山依律斬決。得旨應斬監候。此所謂朝報小報小鈔迥與昔時京報宮門鈔不同。甚類今新聞紙。以上見鄧之誠骨董瑣記。

又按浪迹叢談謂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開四方。唐詩話。韓翃家居。有人扣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中人書荐君名。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邸報始此。此蓋即朝報矣。

古書中歐人風俗

歐人風俗見於中國記載者。程史爲最早且詳。其言曰。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阮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船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來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尙識其故處。

。層樓傑觀。見蕩綿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獮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緡謂螯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攜之。且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粳米爲一。瀝以薺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於樽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酒而已。葦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於堂以謝。居無洩區。有樓高百餘尺。下敞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則鏗然有聲。……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

試題出處

蓬窗附錄引柳下咫聞。考試翰詹各臣命題稍僻皆不知所出。傅文忠公問閱卷諸公曰。豈無一二知之者乎。曰止有一卷知之。公曰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處則當布告同人。奈何秘而不宣。此非端人也。公此言真能從風俗人心起見。不以一知半解取人。小倉山房文集。湖北布政使徐公（垣）傳贊云。余與公同習國書。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栩栩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覷。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容秋曰。文忠語自是大臣觀人於微。紫垣方伯亦不可及。壬戌朝考題論爲求賢審官。余記出手

詩卷耳序。詢之朱肯夫。逡巡未答。時諸同年聚語殿門簷下。有詢予者。予告之。且曰不記全文。宜再請益熟於注疏者。正商榷間。貴筑楊茹香同年取片紙錄詩序粘於柱間。同人爭趨觀以爲然。同試者無不從序說立論。當時予甚愧荒陋。而服茹香之有學大度。使文思見之當大激賞。丙寅大考翰詹賦爲黼冕昭文。出唐無名氏九月授衣賦。諸人瞠不知所出。或有以爲左桓二年臧哀伯語。與義景劍泉師曰。非也。哀伯語乃衮冕黻珽昭其度也。下文火龍黻昭其文也。自爲句。此必昔人合兩文爲一。何得以爲哀伯語。同人皆以爲然。惟漢軍某太史獨以爲出左傳。賦首臧哀伯云云。予見而阻之。渠以已繕正不便刮易。後竟列三等四十八名。罰俸一年。己未會試詩題爲高車高相。得從字。場中亦鮮知爲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事。惟錢塘伊榮堯具知本末。亦取片紙書示同號。蕭山丁天香得以示會稽某公。總裁初以江寧蔡琳卷掄元。嫌詩不點出處易之。天香卷未出房。伊竟以次場墨污被貼。科名與有幸有不幸哉。此段故實見平步青筆記。諸家並罕及之。

活字版

昔時文人墨客殫精於文玩之制作者代不乏人。故能法乳日孳。愈唱愈高。吾輩今日講求筆墨箋紙文具裝潢拮据等技。每覺前人法度實有確然不可及者。當日不知幾許名工慧匠千錘百鍊而後有此成就。所

惜此種名工與其試驗研求之經過。尙無人爲之蒐集而彙列之以徵近代藝術之進化也。即以印刷一事而論。沈存中夢溪筆談載布衣畢昇刻泥字作活版博士蘇頌按韻分部閑以鐵範支以松膠。然泥版之書未見載籍。乾隆中涇縣諸生有翟金生字西園者。竭三十年之力。從事研求。造字十萬有奇。工竣乃先取其所著詩文付印。其所著有泥板試印初編。見陳君協之願園詩話中。

星期

今星期之名，在西洋各國皆有專名，非如我國之稱星期一星期二也。日本用日曜等名，我國人每每覺不習慣。其實日本所用之名乃最有學術上之根據。我國俗稱星期一二雖似簡便易記，却不免數典忘祖也。

唐僧不空譯宿曜經，列七曜之名，下注胡語，其次第爲日月火水木金土，正即今星期之次第。而日曜日胡語爲密日在古代日曆中亦有用之者。此爲今星期制源出西域流入中國之證，初不因基督敎始輸入也。

那齋讀書志云，稱星經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宿度以推人之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自起，或云天竺梵學。宿曜經本名爲西域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清康熙中劫修密紀辨方書引

之。凡星象休咎之術本皆來自西方，所謂七曜日者，即日月及火水木金土五星各值一日，七日一周，周而復始。基督教之用七曜以爲一週祈禱行事之標準，自係沿古代諸國之舊俗，於今遂通行於全球矣。

書云，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以日月與五星相配，固我國最古之說，漢以來治七曜曆者亦不一其人

修譜法

李兆洛養一齋集夾山熙河王氏譜序有云，定爲三十年一修，貢三實主其事，析全譜爲前後編，前編一成不易，而以後編爲異日續修之地，計費約而竣事速，此議極通，近人有主張省縣志宜分爲總紀與年鑑二部者，實與暗合，古書多有寫本而無刻本，故不妨屢修屢易，今日一書印成，分藏甚易，蠹牀架屋，反覺靡費，修志修譜，皆當有取斯言。

哥老會

同治以後，有所謂哥老會者，始形奏嶺，相傳湘軍解散以後，結爲昆弟，故曰哥老，其實非也，其來

久矣，即青紅之稱，亦不自近始，此吾國秘密結社之歷有歲年者，切問齋文鈔載邱襄周論蜀國魯狀（原文國魯二字各加口旁）云，查國魯種類最夥，大約始乎賭博，卒乎竊劫，中間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姦拐幼童，甚而殺人放火，或同夥自殺，皆謂紅錢，自稱亦曰紅錢弟兄，以上各類皆不爲盜，下此樹摸揜包剪鑿，已刺面則紅錢不入，別爲黑錢，又云，國魯一種半係革捕，此縣犯案投充彼縣，類與各捕聲息相通，因緣爲奸，哥老即國魯之傳訛也，襄周名仰文，山東濰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南充縣知縣，有碩松堂集，其集似罕流傳。

木牛流馬

木牛流馬事據北堂書鈔引蒲元別傳，元與諸葛亮膝云，元等輒率雅意作一木牛，糜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載一歲之糧云云，則元秉武侯意爲之耳。又名爲牛馬，初非象牛馬之形耳。古今事物考云，諸葛亮作木牛流馬，木牛即今小車，前有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獨醒雜志云，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適，別以竹爲籬，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譬羊腸之路可行。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鞅蒙之以乘，謂之木馬。九朝野記，永樂中曾有造木牛流馬行數步而止。棗林雜俎，成化二十一年戶部左

侍郎降虜李衡總督陝西邊備兼理荒政，發廩賑飢作木牛，可水耕可山耕可陸耕，一日可耕三四畝，作木牛圖布之。據此木牛流馬即是小車，至李衡所作木牛乃秧馬之類耳。

老爺太太

在園雜誌云，老爺奶奶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玄天上帝曰真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為大爺，知府為太爺，是縣為父而府為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為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概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為老太太祖太太。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惟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概大老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鹽學監督之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

走馬賣解

在國雜志云，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援騎，明曰走驃騎，皆於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躡捷，近則男子較步，咸以婦女習之爲射利之場，奸污之技矣。須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於鞍上逞弄解數，有名秦王大救馬小撥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蹬裏藏身童子拜觀音秦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坐臥僵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踢星名朝天一炷香，疾馳不稍欹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取數，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略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迥伎，以兩木架大繩，相去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於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却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承巨缸，顛搖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於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竄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駭駭，卒安然無恙，至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女，自幼弓

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巨測，余訪拏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潘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諭旨，將走馬竇解蹈索之人盡行查拏安插，并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

汴京遺跡

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圍汴，決河灌城，城中數十萬人盡爲魚鱉，自宋以來舊京遺迹無復存者，闕名氏如夢錄一書，蓋即追紀城毀以前舊事者，其中所述周藩建置制度，爲他處所不載，雖多俚語，諒亦不能無所據也，錄其數則如左。

紫禁城高五丈，南曰端禮門，北曰承智門，東曰禮仁門，西曰尊義門，殿曰存信殿，殿前舊有銀安殿，因周藩王氣太盛。致下訖諸蒙化，既復取回，將銀安殿拆毀，並將唱更樓及尊義門樓拆去，東華門禁不許開。四角石上俱用釘定，並令於門前堆土作臺，此臺乃取鄭州之土，經火錄熟，寸草不生，形家者言毀銀安殿所以去龍心，拆唱更樓所以去龍眼，定四角石所以制龍爪，堆土作臺所以克水使龍不能飛，東華門不許開謂之文官閉口，拆尊義門樓謂之武將去頭，存信殿內安寶座，座上兩邊有長枕二個。名曰威權，後有圍欄靠背三元，名曰倚勢。

宮後有煤山，蓄積煤炭，以備有警府內供爨。

宮外俱是老幼宮眷居住，挨門比戶有一三百家，亦有街道，與市井相同，宮門外東邊朝南有家廟一摩。

康乾南巡實況

康熙乾隆兩朝南巡之文獻，今惟存官樣文章，至實狀實鮮記載，恐得虛榮者爲官紳士子，而被實禍者則闔巷細民而已，余嘗有句云，江山臺殿冠林霏，雙燕依然下翠微，御愛樹空樟葉散，聖因寺老柳絲飛，一家滿漢承恩並，七郡蘇杭望幸稀，惟有道旁獻賦者，上方賜帛最光輝。偶閱無錫黃印所撰酌泉錄，中有南巡紀略數條，似皆實錄，摘記如下。

聖祖六幸江浙，駐蹕惠山，開初南巡時，湯文正公斌爲巡撫，務儉省，無紛華，御舟入邑境，縣令猶坐臺斷事，後漸加增飾，至丁亥乙酉號稱極盛，故老猶及見之，亦惟結綵爲樓，懸燈映水，點染山色湖光而已，今天子於乾隆十六年復修舊典，巡幸江南，鑾輿所至，萬姓聚觀，錫予便蕃，亘古未有，然自十四年之冬，至十六年之春，官民竭蹶將事。工作繁興，百事俱廢，下邑猶然，況於省會乎，今記所見聞，尙多遺滯，後有徵邑中故實者，可以資考焉。乾隆十四年秋，兩江總督黃廷桂首疏請南巡，巡撫鹽政以下繼之，又命各知府取鄉紳耆老呈詞，詳院奏請。以明同心望幸之意。時

邑紳皆列名。其親至府具呈者，蓋四人而已。（酌泉錄卷二語乘。下同）

聖祖南巡時。未有營盤之設。今皇上每出巡。必具營帳。故按站爲之。邑有二。一在石塘灣之北。曰北營盤。一在望亭。爲南營盤。合兩處約費民田六百餘畝。高約三尺。挑築俱用民夫。四圍用大木椿無數。約入地五尺。俱用大鐵條鈎連以固之。椿內用木板障之。土用山泥黃沙。每填土一層。用巨石繫索。築令堅實。其面用細土合油灰築之。光潤可鑒。至十六年正月大雨。雪奇寒。及凍解。地皆浮泥。復雨不止。爲期旣迫。上官切責。縣令幾不欲生。後少霽。役民無算。曉夜填築。始幸無事。

營盤對河爲照牆。長幾二里。木邊竹心。加蘆席數重。繪龍鳳雜綵。民田之當營盤役者。每畝費至一兩有餘。縣官上報費止五百。

皇自五牧至望亭。運河官塘爲正路。石塘之圯者修之。土塘之壞者築之。聖祖南巡時僅此耳。今於修築外。更闢而廣之。又於官塘對岸亦築爲塘。遇河港即架木爲橋。有材村莊竹木者。俱斬伐毀之以通俸。自五牧至望亭皆然。南北塘近城濱河。有屋者沿河釘木椿。架板爲複道。朱木爲欄。曲折可觀。皆漳路也。副路北自轉水河後。折過白蕩圩口。上接陽湖縣。南自帶鈎橋經談渡孤濱橋。南行接長洲縣。舊本無路。俱即民田填土築之。闊與塘岸等。占田當以千計。遇水卽爲浮橋。此護從

兵馬所經行也。役夫皆出自輪年總甲。其費與營盤等。

運河下塘。相去十五六里。設竹籬茅舍。一屋三楹。覆以棕。或以茅。或間以松柏葉。編竹爲籬環之。右設水車盤。左爲亭。綴以朱欄。移竹植其旁。不匝月盡皆枯死。御舟所經。點綴村莊佳景。凡五處。

自北塘入城。過大市橋。直出南城門。至清寧橋以下。皆御駕所經。舊街俱小黃石。督令盡去之。易以新磚。居民店肆門垣。以墨油塗澤如新。沿河無屋處。築牆掩之。施勳聖駕。砌街照門面。每間費銀四五錢。查核公費。俱開官辦云。

御駕將至。徧地皆燈綵。黃埠墩放生池寶善橋岩壑藥龍坊四處。則宜與荆溪江陰靖江四縣令分任之。清澗堂錫山及兩營盤。則本邑兩令所辦。舊皇亭則諸邑紳辦。惠山寺天王殿前則派兩貞節祠後裔。香花橋金蓮橋派惠山各祠後裔。秦園則秦氏爲之。由秦園至惠山寺街。又至廟巷口。直至錫山麓。各照門面。自天王殿右觀泉坊。經華孝子祠。至尊賢祠前。則華氏通辦。凡綵燈一處。多者費至千金。木料布疋綵緇皆用買之。非可賃借也。凡駕所經行之處。遇牌坊皆結綵以掩之。有子孫則子孫承辦。一無着落者。始官任焉。自北塘入城。至南塘。每戶懸一紫燈。巨室則二。書頌聖對聯。各設香案。卓圍更以黃布畫圍龍。

諸工作營辦。集於武廟。榜曰大差局。自十五年春。百工俱集。至十六年三月回鑾始罷。所見滿洲
桌火盆架燈檠馬槽竹篾。每項以千計。若廚房應用之物。無不畢備。工匠之應役者。自木工以至雕
工。皆無閒暇。他如淘沙者。令至惠山濱去瓦礫。滿羅篩者。去糊沙燈。其無俸免可知。各行鋪則
本行最多賠累。次則油店藤皮行蘆席行審戶。釘鐵顏料。應用物件。發價扣剋。得半爲幸矣。雞鴨
豬羊諸物。先一年發價。令諸鋪養之。臨時取用。

犖夫之供御舟用者。俱係淮安河兵。其隨駕諸舟。則派於民。每圖派四十餘名。船五隻。以聽用。
又有扛抬夫。一圖派二十餘人。縣無牌票。但以口督辦。蓋以明禁加派故也。每天發工食銀貳錢。
民間雇工須要貳兩。回鑾則派夫加倍。自十五年春。已有捉船之令。鄉舟入城。縣役拘住。索賄得
免。向導官將至。則民船不敢往來。黃船尖頭船押令赴淮聽候。小船則編發輪流值日。

邊戍雜事

輪臺雜記者。山陰史善長春林所撰。善長於嘉慶中任江西餘干知縣。以事被議。遣戍烏魯木齊。此即
其戍所所記。其中除風俗制度而外。兼記佚事。特錄其三則。皆可作小說觀。亦足見當時文法之密也

予在摺房時。略記三案。有西安客民某爲弟身死不明兩請開檢一案。緣某西安人。弟某置身出口。在上魯番業負販有年矣。人多識者。一日肩搭連騎驢出。人驢皆死回莊外溝中。經回報前任景同知驗係墜溝身死無他故。筋殮招屬領埋。其兄自西安來。聞弟死於溝。往相溝寬廣僅數尺。水不深可踰越。人驢皆墜死。疑有異。訪不得耗。時景同知沒矣。赴都統衙門控請開棺驗。駁飭不休。批委新任德同知覆驗。原刑作護前非。仍以無傷報。不服往懇伊犁將軍。准咨添委昌吉瑞令會同覆驗。瑞令時將俸滿。畏爲已累。詳請行文西安關提屍子到案令具結乃驗。展轉宕延。某愈不服。進口赴陝甘總督控委鎮通道督觀州牧宜禾楊令鳳海二章京提棺至城。檢出咽喉傷一處。血淤不化。乃生前被落身死。主名未得。適觀州牧率差他出。鳳章京代理。購線訪聞有老貨郎知跡兆。喚至許以重賞。言始本不知。舊歲賣貨經吐魯番回莊外。遇見回童數人相撲戲。一曰你莫兇。我像搭北京人搭死你。回呼漢人皆北京人。今聞檢甚傷乃搭死。與此語合。且回莊原近所死溝旁。心故疑之。因拘該莊回至。兄弟二人。兄傭工。弟種瓜。隔別研訊。堅不承。密提其家兒至。令貨郎暗指認誰說搭北京人者。乃其兒子。十二歲矣。頗刁狡。別置一室。鳳自能回語。啗以珍珠。問美乎。曰美。示以餅金。問欲乎。曰欲。復提別重犯扶見血。問怕乎。曰怕。因諭之曰。汝家如何搭死北京人。實告我。啗爾食。與爾金。不言將如犯扶爾。俯首泣良久曰。不敢言。問何故。曰吾父戒勿言。言則死。知其說有因。愈窮詰之。且曰

爾叔子已供汝父如何捨死北京人。爾何諱爲。遽躍起曰。叔爲之。誣我父耶。先年父出傭工。旁晚有北京人背搭連騎驢過食我家種瓜。叔嗔其偷食。相爭毆。叔捺於地捨之死。牽其體馱。扶以手。至溝連驢推墮之。次早見驢未死。復捶斃。乃喚父歸。商量報官。叔爲之。誣我父耶。憤欲出與質。得其情。訊二人仍不服。證以兒語。兄乃泫然曰。果此兒殺吾弟。願其弟曰。汝性暴。我平時如何汝汝勿與人鬥不聽。有今日尙何言。即認母徒苦。固知認必死。汝死子猶吾子。勿念。相持大哭。風慰諭釋其兄孛子姪歸。并戒歸母苦兒。天遣兒言。兒何罪。案始定。

原任廣東河源縣巡司王君。河南葉縣人。年五十餘。齒髮早衰。不識予。一遇於高三明府寓。通姓名而已。朔望會公署後數月不見。怪詢之。知病請假。訪其寓。展轉始得之於吉祥小店。時冬月。入其室。爐無火。登其坑，坐無氈。頹然僵臥。問所苦。痰嗽咯血。腹脹如匏。曰一寒至此。何不告同人。汪然淚曰。同患難各治不暇。誰復顧誰者。有死而已。胡熱面向人。予心動。喚居停速覓重市湯藥。爲市苧米。取質物。留數金與調理。囑用盡告。並託同店金鄉友護視之。未幾竟不起。金告以將危。趁有知爲之製新衣備棺槨。令及見之。詢其家世則一子計年甫鬢髻。來時尙有母。無盤費。不得歸。寄居江西峽山縣捕署旁。出口後杳無信。不知存亡。一歎痛絕。備禮歛葬於紅山墻地藏菴旁。故廣西陳明府墓右。同人助以貲。予經紀之。歸時隻雞告其墓。并捐金付地藏菴主僧普崇。歲時修祀。勒石

於磨。紀本末。俾其後子孫得訪焉。歸過峽山。停舟訪其家。無知者。意復漂流他所歟。或絕滅而無存者歟。傷矣。

坊者劉姓。廣東肇慶人。隸營籍。用兵川陝時從征落後。以逃報。迨趕上大營。照自首例免死配邊。家有母有妻。不知也。久不歸。疑已死兵。妻嫁母雙替。戊十二年遇赦。先在邊娶妻生子矣。會鄉人有東歸者。託訪母耗。母乃知劉不死。晝喚歸。未死冀一見。劉業操場。衣食外無餘積。接母書。日夜泣。攜妻子歸。既無力。棄妻子歸。良不忍。無兩全計。決唯質妻鬻子隻身歸。已議價。未即付。適在予寓修地炕。僕有知其事者以告。急召問聞汝質妻鬻子然乎。曰然。汝忍乎。不忍。不忍何以行。曰良久落淚曰。思見母無計兩全。問成交乎。曰未。止之而力任其事。未匝月。予奉賜環之命。劉來賀。令速請照挈妻子隨予歸。到家母故無恙。無以爲生。資其本。令負販以供。

女教

廣東新語云。闕教者宋南海人梁觀國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爲師。使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真德秀胡寅常稱其書。明歸善葉時又嘗著陽禮以教子。陰禮書以教女若婦。諸女歸。書醴辭於簋令習之。祭祀夫婦瀝掃滌器。菹醢必親。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見女上

謂受教。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送賓主再拜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故葉春及稱之云。惠江之學。造於夫婦。蓋以身行其闡教者。又香山黃佐有妯訓一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爲主。而列女傳女戒家範皆采入焉。按粵女柔順儉勤之德。至今冠絕方州。倘亦梁黃之遺教乎。然自陳文恭教女遺規而外。竟無一書闡明女學婦職者。斟酌古今撰爲典範。以教小學中之女生。是亦當務之急也。

昔人女教苦不盡傳。湘潭張九鉞陶園文集有優師任天篤九世同居傳。記其訓婦女之法云。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堂。以美惡利害反覆引申其說。俟彼心領神會無間言。乃使隨家婦後視簪佐餐。不率者再教之。弗俊暫令返母家。給以日供。使彼母氏開導。俟愧悟立迎歸。新婦入門許用簪珥綵羅。廟見次日即分貯中堂公廚局識之。俟歸寧領用。給布衣椎髻操作。予棉花紡織。隨時變易。備嫁奩賞。余按其易衣操作則是。中堂召訓得無僅託空言乎。

靖康北狩中生活

靖康稗史七種。宋咸淳丁卯自署耐庵者編。一宣和奉使錄。二蕃中人語。三開封府狀。四南征錄彙。五青宮譯語。六呻吟語。七宋俘記。光緒初由朝鮮日本展轉入錢唐丁氏善本書室。後歸江南圖書館。

前茂由吳縣王氏崑山趙氏重加校刊。其中最要者開封府狀。是當時官文書。必爲可信。以之參校宋俘記所列宮人小名。恰相符合。青宮譯語爲金人傳譯者所親見之事。亦當可信。總之皆辱甚矣。然呻吟語乃宋人所撰。宜爲宋主內諱。而大書建炎二年正月十七日少帝生女鄭夫人出。二月十九日太上生女邵才人出。二十七日太上生子閻婉容出。三月十六日太上生子狄才人出。蒙塵乃靖康二年春間事。未一年即生子女。固見徽宗於蒙垢忍恥之中尙復宴安惑溺。亦徵金人之遇二帝后妃亦不至如相傳之甚也。宋俘記稱昏德公入國後又生六子八女。重昏侯入國後亦生二子。是則七年五國城。亦居然樂不思蜀矣。凡古事當於無文字處得其真相。且當從反面鈎稽之使無遁形。想當然之詞亦不足信也。至章后邢后沒爲宮婢諸語。事涉婦人名節。無論虛實。存而不論。以崇敦厚可也。

楊家將

海州武克順餘闔墨藩云。宋代將門世以武功顯者。稗史多稱楊家將。顧宋史葉之子唯延昭於太平興國中從父業攻虜翔爲先鋒。後爲莫州團練使護塞北二十餘年。是殆即小說所謂六郎者。（北人當時稱楊六郎。延昭一名延朗。明道旂瑣語插箭嶺有晒甲石爲六郎迹。又宋書葉之子有名延玉從業戰死。又華死朝廷官其五子。是業有六子也。小說謂業有七子不知何據。）又台懷隨筆。五台完縣有五郎村。村

以延昭名。是五郎六郎又若爲一人也。至小說所謂楊文廣征南者。案播州志。唐末南詔陷播州。太原人楊端應募復之。遂有其地。四傳至昭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克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從狄青南征。文廣即延昭之孫。又寰宇記。石耶上官司先自宋楊昌安竊據其地。昌安太原楊業之裔。宣和中征伐有功。遂世襲土知府。所謂征伐有功者。殆即謂文廣從武襄南征事。但志曰楊端。據播州記曰楊昌安。名稱不符。或者以字行也。至元明時土職有楊金龍楊抵楊剛楊相或云皆其後。(近見左格靖奏稿有調涪州土司楊元。云自逆回聲畔即從征調。戰績卓然。元宋名將楊業之後。可見無聲家風至今猶未墜也。粵述。柳州府大堂內有地穴。俗傳楊文廣被圍穿此而出。反攻賊之背。并云文廣嘗知宜邕二州。與蘇忠勇絨相後先。又黔有楊老令婆廟。入全州有赤蘭亭。相傳赤蘭爲六郎夫人手植。此又小說傳聞之語。其真僞不足辨也。)楊氏事迹遍傳南北。蓋由於此。

洪氏故宮

歸安吳紹箕撰游夢倦談有紀南京洪氏王宮一則。略云。僞宮已毀。存者十不及一。願黃牆一帶猶兀然高峙。牆外東西兩亭。蓋琉璃瓦。四柱盤五色龍。由亭折而北爲正門。門已毀。歷甬道數十步。中樹木牌坊。上大書曰忠義門。朱地金字。旁懸雲龍獅象之屬。彩色輝煌。坊之上下皆貧民攀附而居。用刀

刮金屑每人一日可得數百錢云。過坊又走數十步爲僞殿。殿又僞。四壁畫禽鳥花草。設色極工。柱礎且朱漆繪龍。後殿左右兩池。池中俱置石船。踰池而西。有旁屋十餘間。每間置大缸十餘隻。缸與缸接。無一線之隙。不知何用。旁屋以東皆焦土頽垣。上猶懸一木牌。云此係奏機密之地不得擅入。違者立決。蓋賊之樞密房也。由此又踏瓦礫數重爲僞花園。有臺有亭有橋有池。皆散漫無結構。過橋爲假山。山中結小屋。橫鋪木板六七層。進者須蛇行不能坐立。莫解其故。

史料

吾國人於字畫則知珍重，於史料則不甚顧惜，其毀於無知者之手蓋不知若干矣。兩般秋雨庵隨筆記一事云，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葉一本，其中所演表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歷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啓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太歲方法圖一紙。

雍正訪求毒藥

世俗所傳雍正殺人用血滴子之說，未見所據。然訪求毒藥及解毒之方，則見於硃批諭旨。雍正三年密

諭廣西巡撫李紱，「近聞貴州諸苗之中，狃苗之弩最毒。藥有二種，一種草藥，一種蛇藥。草藥雖毒，熬出兩月之後，即出氣不靈。蛇藥熬成，數年可用，單用蛇汁，其毒正能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週流，始不可治。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產於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少，得之亦難，彼處蠻人暗暗賣入苗地，其價如金，苗人以爲至寶。爾等可着人密行訪問此樹，必令認明形狀，盡行砍挖，無留遺孽，既有此藥，亦應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處訪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寫明乘驛奏聞。」紱旋奏。臣即於本日密檄行令思恩府知府泗城同知及泗城土府三處嚴飭即刻查明毒樹，速令砍挖，仍飭運覓解毒之方。又於次日差標員恭齋上諭送交提臣韓良輔恭閱，以便協同料理訪問施行。茲據泗城同知林兆惠稟稱，訪問狃苗弩箭用藥各別。苗用百草尖所熬，狃用藥母配入蛇汁。查藥母即係毒樹汁漂成，凡樹之汁土人皆名撒，撒爲汁之土音，故有汁之樹名撒。在狃家名製弩之藥曰曠，漢人名之爲藥母。今此藥已得，其色帶紫。但此藥雖有酒屬土人販買，賣入苗地，其樹實出於左江地方，業經差人經往太平等處尋訪。今於隆安地方覓得其皮葉枝幹矣。至解毒之方，遍處細訪，已得有解治之方，並敷治之法。但其藥味尙未全得，且係草藥，其名皆土音，其形狀不能辨識。已覓能解熬藥之人，往山中採取，俟藥味齊備卑職即偕之赴省，面稟一切。所有訪得解救之方先行列單呈電等語。臣伏思解毒之方，雖已覓

得，而藥物非他處所有，亦非他處人能識，應俟該同知採齊藥物，併帶製藥之人至省，臣再加面試，然後奏聞。但臣欽奉上諭令臣將解毒之乘驛方奏聞，必有所用，今既須兼採藥物，併須製藥之人，自應先將解方奏聞，恭請皇上指示，將人藥發往何處使用，以便人藥到時遵照施行。至毒藥樹已於左江所屬南寧府隆安縣橋建村覓得三株，俱高八丈圍一丈四五尺，皆已伐倒。其餘自當遍行搜砍。但左江地方千里，深山密林多人跡不到之處，恐難盡去其種。然軍中製有解藥卽有毒樹亦可無所患矣。

一事複述

一

明沈瓚近事羨殘云吳江王坦菴。一日謁劉令君。出坐賓館中。有客自外來。年韶貌清。而素服角帶。時方兌糧之月。王見之。意其爲運糧軍官也。徑於上手揖之曰。貴衛何處。答曰嘉興。猶不悟。而仍坐於上首。少頃館人進曰。劉爺今日不出來。知黃爺來。想必能出來。王卽誤自任曰。可知道劉爺問我在此。自然出來也。久之詳問姓字。始知爲嘉興黃與糸。時任山東參政。丁憂初起服。故素服角帶耳。王乃慚愧降等謝罪曰。王忠該死。夫卽使真是衛官。以王視之亦客也。不可上首揖坐。况漫不查問。而徑自處於僭傲。能無後悔乎。

莊諸選錄云，有歐陽某者，以道員入都引見，一日某貴人招飲，歐陽至，主人迎客，甫一揖，僕白內有事，主人送茶即去。時盛夏免掛，旁一客金頂紗袍。歐陽因與揖坐，良久良久，歐陽忽問曰，觀汝相法讀書應可得志。客謹對曰，向亦曾讀書。又問曰，已入泮否。客曰，曾蒙某大宗師取入學矣。曰，然則鄉試如何。客曰，已於戊子科僥倖。又亟問會試幾次，曰庚寅幸成進士。歐陽至是甚竅悚，猶問曰，朝考後點用何職。曰翰林院庶吉士。歐陽復問留館否，曾得差否，客曰，前年蒙派充湖南鄉試副主考。歐陽大媿失詞，不復有語。俄而客轉詢公以道員在外，當是由翰林截取，歐陽惶悚言非是。曰然則應是部曹改捐，言亦未嘗得進士。客又請問鄉試何科，或彼此應有年誼，歐陽復悚言未曾中舉。曰如此應是由陳賁報捐，歐陽嚮言少時未嘗應童試，即報捐今職。客正色曰，吾聞捐一道員不過萬金，而外省當俸差往往歲得數萬，牟利之道洵爲最工。歐陽大慙。

一一

鶴林玉露載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握一卒之巾去，已而不知非人探巢之卒也，銜而還之，復徑握探巢者之巾以去。

海鹽縣志載嘉靖中軍人陳霖以金銀首飾數事用帖裹之，令婢持往銀工修整，有一鷹於中途握其帕出城去，婢歸告霖，霖亟登城望之，見鷹銜此直往東北海塘去，以爲必失矣。無何復銜之盤旋而上，入

坡置屋上而去，取而視之，一無所失。蓋初以爲可食之物，故擲去，既而知其誤遂復還之。按此二事雖似不同，而究疑同出一源，一宋一明，而同屬浙江之事，又同屬軍人之事也。

三

藝人類聚引益部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問道旁女子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與尸到，令人守尸，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蠶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椎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輟錄載元姝忠肅公天福勸縣令妻頂顛釘跡事與此正同。

四

寄園寄所寄引笑史云，天順間徵士吳興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不能答，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且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咬也。前一事爲儒林外史所本，後一事複述者尤衆。

蘭州絨

海寧陳奕禧皋蘭載筆云：蘭州所產，惟絨毯最佳，擇毛龜之細軟者紡縑斜紋織之爲絨，毛之粗者亦以

線織之爲毯也。自昔蘭多比邱尼，靜修餘暇，采擇輕柔製成佳績，裁服同皮裘之用，御於霜雪之辰，溫厚光勻，洵爲名產矣。故其尤細者舊馳姑絨之稱焉。在明盛時，公卿貴人每當寒月風嚴，閒居談話，響裙相映，莫不以此雅素相尙。自下賤者之流不敢僭被於體也。逮後趨利附貨，衆咸竊效，作之既多，功乃罔及，露供時需，名猶襲沿，服無等威，售其雖夥，而值斯下矣。今之百尺價止七千，短者遞減之，大紅獨貴，以其梳活羊絨爲之而茜以紅花，故二十尺須四千。松花桃紅石青油絲雜色較素者稍加染工，有提作方勝者謂之鐵裏錦，左右斜紋者謂之麥穗子，價亦相等，稍雜毳者謂之小絨，減售視貨之精麤以爲高下。毳之最佳者二十五尺值減千之三，絨悅長三尺許百錢，毳悅四十錢。更有呀呀毳，色稍青，雜絨所造，寬長與大絨等，百尺者三千，撒刺絨幅狹不及尺，一泡一千五百，二者皆著稱也。雨衣之佳莫犏牛絨若也。織成狹幅，尺有餘寸，眞者六七千，其色深赭，稍黑而帶紫爲上，以水沃之，經時不滲，雖遇大雨無沾濡之患，蘭雖產此，求之非易也。犏衫賤者四五百錢，謂之蘇織，蘇織河州西地名，產此犏，故遂名之也。又犏毯五十尺佳者二千，所謂米心者上多細絨如米顆，不及蜀市所賣，蜀中值五千也。毛氈似羊毳，鷹爪環脚蒙茸若裘，殆不可辨，五十尺賤者七八百。孫兆淮花箋錄云氈貨有稱爲伍少西家者，明陝西人伍姓，開店南京，發賣氈絨貨甚佳，永樂中承辦大內浦諒稱旨，上喜，御筆親題曰伍少西家，令永爲世業，今江寧揚州一帶此字號甚多，皆其分店。

酒

嘉道以來始尚紹酒，梁紹壬爲酒人巨擘，其兩般秋雨庵隨筆品酒一則可作酒史讀也。

嘉慶癸酉余偶憩雲林寺，次日獨游破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衆，立具伊蒲，泥甕漸開，清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俊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泔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於是觥學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甌，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紙歸而飲於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第一次所嘗之好酒。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瀼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惡焉，故南人勿尚也。於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造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蟻大酒悉是雁本，且近日人家蕭條，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罇，歿後其家亦膏肓之，眷西又泔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瀼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

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罇之半，簡齋先生所謂蠟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攙之，則芳香透腦，膠錫殘底，其濃厚有過於發光酒而微若不測，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趨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云，不啻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甘露邵竇之百花茗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麗道也。而其中嬌嬌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梧里，主人周姓名鎮祿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論千日九醞其亦即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尙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士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

北酒以滄酒爲上，德州與之鄰亦稱勝而世殊少知者，茶餘客話云，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漫新醅，清冷錯著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屢入篇詠，官京師仿爲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醴醪，俗呼墨

露，見查梅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之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邪。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不問也，三老復辭，臨行以餘酒盪闌干於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爲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屣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雨阻前沽。酒車冒雪遼衝泥，尺素殷勤謝傅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劉廷璣在園雜志云，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美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釀，均非佳釀，唯四美瓶頭與泚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泚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變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泚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於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蒿鎮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濁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葦苳陳者亦佳。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葦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稀葦泰州之秋露白竇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邳徐一帶俱是稀葦，

較燒酒薄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第恐華山處士必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酸易醉人，小瓶瀝酒亦曰人參酒，在西邊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燕脂紅酒潞州鮮，人多艷稱之，豈真物離鄉貴邪。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刀酒汾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於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即是，即用黃河水亦曰崑崙鶴，倘能多加麴米，陳窖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質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蠶漿者，則無可奈何矣。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渭以北名曰罈子，渭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罈媽。白下瑣言云，李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酒至唐時已膾炙名人之口，……今所沽燒酒出孝陵衛皆米釀成，有堆花之目，其地有酒行，清晨馱載入城，歲無虛日，劣者爲大麥沖，性較烈。又村舍人家冬日以糯米作封甕酒，甘如飴，名曰蜜釀，味醇力足，飲者易醉，呼爲迎風倒。又有一種鍋把酒，係用炊飯後鍋把釀成，色微黑，極醇美，能健脾理胃，不可多得，予家藏有一罈，乃祖遺三十餘年物也。溫翰初先生極賞之，若紹興百花高糧諸品則非土產矣。

莫子偁友芝有蘆酒詩三首，附以說云，杜子美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句云蘆酒多邊醉。宋莊俛雞肋編，關右塞上人造嚼酒，以笛管吸於瓶中，杜詩蘆酒蓋謂此。蔡夢弼草堂詩箋，大觀三年郭隨出使虜學廣

酒間外使時立愛，立愛曰，蘆酒黍穀釀成，可醱，取不榨也，但力微飲多則醉，子美之言信驗。自是言杜詩者並謂蘆酒即今啣酒，良然。唯啣當依季裕作嚼。並子答切，即師正字，啣又啣之俗也。此酒凡十名，又曰釡酒、曰箠酒、曰籬麻、曰釣藤、曰釣竿、曰竿兒、曰啣麻、曰瑣力麻，而蘆酒爲最古。邇義當秋冬之交，以高粱或雜稻小米麥稗釀可陳久益美，他時釀者不能久也。釀法煮雜穀極熟，攤竹席上候冷，置大拷棧，和麴覆二三日，酒泉溢出，分貯大小甕。築實半月後可飲也。不即飲者，固封之，將飲乃去封，滿注湯火甕底，一炊許，以通中細竹插甕中，次第啣飲，人以益一杯湯爲節，釀汗常在下，不淡不止，待糜弔皆用此品，或十許甕置一卓，或置一船，羅列數行，足支千客，揖讓序飲，禮意猶存，或注湯微火之，俟味具以竿激出，盛他罌靈溫酌，故謂釣竿酒，又以籬麻合釀故謂籬麻酒。釡酒見齊民要術，其作粟米釡酒法云，五六月中夜炊粟米飯攤令冷，夜得露氣，雞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穀麴米一斗，春活糟米一斗，和法按令相雜，填滿甕爲限，以紙蓋口搥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氣澆甕飲之，甕出者洩而不美。按此攤飯填甕飲諸法，即與今嚼酒無異，然則此酒自元魏已有之，猶不始自唐也，甕說文曰甕也，古弦切，玉篇以孔下酒也，與廣韻並古縣切。甕音義同澆，甕於孔下，即今釣竿之謂。釣竿別對味必澆於就嚼，即洩而不美之謂。其云冷水澆酒，猶今之灌湯，其名甕即澆後當以火成，澆下

當奪一二字，抑豈供暑日但冷飲歟。或以鍾爲蘆聲之誤，恐未必然。思鷄西北人，所記當即其風土，故河隴之間，唐宋沿而不失，於杜詩益有徵矣。釣藤名始稱於宋，竿兒聞於近世，劉延世孫公談圃，辰谿有釣藤酒，朱勗謔蠻叢笑，釣藤酒以火成，不醱不芻，兩街東西以藤吸取，楊慎外集引之，謂即今嘔酒。方以智通雅亦謂嘔雜靡酒，洞壘告爲釣藤。又陸次雲峒谿織志，嘔酒一名釣藤，以米雜草子爲之，以火釀成，不芻不醉，以藤吸取，多有以鼻飲者，謂由鼻入喉更有異趣。據五家說並以釣藤爲谿峒嘔酒別名。按其法即今釣竿，特以藤以竹之異。近許纘曾滇行紀程載蘆管酒飲謂之竿兒酒者，亦即釣竿之類。唯纖志鼻飲爲新聞耳。笛酒嘔靡瓊力諸名，明人始及之，李時珍本草綱目，秦蜀有雜靡酒，用稻麥黍稷藥麴小器封釀而成，以筒吸取。李實蜀語筒酒亦曰嘔靡酒，引華陽國志郫筒事，謂彷彿其遺意。方以智通雅蘆酒嘔靡酒也，謂植蘆管於中而葦飲也，今陝西家家以此款客，何元子曰，謂之瓊力靡酒是也。近蔣士銓忠雅堂集有嘔酒爲周海山作古詩，詠燒飲釀，竿譬頗詳，古今言嘔酒可述其大略具於此矣。唐劉恂嶠表錄異謂南中醱既熟，貯以瓦甕，用糞掃火燒之，太平廣記引投荒雜錄，新州多美酒，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沽者以細筒插甕，吮以嘗酒味，謂之滴淋。據二家所述，皆於今嘔酒爲近。是此法自唐已傳嶺表，宜宋以來遂沿谿洞。然而高陽著衛本廢秦中，明之陝西猶然。（案李虹舟西征賦作於雍乾時此俗固尙在也）家家款客則千歲以上之祖風

也。蜀近於秦，故此風不異。楊慎嘔酒詩云，賓酬百拜勞，即言款客禮飲。黔北諸郡舊皆蜀徼，風物相沿，有自來矣。昧不考者，反謂漫承谿洞，豈不值哉。蘆之說昔人皆指蘆管藤竿爲類。愚謂此酒之高梁即古之稷。元吳瑞曰，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蘆穠。李時珍穀梁異名又有蘆粟。疑蘆或以穀言也。嘔麻之嘔字書所無，相承音靡，疑廩糜等字誤麻因嘔加口耳。糜豈爲赤白粱粟，即今小米，糜穠也，蓋黍之不黏者，皆此酒所恒用，故舉以名歟。或曰嘔麻即雜麻，廩當爲糜，謂雜穀爲此酒也，亦通。瓊力麻當是方語，不可解。或曰瓊小也，言酒力不勁也，或曰嘔之緩言也，殆亦謂積穠已熟歟。以上皆莫氏原文，考核極博矣。然雜麻瓊力麻皆嘔字長言之音，固一名也。

扇

在國雜志云，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若今人所用多金白紙扇矣，其扇木名摺扇，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自內傳出，遂徧天下，其始不過竹骨繭紙薄面而已，迨後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進御，一面命待詔書寫端楷，一面命畫苑繪畫工緻，預定五月一日進呈，以備午日頒賜嬪妃宮女，其釘鉸眼錢皆用精金，每扇價值五金，至本朝三百餘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沉香者櫻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犀漆者漆上瀉

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且有空圓釘鉸中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巧，甚有仿擬燕尾，更有藏釘鉸於內而外無痕迹者。其便面有白紙三摺者，有五色繽紛者，有糊香塗面者，有插金者，有灑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輕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於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沙爲面可以陪扇觀人者曰隱郎扇，且有左右可開製爲三面暗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陽扇。而相傳最久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爲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精幽，予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傳曰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仿造，即強造亦不佳矣。……扇有摺疊，因而有墜伴，阮兄曰扇器以蜜結迦南爲第一，其次則宋做舊玉之小者，即虎斑金絲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珀蜜蠟之類品斯下矣。

白下瑣言云，吾鄉造作摺紙扇骨素有盛名，多聚居通濟門外，其面用杭連紙者謂之本面，用京元紙者謂之蕪面，較本面良，三山街綢緞廊一帶不下數十家，張氏慶雲館爲最，楷磨光熟，紙料潔厚，遠方來購，其價較高，惟時樣短小，求舊時之老櫻竹櫻桃紅湘妃竹骨長而脚方者不可得矣。且鏤刻字畫有取紅樓女名者殊失雅馴，姚惜抱先生最厭之。

按香祖筆記，成弘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爲最，見顧東江（清）集，往徐懋庵宮保爲宮坊時，贈余金陵仰氏扇，予謝以詩，有舊京扇貴李昭之句，翌日相遇朝班，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贄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蓋南京爲產扇之地名工所萃也。

火藥

余考證火藥出處，詳所著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茲又得寄園寄所寄引物理小識云，火藥自外國來，宋開寶二年岳義方上火箭張和仲記虞允文采石舟中發霹靂礮，乃紙爲之，實以石灰硫黃，堅水而火自水跳出，永樂立神機營，西洋以尺測量精矣。唐有火樹銀花，想已用之邪。稍入於炭則直發，硫則橫爆，加黃礬則研烈，箸飄灰則稍聲，碾西匡石粉則發時不先光，試之堆相開丈而點一及諸堆者萬杵者也，掌上然之毫無所傷，以其疾也，入鐵蟻樟腦則成花，今名烟火。

馬吊

今世麻雀牌當是馬將之訛，而馬將又原於馬吊，明以來葉子戲皆以水滸傳中人物爲對象，其後不見人

物之狀，得存簡索，萬乃懸賞之數，簡者金餅，索者錢貫，萬者十千也。凡成牌曰湖，湖者指梁山泊也。

戴名世憂庵集云，葉子之戲始於萬曆之末，復變而爲馬吊，蓋取小說中所載宋時山東竽盜姓名，分爲四十紙，一曰紙牌，人各八紙，蓋明末盜賊羣起之象。其曰馬吊者，馬士英馬吉翔弄權喪邦之讖也。有曰百子者，盡一人提人頭，而署曰阮小二，爲大鉞殺人之讖。大鉞書室有百子樓。其曰順風旗者，順治統八旗入關之讖也。其曰鬪百者，李闖王之讖也。其曰獻百者，張獻忠之讖也。其他如翻青翻孔等無不皆驗。其法四人相鬥，而以三家逼一家，爲關外及張李三家分裂明土之象，二十年前分爲京門南門兩法，近日則又變爲游湖之法，始於京師之輿人，浸尋及於士大夫及婦女皆好之。其法又有曰飛湖曰追湖曰砍湖，其不勝無用者曰臭湖，其法大同小異，大抵以先成者爲勝。

張岱陶庵夢憶云，骨牌始於宣和二年高宗時詔頒行天下，後世易之以紙，屢出不窮，必奉水上軍爲鼻祖，豈不忘所自歟。水上軍即指梁山泊也。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萬歷末年民間好葉子戲，鬪宋寇姓名而鬥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鬪有曰獻曰大順名曰馬吊，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鬪與士英皆馬也。

裘類

平步青霞外掛眉云。夜譚隨錄。貂夏氈而冬氈。其操似松。又雜記狐之類不一。有草狐沙狐元狐白狐灰狐雲狐之別。

葡按茶餘客話則云。毛黃而長曰草狐。短曰黠（晉天集韻黃白色）。曰沙狐（二種產蒙古）。黠黑而羸白曰元狐。身黠（晉夫集韻黃色）。而曠青曰火狐。身黠（音滿說文黃黑色）。而曠黑曰獠刀（與白狐灰狐五種產俄羅斯）。餘不言。今俗有千年元狐八百搗刀之說。又有白狐年久而黃黃久而元之說。皆無稽也。在園雜誌。白狐腋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其氈衷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糜葉子。更有舍利孫一種輕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闕齒雪者即此耶。侍衛製爲朝衣。諸王製爲坐褥。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灰鼠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尙少。羊皮毛製而長者俗名麥穗子。十六史商榷五代史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西莊之說與在園異。俟攷。姑妄聽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尙。無定準也。灰鼠舊貴而今貴黑。貂舊貴長舊故曰豐貂。今貴短羸。銀鼠舊比灰鼠賤貴。遠不及天馬。今則貴幾如貂。檢眞雜識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古所謂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今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

黑白成文與今名烏雲豹。其股裏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今名麻葉子。全白狐皮粗冗不爲俗所重。至元狐一種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帽或製爲端罩。非蒙上賜不敢服。羊皮貴羔而賤老。獨口外另一種名麥穗子。皮軟毛長。形如麥穗。價值最貴。公卿出差口外必彼此一襲，出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也。以上考證裘之種類。其三十年前爲習見者。今人恐漸不能道其名矣。

閱徵草堂筆記云，灰鼠舊貴白，今貴黑。貂舊貴長羴曰豐貂，今貴短羴。銀鼠舊比灰鼠價賤實遠不及天馬，今則貴幾如貂。

在國雜志，尙有論其他裘類者，摘錄於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閒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濕黑白成文者，俗呼烏雲豹，甚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葉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玄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帽，雖名玄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更有舍利孫一種，輕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燕脂雪者想即此邪。……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於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尙少，其價尙昂，近不獨多而

直賤矣。必以狼皮爲深衣，可禦寒，可當衾褥，摺而重，賤者之服，亦裘裘類也。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玄冠不以弔，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鼠邪，爲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風也。內地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胡食

舊唐書稱貴人御饌盡供胡食，所謂胡食之種類，可於慧琳一切經音義見之。其第三十七卷陀羅尼集第十二釋豬豕云，此油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諸儒隨意製字，未知孰是。胡食者即饌饌燒餅胡餅搭納等是。攷漢魏以來胡食即已行於中國。至唐最盛，安石之亂，玄宗西幸至咸陽集賢宮，無可果腹，亦以胡餅充饑。通鑑玄宗紀云，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胡注曰，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孔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曰，石虎諱胡改胡餅曰臙餅。湘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爲胡人所啗，故曰胡餅也。是胡餅可

名麻餅，亦曰爐餅。清異錄云，湯悅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味互不同，以問士人嘆曰，此五福餅也，是胡餅亦著餡。唐代長安盛行此餅，日本僧圓仁求法巡禮行記曰，開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齊民要術有作燒餅法云，麪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鹽熬令熟炙之，麪當令起。唐代之燒餅作法當與賈氏所云不甚相遠。慧琳所釋之豬甍，據日本古典全集和名類聚鈔作豬甍，音高斗，謂爲油煎餅。而齊民要術亦有餡餅作法云，盤水中浸劑，個漆盤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軟，然久停則堅乾，劑於腕上手挽作，勿着勃入，脂浮出即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而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輪緣亦赤軟而可愛，久停亦不堅，若待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洩其潤氣，堅硬不好，法須垂盛濕布蓋口，則常有潤澤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資暇錄述饅饅之得名云，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唐語林亦載之。近日人桑原覽藏考隋唐宋來華之西人，謂安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其人常至中土貿易，疑所謂饅饅者因其自番國等地，因以爲名，慧琳所謂隨意製字了無正體者也。楊慎云，集韻饅饅脩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筍廚，食之精者有櫻桃饅饅，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青箱雜記亦謂餅一名饅饅。北方有所謂波波者，今俗書作餡餅即此。唐代長安有專售饅饅之畢羅店，一在東市，一在長興里，俱見續酉陽雜俎。唐代賣畢羅亦以斤計，唯中置蒜，以較今北方之餡餅以甜者爲多似不同。

以上皆爲一切經音義所言胡食之分別考證。於此所當辨者，胡餅之名實非唐代始自西域輸入。三輔決錄，趙岐遊雜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是漢已有之。即謂決錄出後人手，而晉書稱王羲之獨坦腹東床，齧胡餅，神色自若，是晉已有之。故胡餅由西來應測當在漢班超通西域時，借缺左證。余更以爲今日市上油煎之餅餌大半源皆西來，至我族舊有之餅則以湯煮或蒸者爲多。釋名餅并也。洩麥麪使合併也。崔實四民月令，立秋日食煮餅及水溲餅。漢書百官表，少府屬有湯官主餅餌，是皆煮湯作餅者。若晉書載何曾尊豪累世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及柳氏舊聞載唐玄宗食俎有羊臂餅，夫子割餘汗漫刃，以餅溲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皆是蒸餅，故能以之拭刃，蓋甚軟也。（據花隨人聖盦憶）按御覽八六〇引續漢書靈帝好胡餅，此胡餅之最早見者，上文漏引。

宜興壺

宜興壺始於供春，光大於時大彬，益昌於陳曼生，而供春其法又實傳自金沙寺僧。考許次紆茶疏張僧陶庵夢憶陳貞慧秋園雜佩諸書皆言而未詳，即徐嗜鳳宜興縣志于珉重修常州府志亦未精博言之。較全者當以桃溪客語爲最。客語云，陽羨壺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至與金玉等價，百餘年來，名輩旣盡，時工所製率粗俗不雅，或塗以丹黃，無一可入清玩者。夷考古來名手，其姓氏尙可指數。如金沙寺僧（

不知其名）供奉童翰（號後溪）趙良（亦作梁）元暢（或作袁錫）時朋（亦作鵬）及子大彬（號少山）李養心（字茂林）及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歐正春邵文金文銀蔣時英（字伯葵）陳田卿信卿閔賢（字魯生）陳光甫陳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蓋周後谿陳俊卿周季山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陳辰（字共之）徐令香項真（字不損嘉興人諸生）沈宇澈並勝國名手。至其品類則有若龍蛋印方雲雷蟠壺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方蘆席方語寶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束腰菱花平肩蓮子合菊花芝蘭竹節橄欖六方冬瓜段分蕉蟬翼柄雲篆耳番象鼻鯨魚皮天鷄篆珥海棠香合鸚鵡螺杯葵花茶洗仿古花尊棋花盞十錦杯等等。大都炫奇爭勝，各有擅場，姑舉其十一耳。又周樹臺陽百詠注，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開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剝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又云，供奉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紋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部尙視節膝，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壘姓，亦書爲壘春。又考五石瓠云，宜興沙壺卽於吳氏之僕曰供奉，乃久而有名，人稱壘春，其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爲之作傳。今案周樹臺陽百詠注云，臺灣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奉小壺，供奉者，吳頤山家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壘春者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周高起曰，供奉人

皆證爲董春，予於吳岡卿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吳騫云，願山名仕字克學，宜與
人，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願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今
不從之。蓋以上諸說，知供春之本源。至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
不務妍媚，而朴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冀東，聞陳眉公與琅琊太原諸
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凡案有一具，生人間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於陶人標大雅之
遺，擅空羣之目。今考張燕昌陽羨陶說云，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菱花
八角側有款字。府君云，壺製之妙，即一蓋可驗，試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吉沈鸞雍
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此。旣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
。予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圖勒石紀其事，未果也。又考陳伯松硯齋隨筆云，客耕武原，見茗壺一
於倪氏六十四硯齋，底有銘曰，一杯清茗可沁詩脾，大彬，凡十字。其製朴而雅，砂質溫潤，色如豬
肝，其蓋雖不能翕起全壺，然以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旣手摹其圖，復系以詩，至陳
曼生菴源流，則考前塵夢影錄云，陳曼生司馬鴻壽在嘉慶年間官荆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
判爲坦嘴，不用棧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
，並畫十八壺式與之。其章銘皆幕中友如江聽香高爽泉郭頻伽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

須乘渾半乾時以竹刀刻就，然後上火，雙懸則倩幕中精於奏刀者加意鑄成，若尋常賄人之壺，每器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值須三倍。越卅年，上海瞿子冶（應紹）欲燒砂壺倩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冶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壺，留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又考耕研田齋筆記云，宜興素產砂壺，製作精巧，儲大柄後傳人特少，曼生作宰是邑，公餘之暇，辨別砂質，創製新樣，并自製銘鐫句，人稱爲曼生壺云云。儲大柄顯係時大彬之誤。（據花隨人聖齋憶）

鐘表

沈初西清筆記云：「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字，鐘響寂則書竟矣。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闔扉。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粉衣繪前置洋琴，啓銅人鎗，則兩手起執籥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鐘於琴，兩手下垂矣。又製飛雀，呼噪逼真。」此鐘尙在古物陳列所中，先不知用法，繼得一老鐘表匠，居然能修理復鳴。按諸沈氏所說，絲毫不謬。由此類推，昔人筆記，誠多可信之史料也。西清筆記又云：「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爲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

須日這水貯斛，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壺，高大如之，躡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再啓之，積致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此鐘亦尙在交泰殿中，以其龐大不能移，故竟無恙。

張問安亥白集云：「洋行有一鐘，坐上銅人能畫千手觀音像，又能自畫烏絲闌，作楷字，上有二銅雀，飛鳴如生。」莊諧選錄云：「暹使圖畢赫言前任惠潮道時，見夷商以洋器二種來售，每種索價五萬兩，一種爲蓮花一朵，每易一時則變一色，其變色也則嘎然一聲，數十瓣皆變，略不參差。其一種爲二童子，每童子前置一小案，案有紙一方，一人蘸筆插其手中，一則能作楷書，一則能畫山水花卉。」蓋嘉道間洋貨初興，外商百計揣摩華人心理而爲之。卽以時表而論，今尙見舊表上刻十二辰字樣者。莊諧選錄云：「揚州有華人自製鐘表者，其初雖爲奇器，繼則亦成日用必需之物，不覺其爲外國輸入者矣。」

明馮時可筵賓續錄云，外國道人利馬竇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爲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

池北偶談云，香山壘天主寺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爲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前揭圓幣，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

周亮工園小記云，園中絕技五，其一爲龍溪孫儒理一寸許之自鳴鐘。

松江許仲元三異筆談有一則，雖非鐘表之製，亦與之有關者。云，高宗七十萬壽，……粵督昭信伯李備進自行洋人一匱，廣僅盈尺，高稍過之。啓其鑰，有黃髮婢闖門而出，逡巡復入，攜出一椅一几，几上置多盃盤，文房器具，安置甫畢，匱中一碧眼夷官闖然來就坐，婢爲磨墨展紙，碧眼握管作萬壽無疆四字，婢獻茶一杯，夷官飲之乃起入匱，婢檢點既盡，亦欲身入，而門自鏗然閉矣。後昭信以進御需用國書尤爲得體，呼承辦兩道科改之，兩人以羽紗裹首，縛之數匝，攜手步履，竟夜，躍然曰，得之矣。乃增小輪一規，並撥易髮條數處，夷官所寫已成清漢合璧。謂智出於腦，須縛之急乃能構思，何其神也。又見芸臺中丞作馬腦草蟲百種，藏一櫃中，如今藥籠百眼箱式，大如蟾蜍，小如蟋蟀，無不鬚眉畢具，靈動如生，先以氈毯鋪卓，櫃背走綫一拽，百種皆跳躍而出，繽紛滿架，尙作蟻蟻欲動狀，復振其機，則仍盡入櫃，門亦自闔矣。

日晷

日晷之製，在鐘表未盛行以前，盡用之。然其實非古也。茶餘客話云，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會南仲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

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揆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狀如缺月，晝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荐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表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揆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一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方濬師蕉軒隨錄云，定時羅一名日晷，紋理工緻，本質端好。通志所載惟程宏宇汪永年二家製者，四方未有比倫。又羅盤稱歙縣爲最，亦以汪程二姓所造爲精。近則日晷羅盤均以方秀水家著名，並汪程之名亦不知之矣。

泰山唐玉簡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日北平晨報載開元封禪玉簡之發現，其略云，泰山之下津浦路泰安車站以北，有一小山曰蒿里山，山上有閻王廟，廟前有一塔，年代無可稽考，但據故老傳說，知其爲唐代物而已。十七年革命軍北伐之後，山上之廟及塔均爲軍火所摧毀，旋某軍駐防泰安，乃在塔之原址別築一紀念碑，先事掃除殘磚，於塔底發現五色土壇，四周赤白青黑，中爲黃色，向下發掘乃在各色土內得玉器無數，又在中央黃土內得方五尺之石匱，雕鏤極工細，啓視則一金匣中藏白玉版十五，平排於內，長

約一尺，寬二寸，每板均刻隸字，讀之即唐玄宗封禪文也。

火腿

火腿盛行於近百年。幾無遠弗屆。然見於記載者絕鮮。吳慈鶴鳳巢山樵集有詩題云。金衙花豬甲天下。蓋土人以白飯餉之。絕不食穢。故香潔獨勝。蘭溪舟婦悉蒙此。幾與同臥起。若猶犬然。冬月宰之。以鹽漬其蹄。風戾以致遠。可數年不腐。味尤雋水。吳庖能和蜜煮之。甘腴無比。此指金華火腿而言。雲南之宣威腿尙無入吟詠者。

檸檬

嶺以南有黃色而酢質之果。俗呼檸檬。近年製爲汽水。或切以瀹者。人皆視爲西洋食品。未有知爲中國所固有者。按元吳萊淵穎集有嶺南檸檬子解渴水歌。正即今之檸檬水。而杭世駿道古堂集有黎藤詩云。粵人呼宜母。亦或訛宜濛。粵稽桂海志。是物爲黎藤。是黎藤出桂海虞衡志。其名尤古。且近於正。

洋畫

漫齋亭集賓甫少司空招飲觀豐稔圖序云。屋五楹。南北窗。以西二楹爲圖。薄板上下各五層。上接承塵。畫以雲氣。下安地平。雜寫村落屋宇人物稻田。每層相距一二尺。或三四尺。前後高下準以線法。最後西牆懸畫一大幅。山水平遠。樓閣參差。帖水小舟。橫空雁陣。咫尺中有數十里之勢。不用洋鏡攝取幻影。自然深遠。洵奇觀也。製者大興姜學詩。題曰豐稔圖。按雷塘庵弟子記。記阮文達督粵時。省城市政司衙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文達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拆毀之。此皆當時風行洋畫之證。姜君殆尤得風氣之先與。

大餐

考漢人有貊炙之法。大概卽外國飲食方式。據釋名云。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爲。揣其情狀。極似今日西洋風俗。蓋中國之食用杯箸。西方之食用刀匕。其不同在此。至於現在之所謂大餐。其名由廣東之洋行而起。嘉慶中張問安亥白集中有詩云。飽啖大餐齊脫脩。烟波回首十三行。而昆明趙文恪光在其年譜中記道光四年游粵情形云。是時粵省殷富甲天下。洋鹽巨商及茶賈絲商。資

本豐厚。外國通商十餘處。洋行十三家。夷樓海舶。雲集城外。由清波門至十八舖。街市繁華。十倍蘇杭。……終日宴集往來。加以吟詠贈答。古剎名園。游覽幾遍。商雲昆仲又惜予登夷館樓閣設席大饗。酒地花天。洵南海一大都會也。據此則一百一十餘年前。廣州已有租界氣象。官場鹽關已以大饗爲時尚矣。

又按郎潛紀開初筆云。道光二年壬辰秋九月乙丑夜二鼓。粵東省垣西關大火。火作而風。始於第七舖餅肆。夜中踰打銅街。庚寅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欄。是日風甚。夜愈甚。翌日辛卯食時風息火潛。凡燬街七十餘。巷十之。房舍萬餘間。廣一里。縱七之。死者數十人。蹂而死於達觀橋者二十七人。彭攸之災百歲翁歎爲未有。按粵東是時番船漸通。洋商初盛。珠貝瓊貨。族於西關。酒海肉林。榆衣珍食。起家屠儉。淫侈亡等。天殆怒其妖邪。使海市蜃樓盡付於祝回之一炬。垂戒不可謂不嚴。無如靡夢中人頑不知惕。以致逆氛妖教。漸染東南。閱數十年而未能消滌。可哀也已。陳氏此言至爲沈痛。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

包家燈

梵天廣叢錄卷十二有沈機包燈行云。君不見隋家剪綵亡天下。如何包主事。不愛山真愛山假。移取江

山入圖畫。作畫爲燈供我要。到今遺法廣流傳。百巧爭先供絢袴。寄語看燈人。此製創自明文臣。明文臣。八股生。官工部。職在組與紉。一座江山繡大明。註。按包壯行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工部主事。喜疊石爲山。能剪綵作人物宮殿車馬爲燈。夜燃燭望之。儼然大寢雲林墨妙也。世傳其法。名其燈曰包家燈。此詩殊陋。然賴此傳一哲匠。亦見明人喜留心於小技藝也。

銀槎

兩段秋雨庵隨筆云，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壽無疆四字，左朱碧山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叔歿，流落至京，高江村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堉，是又一銀槎也。

肩輿

周壽昌思益堂日札有述清代京官肩輿之制一則，謂向例京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輿。用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以下止乘二人肩輿。單行不喝道。見王漁洋香祖筆記。時正陽門專許輿入，車不准行，京官無一乘車者。漁洋戲贈南海程周量七絕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吃檳榔。時程官兵部主事也。近時惟尙書以上乘四人肩輿。侍郎坐綠呢圍車。三品坐藍呢圍車。至紫禁城內二人肩輿之制。乾隆御製詩注有云。今年又念穉穉雖經賞馬，仍恐難於乘騎。因後著已經賞馬而艱於步履之大臣。加恩准令乘坐小椅，旁縛短杆，用二人舁行入直，以示體恤。余按乾隆實錄及郎潛紀聞。乾隆五十五年諭，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困難。嗣後仍加恩准令坐椅轎，旁縛短木，用兩人舁行入直。是則其制始於乾隆末年。至嘉慶朝猶屢申此諭。謂漢大臣不譜乘騎，僅令人牽馬隨行，蹣跚風雪中，殊非恤下之旨，故漢大臣賜朝馬者。皆得乘檐子以代之。至咸豐時猶仍爲故事。趙文恪公年譜咸豐四年十月十四日。奉旨賞在紫禁城內騎馬。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碰頭訖。上問能騎馬否。奏對云，臣向不會騎馬。今日進內勉強乘騎，未能輕便。須使人扶掖，乃得上馬。上笑問云，汝騎馬上覺何如。奏對云，攬轡前行。慄慄危懼。似時防傾跌狀。上復笑云，向來漢大臣多未能騎馬。或改坐二人肩輿亦可。奏對云，蒙天恩優渥。復蒙格外體恤。臣乘騎數日。如不能勉強。當即改坐小轎。越數日。奏事蒙召見。上

聞云，汝今日仍乘馬否。奏對云，臣體孱衰鈍，未能乘馬。今日進內，已改肩輿矣。上云，甚好。不慣乘騎。如馬有前失。或至傾跌。極可慮也。是日賞馬者八人。張詩齡祥河。翁遂庵心存。李夢韶鈞。杜德園翰。贊予漢大臣共五人。滿大臣二人。詩齡作紀恩詩七律二首。予用其韻紀恩。彼此互和。都門求書詩者一時甚衆。予詩前首末韻云。朝來策騎趨金闕，扶上雕鞍愧體孱。殊可笑也。聖恩高厚。諭令改坐肩輿。至今風晨雪夜安穩前行。猶念先帝鴻慈，愧乏報稱云云。當日上下交孚之情。於此可見。然觀翁文恭日記則仍策騎入直。意者文恭生長京邸。習於鞍馬。不肯自逸也。庚子以後。樞臣入禁城。皆乘椅轎。今故宮內猶存甚多。又彭文勤於西華門內驟患痰疾。朱文正呼已輿昇之以出。竟被嚴譴。蓋仁宗不欲有人自禁中輿疾以出耳。

乾隆五十五年諭，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內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艱難，爾後仍加恩准令乘坐椅轎，旁縛短木，用兩人舁行入直。郎潛紀聞記之如此。余按嘉慶實錄屢申此諭，謂漢大臣不諳乘騎，僅令人牽馬隨行，蹣跚風雪中，殊非恤下之旨，故漢臣賜朝馬者，皆得乘轎子以代之。

古器

鄭叔問文燻有唐官脂盞考云，余家藏一器，表裏均縹瓷精造，昔在秦中，有估客得之關山唐故宮，器形圓類合，作淺青色，無花紋，蓋周徑五寸餘，底足微射其外，中有三小盞，隅列而黏合，縹以花枝，蟬聯裊娜，制作奇麗，油色瑩晶，洵官闈嚴器中之美製也。諦審小盞中的的朗潤，似有粉黛餘漬，古香澤手，殆爲美人之遺。考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詔浙西脂盞妝具，太平御覽多羅匱器名本名脂盞。按南史海南諸國傳毗塞王遺扶南王食器形如團槃，又如瓦堰，名爲多羅，足知脂盞之名義蓋取諸梵語！……。

閱微草堂筆記亦載朱盞一則云，賣花者顧媼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略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泐，色似哥窯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入鬚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稽胡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及盃語，乾牒子載何元讓所見天狐有朱盞筆硯語，又逸史載葉法善有持朱鉢畫符者，乃悟唐以前無朱硯，點勘文籍則研朱於盃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盃盞略小而口侈，以便操筆，鉢稍大而口欽以便多注濃澁也。顧媼所持盞即朱盞，向來賞鑑家未及見耳。急呼之來，問此盞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斥爲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復能問所在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聳，背之

中有銀齒如鑽，末有環，余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繁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嚮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鄭氏曰，刃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却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制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

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故中丞張公之姪見賂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繡也。官中用以壓線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某中丞得重價，此得毋是邪。

焚香與吸煙

漢人詩中有博山鑪，則自漢以來有燒香之法也，其後有龍腦香蘇合香諸名，甚且附會爲返魂香，皆云來自西域，蓋中亞諸國以產香料著琛瓊東來遂爲珍品。

古人所焚之香，形色種種不同，博物志言漢武帝時弱水貢香與棗相似。墨莊漫錄言宣和宮中有廣南篤釋龍涎亞悉金頭雪香楊香歇香之類，篤釋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斤，白者止三斤，以氤氳盛香，性薰漬發之可燒，號氤香。白者每兩價八十千，黑者三十千。據此則有燥濕軟硬之不同也。夢溪筆談云，今之蘇合香如堅木，又有蘇合油如糝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言，蘇合香如薄葉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據此則蘇合香一種亦有形製之不同也。

宋以來之香，大抵爲餅爲丸。清異錄云，長安大興善寺徐理男楚琳平生留意神香，事在嚴餅子供佛之品也，僧兒延賓之用也，旃旄丸自奉之等也。香箋記嘉靖中京師之香云，萬春香內府者，佳龍掛香（此乃製香）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芙蓉香京師劉鶴製，妙甜香惟宣德年所製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罈底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罈二三斤，有錫罩蓋罈子一斤一罈者方真，蘭香以魚子蘭蒸低速香牙香塊者佳，近以木香滾以混蒸者惡甚，白膠香有如明條者佳。

製香之法，蓋揉雜各種香料而成。墨莊漫錄云，余在揚州石塔寺，有高僧出異香曰韓魏公喜焚此香，香調不凡，乃傳其法，用角沈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繡炒丁香一分上臘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清取汁，研罈漬之，次層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

器有油者地窰密一月。

明季始有線香之製。本草綱目云，今人合香之法甚多，惟線香可入瘡科用，其料加減不等，大抵多用白芷、芍藥、獨活、甘松、三奈、丁香、藿香、藜本、高良薑、角茴香、蓮翹、大黃、貴岑、柏木、兜婁、裴香末之類爲末，以榆皮麵作糊和劑，以柳筒笮成線香，成條如線也，亦或盤成物象字形，用銅鐵絲懸懸者，名龍掛香。

據王訢青烟錄所載，尙有蒸香法，云余性好香，每有所適，輒以沈檀自隨，聞有不及製合，則以沈檀等香剉如豆大，先以花露浸透，或用蘋果汁、梨汁等浸透之，入爐小蒸，亦自清潤可喜。又有香球法，云以酸棗仁一升水和研汁成膏和香料爲丸，每燒一丸，青烟直上三尺許，結成球子於空中，移時不散。

古香爐以金銀銅製之，作數層以蓄香氣。西京雜記，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是也。或作狻猊、麟、鳧、鴨之狀，香自口出，噴烟吐霧以爲玩好。宋以後始有用磁者，至明宣德而專以精銅鑄，遂爲近代寶玩。爐之形製尤詭異者曰香毬。留青日札云，今鍍金香毬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開振輕重適均，圓轉不已，置彼中而不慮火覆滅，其外花卉玲瓏，篆烟四出。李易安詞所謂香燼金猊被翻紅浪者，殆即詠此。又有謁昆香爐，東坡詩云，夾道青烟謁昆爐，即長柄香爐。

蓄爐之法，晨起盥漱後便可取爐上火，火既得，覆以薄灰，俟其火力熱透，不復再滅，殆加隔火其上。

，香煤燻之而後焚香，一爐點火可四五餅，停久再燒，竟日不絕，至晚臨臥時必須出灰，以生布綬拭之，使終日燻出之物悉上布，其色黝然，乃煮烏梅水洗後浸過一夜，次早取出，再以生布猛拭，使終夜燻出之物悉上布，其色黝然，後入灰上火燒如前法。

焚香之法須用隔火，隔火用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水洗布如錢大者銀錢周圍作隔火尤難得。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筋直搨數十根以通火氣，周轉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潤，且灰燥易燃，謂之靈灰，其香盡餘塊用磁盆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凡焚香須藉炭力。製炭壺之法，鷄骨炭碾爲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以大小鐵槌搥擊成餅，以豎爲貴，燒之可久，凡用燒透炭壺入爐，以爐灰撥開，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搨炭火，以生香焚之，謂之發香。欲其炭壺因香熱不滅故耳。香焚成火，方以筋埋炭壺四面攢擁，上蓋以灰五分，以火之大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煤，煤上加香，則香味隱而發。

所謂香煤者，用茄子蒂羅揀極淨，以乾燥之器收貯聽用，凡燒香候炭熟入爐，以灰覆之，灰炭融洽，上加隔火，隔火既熟，然後以香煤薄攤隔火上如一錢香安於上，自然香來勻緩。

古人之於香也，有佩香之法。左傳云，蘭爲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此佩香也。至今猶有香料爲囊之俗，冬以五月五日佩之，古人以九月九日佩茱萸囊，所謂九日茱萸作佩囊也。有含香之法，漢尙書郎秦

事含錫舌香，是也。外乎此則有薰衣之香，澤髮之香，傅面之香，又有香粉與香脂。而香水出自西方，亦早入中國，且能自製，香譜云，薔薇水大食國花露也，今則采茉莉取其液以代焉。

凡香藥多出西域海南及嶺南各地，以嶺南爲總匯之區，故自漢以來嶺南香藥爲中國所羨也。

諸香之中，惟焚香一法爲正宗，蓋其用具之精，與夫凝烟霏霧之足供玩味，與雅人韻士尤宜也。晚近焚香之俗稍微，而吸烟之俗轉盛，二者實同源而異流者也。故有烟錄，附以食烟考一篇曰。

食烟始於明末，相傳自呂宋入中國，國初時食者猶少，近百年以來皆食烟，遂爲日常用品。按烟：

製法取葉日乾，和以茶油，切細絲入盆中，火食之，氤氳馥郁，能避寒濕惡氣，出福建浦城龍巖州者其最著也。江西則廣信寧都所產亦佳，湖廣葉味平美腴韌，輻重水陸四達，爲天下利。山東則有所烟，所者地名，在兗州城內，又有濟寧烟，以芳烈勝，直隸則蘄州易州山海關諸處皆產烟，雄勁有力，號北地之良。又廣東有潮烟者，土人以連根竹鑿小孔吸食之，每吸不過一、二口，亦有力也。大都天下通行者曰社塘錠子，曰浦城，曰蘭花，曰奇品，曰金建，曰白鶴，曰玉蘭，曰佳作俾儂，曰勝酌醇醪。都門造者曰油絲，曰乾絲。其餘以名著者不可勝紀。凡蒙賁賓朋雅集，僕從必以其器隨之，錦其囊，文竹美木爲筒，銀銅爲盤，或玉其銜，舍吐揖讓，與若爲節，並稱瑤草，烟既行百餘年而水烟出矣。水烟者，起於甘肅之蘭州，蘭州五泉山下產烟草，既製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後

吐，醉人尤易。其器曰壺，其烟必磁錫器盛者，蓋濕食也。初時人畏其力猛，食者絕少，漸自秦而晉而豫而齊魯燕宋，大江以南，今且遍天下無不至矣。然五泉一區不能資天下用，他處仿造者尤多，皆不及玉泉產者。

青烟錄刊於嘉慶十年已載吸鴉片法。其言曰，

近時乃有鴉片烟，與諸烟用法迥不類，亦自西洋來，嶺南人多食之。其器用竹長如橫吹而窟，兩頭以銅飾之，其中近上處鑿一孔，烟盤直插其上，盤用泥大如指頂，而其中僅容米粒許，筒中用棕櫚毛阻之，以防烟燼之突出，烟如膏，置小銀器中，食時用燈宜潔淨，或洋燭黎或廣錫爲之，燃以清油，開燈於中，兩旁各設枕席，食必二人，人據一枕，就燈上臥食之，食其量之半，易位再食，不然頰力偏精神或有不到虛也。又有小刃若刀錐者二三事，以爲挑撥取烟之用，食畢進以果品，不用茶，蓋此物急瀟猛悍，能陡發人精氣，效能頃刻，以其祛小病，故淫蕩無識之輩信而寶之，不知服既久真氣虧耗，欲擺脫之不可，名曰上淫。

以上皆摭括涂陽王訴所著青烟錄，訴字嚙岩，其仕履未詳。

舒位流水齋集中有蘭州水烟篇一首云。

蘭州水烟天下無，五泉所產尤絕殊。居民業此利三倍，耕烟絕勝耕田夫。有時官禁不能止，賈船棚

載行江湖，鹽酒胡各有稅，此獨無吏來催租。南人食烟別其品，風味乃出淡巴菰。邇來兼得供賓客，千錢爭買青銅壺。貯以清水及挾寸，有壁隱隱相吸呼。不知嗜者作何味，酸鹹之外雲模糊。吁嗟世人溺所好，寧食無肉此不諫。青霞一口吐深夜，那知屋底炊烟孤。且勿呼龍種瑤草，轉緣南畝勤春鋤。

舒詩亦作於嘉慶中，蓋水烟已早盛行矣。

又按婁縣葉夢珠閩世稿云，烟葉初出閩中，予幼聞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辭人，號曰乾酒，然而此地絕無也。崇禎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從何所得種，種之於本地，採其葉陰乾之，遠有工其事者，細切爲絲，爲遠客販去，土人猶未敢嘗也。後奉上台頒示嚴禁，謂流寇食之用僻寒濕，民間不許種植，商賈不得販賣，違者與通番等罪。彭遂爲首告，幾致不測，種烟遂絕。順治初軍中莫不用烟，一時販者輻湊，種者復廣，獲利亦倍，初價每斤一兩二三錢，其後已漸減，今價每斤不過一錢二三分，或僅錢許，此地種者鮮矣。夢珠明末清初人也。

烟草之盛行中國蓋直明季其中曾經一次禁令。據楊士聰玉堂書記云，吃烟自天啓年中始。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懷宗以烟爲燕而惡之。乃傳諭禁吸。後爲洪督所請而開其禁。

又據趙之謙勇廬間詰云：金絲熏膏，烟名也。見桃旅露書。姚爲明末人。烟草辟山嵐瘴氣，海濱人常

吸之。崇禎朝禁設烟草。老友何竹香司馬士部最博雅，藏善本書，瀾紹籍而發辟於中州者。嘗示余粗竹烟管一枝。銅嘴銅斗甚巨，一斗可容淡巴菝一兩有餘。上刻直款曰崇禎四年春□□堂置。想其時坐而吸之以防頭暈云。後見黃唐堂之蒿集雜記典試粵東時在途曾吸淡巴菝云云，可見乾隆初年吸烟者尙少。

蓮坡詩話，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曾命門人賦淡巴菝詩，多不傳。惟慈谿鄭太守梁爲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寧陳文貞公亦有五律四首。

鼻煙

論鼻煙及烟壺之書，以趙之謙勇盧間詰爲集大成，鄭文焯有手批本，錄其數節以存故實。

其一云，西洋新製以舊烟釀成油入新烟，便作酸味，但入鼻則燥，別有異氣臭，實損鼻功德也。一薰一瘠，知味蓋寡。

其二云，凡藏烟佳質經久微含燥氣，當即密置近體單衣一袋內，三日必回原味，此經驗者。昔人善藏者，謂遇烟乾則以新發菝豆芽一二莖插入即潤，此不宜南方卑濕之地，鼻選家當慎之。又凡置藥物皆宜近人，日以佩帶裏衣，夜以密藏臥榻，蓋襖袖枕席間時得人氣，即烟壺瓷玉之屬，亦藉以涵泳精華

，醜醜膏澤，萬物人爲貴，惟精氣感物至神耳。

其三云，辛勒袁皆製壺人姓，未詳其名字里貫，近二十年又有揚州新料，色式與前工無小異，亦有精鑲蠟采，間能亂真，但其雕紋不整，且乏寶光，識者自能辨之。舊製玻璃料壺，腹寬而皮薄，壺口與足皆精緻合度，所鑲花紋隱起處能以手爪甲掐之使不墮，以壺置盂水中輕能自浮，此其微妙非後作所得混也。

其四云，京城東四牌樓鐵獅子胡同是當時袁家造烟壺之所，同治初有居人摺得寶料甚多。

其五云，蜜蠟近有關東人能偽造，器中亦具物象，如昆蟲之屬甚多，質柔而脆，多以扣脂合成，拈一蟲豸和入，埋地經年，鑄以秘藥，成器後視之蟲蠕蠕然宛在其中，惟易剝蝕耳。

其六云，海鹽陳氏姬藕如藏有石濤和尚烟壺一具，乃貝多樹子製成者，色蒼黝微紫，體圍徑寸許，腹本空空，背刻石濤小象，并銘云，貝子西藏栽，西方僧帶來，紋銀二十兩，石濤和尚買，款勒弟子程鳴，背刻松門題并刻，松門舊屬王阮亭詩弟子，丹青超逸，與石溪石濤輩交契最篤，道濟爲勝國楚藩，後以書畫逃禪，名迹自足千古。當康熙初始聞鼻功德，卽有濟勝具亦足多矣。余從陳氏易得，極奇秘之，且賦天香一曲紀事。

其七云，燒料及瓷瓶底有古月香篆文，固足名貴，余見瓶內底足有淺刻生文，乾隆年製或古月軒篆，

則尤奇絕，不知如何游刃於其中。刻棘鑲塵不是過也。

至論烟壺者，如勇廬閣詰引沈豫秋陰雜記云：鼻烟壺起於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販夫收暨無不握此。壺則水精羊脂馬腦翡翠茄那壺石等質，而蓋則珊瑚珍珠貓眼，無不鑲奇錯采。最行者燒料套紅，以藕粉地爲上。而加以按語曰，補堂久寓淮上，習見達官巨商競以羊脂翡翠爲尙，而不知製壺之始僅有玻璃，餘皆後起也。香韻筆記云：鼻烟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像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綠黑諸色，以象齒爲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瓶，昔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爲之終不及。洪亮吉七招云：乃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含茹則火光四射，呼吸則烟騰百竅，蒸淫不散，熏炙子鼻。五官拉藥黑塞竅穴。珠胎既凌冽，玉孕復剖裂。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烟，皆剖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觀此數則，則清初至於烟壺尙玻璃，中葉則尙珠尙玉，而晚秋則尙套尙料矣。錫綬退軒隨筆云，己酉之冬，陝西朱丹木廉訪以漢玉鼻烟壺贈固始蔣子瀟孝廉湘南。孝廉謝以詩云，山元紋老焦斑賦。（自注漢玉即財貨源流之所謂山元文，又名焦玉，木生成者，明人始誤稱爲漢代之玉，漢字重讀作平聲，故又誤作含玉，其焦文之重者即元玉也，而古董家附會爲水銀盞。）顏仙緒入小天地。先生比德貯冰心。賤子揚仁藹蘭氣。蘭氣細縹芝采明。瓊報先教鼻觀清。提醒冬換舊頭腦。此物無乃龍所耕。耕烟龍起呂宋島。玻璃瓶挈紅夷好。（職方外紀洋載各國土產，而無鼻烟之名，

是國初尚無此物也。乾隆中欽定職貢圖惟荷蘭英吉利男女各持一瓶，注云以玻璃瓶貯鼻烟時聞之，是鼻煙乃二國所造。海腥山瘴不能侵。從此華人歌得寶。（廣東通志，鼻烟初至一小瓶價二百圓。）京師薰烟細如塵。花濃風淡調停勻。（薰烟法以蘭花茉莉等封固於烟匣中一夜全染花氣，次日攤於晴廊，以風淡之，則花氣不濃而可聞。）不如粵匠壓船底。偷將海氣成酸辛。（洋人自聞之烟綠色，與質於華人者不同，其法秘而不傳，入粵東者以酸爲上，辛者次之。楊桂山布政使云，洋貨惟鼻烟鋪於船底爲海氣所蒸，故有酸辛異味，此說恐未然，當是有他物攙之也，粵人造鼻烟先壓船底蕩於中流出之以充洋貨，然終不似。）重洋萬國梯航送。（理藩院檔案雍正十一年各國貢鼻烟。）粵國例有朝齎貢。（內府烟壺皆粵海關所貢。）頒賞應關掌故史。（純廟始以烟壺賜內外大臣。）風會所趨天下動。粵海珠胎思手削。崑都片片空琅玕。玻璃甌出燒料貴。不惜擊碎珊瑚冠。（嘉慶中盛行燒料烟壺，京師故家多以珊瑚寶石椎碎雜燒之者。）江西陶工驟然笑。天歡地喜畫能肖。（近年始行瓷烟壺，以畫二鵝一犬者爲最貴，謂之天歡地喜。）琥珀宜寒石宜暑。奢風到處各相效。賤子客游三十年。未能免俗聊復然。領略西人治醜法。藉資擁鼻披吟箋。酒澆太猛豆芽潤。（烟乾時以酒注之，少須即回潮，或以豆芽一枝投壺中，一夕而潤。按鼻烟有豆味者，其性最平，或是豆芽汁所拌者。）鹽池一夕回潮信。（實鹽於盆，將金瓶植立壺中，則烟不乾，三法皆親試之各驗。）執棒重壺不重煙。譬如瓷

古者則咨。先生惠我妙香聞。班馬濃薰慚不文，匹夫懷有大夫器。方平十二何足云。（王方平有十二玉壺。）感深一日摩幾度。熙朝盛事宜傳布。恰逢好事虬髯公。水玉捧來湊典故。

椰子珠

趙葵女士邁月軒文集有云，椰子出嶺南，工取其蒂以爲數珠，物易得而價廉，體又輕便，冬不冰手，夏不畏汗漬，於服用最宜，色純黑，若稍涉筋膜，則雜以微黃，每一百八顆中求其純黑光潤無瑕覷者殆難得一二顆。先司農公少時管就骨董鋪取數十百串擇其美者集爲一串，以數十年之功始純粹以精，不啻千狐之腋也。公方在部曹，時大學士和坤勢正煊赫，公爲其屬，每與同僚謁見，必目公數珠，或手摩挲之，嘆美不置，有欣得之色，公輒佯爲不知者而退。或謂公曰，彼視金玉如糞糞，而獨愛君數珠，此微物耳，若以獻之，美遷可得也。公笑而不答，歸遂扁鐫之不復御。趙女士者上海人，光祿少卿文哲之孫女，戶部右侍郎秉冲之女，而烏程汪延澤之室也。文中所稱司農公即秉冲事蹟曾入國史，女士詩文並茂，至咸豐中始沒。

盆景

盆景盛於蘇州，爲朱勗之蹟。吳風錄云，宋朱勗創以花石進媚，至今吳中富豪競以湖石築詩，奇峯陰洞，巉峭嵌空，爲妙絕，下戶亦飾小小盆島爲玩。五石瓚云，今人以盆盎間樹石爲玩，長者屈而短之，大者削而約之，或膚寸而結果實，或咫尺而蓄蟲魚，概稱盆景，元人謂之些子景。姑蘇志云，虎邱人善於盆中植奇花異卉，盤松古梅，置之几案，清雅可愛，謂之盆景。顧諱孫虎邱志紀盤松云，繩約其枝，盤結作虬龍狀，久之遂若天成，高有五六尺，低二三尺，凡剔牙羅松皆然。又虎邱志盤檜云，盤檜亦以人工盤結如松，每一本上其枝屈曲作五六層者勝。

唐箋

唐人尚蜀箋，而蜀箋最尙雜色。李濟翁資暇錄所記薛濤箋由於松花箋更爲小樣非止松花一色，是也。延滯錄載益州十樣箋箋曰深紅淺紅杏紅明黃深青綠淺綠銅綠淺雲，又有彩霞金粉言其品色甚詳，天中記唐中國紙未備，故唐人詩多用蠻箋字，高麗歲貴蠻箋書卷多用爲襯，此言唐時製紙未備。至蠻箋當指西蜀出品，而高麗所貢自是蠶繭紙，蓋繭紙入中國甚早，世說所言王右軍書蘭亭序者蓋即是高麗紙，而雜色箋導源六朝，南史陳後主作宮人擘彩箋，唐始粲然大備。段成式自製雲藍箋以贈溫飛卿，章叒以五采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李嶠詠紙詩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楊巨源酬崔駟馬惠箋詩，浮碧空

從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皆其證。寫書則用黃紙，潘確類書硬黃紙唐人以黃柏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縑，光澤瑩滑，用以書經，秘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仿，紙皆硬黃，今觀敦煌所出唐人寫經多黃紙是也。南唐李後主始造澄心堂紙，史稱細薄光潤，蓋白紙也，陶穀家紙名鄱陽白，長三丈至五丈，而東坡喜書麥光紙布頭箋皆白色，梅堯臣詠澄心堂紙焙乾堅滑如鋪玉，韓維詩蜀江玉屑誰復儔，是江南白紙奪蜀箋之席矣。蜀箋外唐以越箋爲重，李肇國史補云，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是也。（摛花隨人聖慮摭憶）

元微之和浙西李大夫詩注書詔皆用麥紋紙。東坡所書蓋仍唐法。

大小忽雷

羯鼓錄稱唐文宗宮女鄭中丞死而復甦，聲聲厚，中丞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趙家修理，號大忽雷小忽雷，是爲雙忽雷見紀載之始。清初小者歸曲阜孔尚任，其自記云，胡琴本北方馬上樂，亦謂之二絃琵琶，蓋琵琶所託始也。南部新書載唐韓晉公泐入蜀伐奇樹，堅緻如紫石，匠曰，爲胡琴檀他木不能並，遂爲二胡琴，大曰大忽雷，小曰小忽雷，後獻德皇。樂府雜錄云，文宗朝南忽雷猶在內庫，內侍鄭中丞特善之，調注之亂，始落民間，康熙辛未余得自燕市，乃其小者，質理之精可方良玉，鑿鑿之

巧鑿出鬼工，今八百年矣，頻經喪亂，此器徒存，而竟無習之之人，信藝且然，惜哉後之欲聞雷聲者。至乾隆間陳文述有小忽雷記曰，大小忽雷皆唐樂器，韓滉官江淮轉運日所進，大忽雷元代尚存，楊鐵崖謝呂敬夫紅牙管歌序所云秦娘善倚歌以和余大忽雷是也。小忽雷是唐宮女鄭中丞物，準漢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二雙絃，香入龍口，一珠中舍，頰下有篆書小忽雷三字，次有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十一字，兩牙軸下面各有字，首詠云，古塞春風遠，空營夜月高，將軍多少恨，須是問檀槽。次詠云，中丞唐女部，手底舊雙絃，內府歌延罷，淒涼九百年。皆歎碧東塘，東塘嘗爲小忽雷院本，以中丞爲鄭注妹，因及甘露之變，並裴晉公平淮蔡事，以中丞爲唐宮女官名，以盈盈爲中丞字，以白香山集中琵琶商婦楚潤娘爲中丞教師，詞曲之妙不減桃花扇，其後諸城劉燕庭有自記小忽雷一文云，唐小忽雷遼羅檀槽龍鱗皮面廣七分下篆文小忽雷三字，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國朝康熙辛未岸堂得諸燕市，鐫五字絕句於牙軫別系以傳，其題詞則竟庵所作也。夢鶴居士譜爲小忽雷傳奇四闕，又二闕，曰大忽雷傳奇，後歸長白繼蓮龔方伯攜至秣陵，余訪之未獲視也。時方伯輒許相贈，旋又移節桂林，蓋三年於茲矣。今夏函致贈余，後以岸堂傳奇一冊，余屬南叔拓其形，裝池爲幀。並補書原序一通於幀端，且以詩志之，屬同好和焉，時嘉慶庚辰七月中元日也，東武劉喜海燕庭父書於都門嘉蔭移。此物歸貴池劉聚卿世珩後聚卿作批雷圖自記之

曰，年來搜集元以來傳奇三十種，彙刻行世，去年繆藝風丈自江寧寄孔東塘顧天石合譜小忽雷傳奇鈔本，開卷首桂未谷著小忽雷記，乃知東塘得原器而作，今年春晤太倉陸應庵，談云，華陽卓氏，寓京師者，藏有小忽雷並有譜兩本，亟屬其蹤跡，得見之，龍首鳳臆，中含一珠，木理堅緻，雕刻精絕，項間鐫小忽雷三篆書，下刻云云，與桂氏所記悉合，所謂譜者，乃劉燕庭味經書屋校鈔小忽雷傳奇也。後有大忽雷傳奇，二折以後殘闕不完，繆寄本缺字得以互校，不禁狂喜，卷尾附國朝嘉慶時名人爲燕庭題小忽雷諸詩詞，知此器曾爲嘉蔭移載弄，即購獲之。溧陽陶齋尙書有葉東卿手拓忽雷墨本，知器已歸余，遂以持贈，古物精靈，翕然會合，洵非偶然。此器所以歸華陽卓氏，蓋燕庭嫁女卓氏取此媵額，乃爲卓氏所有，海帆相國曾以小忽雷名其齋，其未入劉氏以前，據朱椒堂詩注舊藏伊小尹處續蓮龕山琴西贈燕庭，然亦未詳言也。吳中樸年文云，滌縣陳簠齋太史藏山谷伏波神祠詩墨蹟卷後劉文清跋云，成邸以此卷並小忽雷易其一銅琴，則此器又曾藏成邸，……椒堂詩注，燕庭自記，皆未道及，殊不可解。冬十一月訪大興張瑞山琴師，與之縱談古樂，會言三十年前於京師市上得一古樂器，爲大忽雷，似琵琶而止二絃，鑿龍其首，螭窺其腹，製極古雅，與小忽雷同，牙柱齣斲左右相同，昔脆米漆，上有采繪，有金樓紅紋，鑿成雙鳳。瑞山能彈之，其聲清越而哀，與小忽雷亦類。大忽雷元時猶存，見鐵崖逸編謝呂敬夫紅牙管歌序中，又有大雷怒裂龍門石鑿絲同心結龍首等句，形製更可想見，

二器並陳，望而能識，且斷紋隱隱，與余藏唐雷晉斲琴髹漆絕似，其爲唐物益信。瑞山以小忽雷在余所，樂爲歸之。因倩長廬老人爲作枕雷圖，名余閣曰雙忽雷，小忽雷以東塘傳奇始著於時，東塘得器製傳奇，余刻傳奇而得器，且復於無意中更得大忽雷，亦云奇矣。宣統二年貴池劉世珩蒐石。

陶

鄭叔問文焯石芝西堪札記有說陶一文云，許書訓瓷爲瓦器，類篇以爲陶器堅緻者，古瓷也初尙青，潘岳賦所謂傾潔瓷以酌醴，釋名標淺青色，此瓷字人文辭之始。隋書何稠傳，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其流傳於今見之著錄者，池北偶談記萊陽宋荔裳藏漢瓷盞二中有魚藻文，云在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曹貞吉珂雪詞詠隗囂宮瓷杯云，色映琉璃聲隨袁玉淺碧嫩黃交射數語，專賦杯色，是漢瓷之尙青可證。唐陸天隨詠秘色越器有九秋風露越窯開秀奪千峯翠色來之句，又明崑山葉九來金石錄補集異云，唐斬英希誌石於崇禎末出鄞縣定子村，碑下有瓦杯三，其色如秋山着雨，作純碧色，光浮潏灑，杯中各有紅點如桃華，此唐窯之重青器又一證也。若杜老詩所稱大邑白怨特印州之一種耳，非時尙者，至五代柴世宗則以雨過天青雲破處者最顯色做將來明示廢官，迄今柴窯之名品雖不可復得，其物色猶可想見也。宛委餘編載宋初以定州白瓷有芒

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唐鄆州悉有之，而汝爲冠。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曰官窰，文色亞於汝，今汴梁猶有汝窰青窰，殆其遺製。至南宋時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曰內窰，模範極精，釉色瑩澈，爲世所珍，是又宋官窰尙青之證。他如山谷所詠建安茶盤鴿鴉斑及底有三七九等數記者爲絕品，近則爲海客以重值搜求殆盡焉。元瓷大率因宋以受名，博古家鮮所考見，俗估每見一器質若樸而斷紋多者輒稱爲元窰，惟宣德鼎彝譜中有仿元朝樞府伯欵式鑄連珠法盞爐，又世所名泰定窰者，其器率乏精采，第以底無元號等語不足無徵云爾。明初始有花文畫瓷器口或底以蔚藍正書國號紀元，其式出自宮樣，美妙絕倫，陳其年滿庭芳詞賦宣德窰青花粉箱，殆龍德殿故宮殿具也。萊陽張學在所珍閣者。至正統三年乃以青花白地瓷器爲禁品，詔云敢仿造宮樣及貨賣饒遺官家者處以死刑，全家戍邊。十二年又禁約南京及各行省沿途驛鎮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賣與外夷使臣。是知當時此品獨貴，求之者衆，民間徇利冒死，私造擅市，肆行靡憚，雖嚴網莫能弭之。迨嘉靖萬曆時復令饒州窰場以五采繪旋瓶盞盤洗諸器，所作花鳥人物工好寡雙，祭器千古，而青瓷乃爲淡色。國朝仁廟初服猶仿明製，多置宣德成化之欵，其後乃創造美人窰紅脫胎粉采及蘋果綠豇豆紅蒲桃紫金星蠟茶諸色，因物象形，辟瀦精采，珠光寶色，萬國咸珍，而墨質采章之品最爲西人所重，不惜巨萬購置一器，據所徵述當官窰燒造之初，敷色雜文，極難合制，經進樣瓶，僅有此數，自後巧工不能繼

美，故着如星鳳，非他器所得擬倫。洎夫雍乾兩朝，名陶佳製，刻意作新，有程國治者，以馳名家，曩見所造一方寸合而煙雲樓閣動植庶物維妙維肖，信可謂別具匠心巧藝善化者已。凡斯蒙拾，粗涉原流，雖不賢之識小，亦釋器之駘枝，治陶之於別壘敷。

澄心堂紙

會稽金讀著巾箱說云，余家有世傳李後主澄心堂紙一番，內有經緯，乃曾王父太常府君所珍，世父子破讀炯公藏之數十年從不以示人，余未一見也。弟墨香（堂）攜之至長安，諸名公卿索觀者日日履滿，陳太守奕禧（香泉）不惜百日之功，手書冊子十頓與予弟易之去，此可證乾隆時尙有澄心堂紙。李後主製紙本名玉屑箋，求匠於蜀於江南，選水惟六合最宜，即其地製之，藏於澄心堂，故名。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遺址，見碑史類編及五代詩話。

錫錯

御覽七五七引廣雅錫錯謂之銓鑊，——說文銓鑊鑊也，——篆文，秦人以鉛鑊爲銓鑊，魏略，徐晃性嚴，驅使將士不得閉息，於時軍中爲語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我槌破汝錫錯邪。——杜

預奏事曰，藥杵臼潔髮，斗釜釜銚鑿，錡銷亦皆民間之急用也。——江道表昔康皇帝元宮內金錡銷（此條御覽五五二引作寶匱烏粥）魏書蠕蠕傳銅烏銷四枚柔鐵烏銷二枝。錡銷乃炊器也。

乾隆名士寫真

洪稚存懷人詩二十四首，於同時諸名士性情好尚，描摹備至。其中有足資談助爲人所未盡知者。如法式善好左手作字，故云左手書應成絕技。汪中蜂目而好服藥，故云人言蜂目同荆尹，又云慣養劣藥冀修齡。孫星衍好歌童，故云鄭櫻桃室作安居。王芑孫貌矮小，故云人言風貌太酸寒。又云吳下早聞呼短李。章學誠鼻塞而重聽，故云鼻塞居然耳復聾。

洪先生本人則嗜酒，曾與張船山問陶同應吳穀人錫麟澄懷園之招，酒半移酌池上，與船山同失足墮水，有詩。船山詩草中又有詩題云，十二月十三日與朱習之石琢堂錢質夫飲酒，夜半忽有作道士裝者入門，視之則洪稚存也。又有詩云，車聲一夜繞如環，處處敲門不肯還，欲向金吾求鎖鑰，大家乘月入西山。其狂態可想。故洪之獲罪率有不許飲酒之諭。酒人際遇如此，亦足無恨矣。

武虛谷生長九尺，要腹甚偉。見更生齋集，黃小松嘗得漢石畫像似之，因拓寄焉。事見船山詩草。虛谷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殺人，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虛

谷獨色不變。亦見更生齋集。

周荅農思益堂日札云，王蘭泉司寇官浙時，修湖海詩文傳續詞綜諸書，延禮咸在東顧千里彭甘亭郭頻迦吳同人諸名流，館之萬松書院，中秋日饋諸君殺饌外，致紹興酒數瓶火腿四隻，諸君議剖分之，咸不能飲，將酒轉賣諸市，得錢瓜分，惟火腿四而人五剖之不能均，遂用句股法時零開方析爲五數，雖零膏剩骨無少低昂焉。又彭甘亭謂人曰，咸在東學問只在衣箱子裏，蓋在東先人故老學，所著述未刊行，咸出輒載其先世稿於行篋中，人或有所質，咸必閉戶發篋詳閱而後能對也，以上皆周先生聞之於陶長蘅者，陶時亦在蘭泉幕中。

武虛谷任縣令時，嘗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虛谷疑以水滸傳中事誣之，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亟婉辭謝之。翁覃溪與虛谷亦有淵源，而虛谷獨不喜，貶試日翁奉派收卷，至殿中語之云，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虛谷大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邪，奮拳欲毆之。事亦見更生齋集。

莊諧選錄載汪容甫一日嘗與其夫人戲，突從後抱其頸，夫人驚問爲誰，容甫怒曰，豈有他人而敢如此乎，遂致失歡。此事不知所本，觀容甫自敘有溝水東西等語，豈即以是邪。

翁覃溪復初齋詩集，桂未谷思誤書圖注云，虛抱經學士精於考索，予輩小集談藝，抱經仰而沈思，以

手頻摩其面，同人戲語此省皂脂錢耳。

機師

海禁未甚開以前，有以科學方法製機器者，如廣陽雜記載吉坦然江寧人。創通天塔。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层。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發動。與天偕運。日一周於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於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鳴一鐘。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前有草狀天尊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末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滯。予懇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穢。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會於時答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窺竅。然於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余按吉旣爲江寧人。疑爲明初自天方遷來之人。故習於西方之製造耳。

又云，張頤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

閩徵草堂筆記，戴遂堂先生諱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澤河令歸，嘗饋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

心思巧密，好與浙江人爭勝，在欽天監與南懷仁忤，遂徙鐵嶺，故先生爲鐵嶺人。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云云。

吳陳瑛贖園雜志云。黃履莊精西洋輪振之學。嘗製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遇客至觸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僞。宣城梅定九與柴陞升言。又見聞錄云。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羣。又刻木作犬。蒙以狗皮。嗥吠跳躍與真無異。皆以鐵爲開振。止其機則不動。此與廣陽雜記所載皆足徵清初受西洋機械學之影響者不乏其人。而惜乎其名不著也。

湘綺樓集，殷家儁字竹伍，本姓晉氏，蓋元之舊族也。明初以軍功世屯官，居於營田。故僂於質。至竹伍生有巧思，覽九章周髀之書，能求捷術，尤喜制器，凡徐光啓所傳其師法輒召匠試爲之，日夜工作不休，成不可用，即又更作，作成復棄不用，以此窳其家。當是時海禁猶張，僞者恥言泰西，亦不視算草，唯予友丁取忠頗奇竹伍之術，名稍稍聞諸生中。……川督丁尙書謀西防，患大器不精，奏開局成都，大作鑪廠，營建費巨萬，廣求奇藝異能，手書致竹伍，厚其聘幣，竹伍喜謂可竟其所學，開農田水利織作之利。……及竹伍至而御史已言成都制器不可用，故隨作隨毀，詔使案之當罷，竹伍復

失職道歸。

曾廣鈞環天室詩集有贈女機匠袁秀貞詩序云，湖涓水抵花石投逆旅，觀主人女所製槌爆竹機。女年十八九慧晝。上年爲堰水車戲之土臺，灌田良便。豪欲娶爲子婦，女不可，受所值酬直爲此機。其法先用二板，中橫鐵絲十餘枚，取滑藤及糯粥煮氈爲糜，以油傅鐵絲上，取如糜者乘熱傾二板間，急搓之，凡十數次，搓紙捲鐵絲上如縵竹置石灰中養之，一炊許，堅如鐵石矣。復有二板，上板密排多刀，下孔密排多槽，槽與刃相受相距皆以寸，取所搓者數百枚，拔去鐵絲，置此切之，皆寸斷爲短筒。又有二板，下板有多孔，深八九分，圓徑與短筒等，孔底鋪黃泥如粉細者一層，厚二分許，取短筒一一植孔中，上板有多針，與孔數相應，長八分許，較搓時鐵絲略粗，刻下方上，短筒旣植立，取針板壓之，針盡鐵絲舊痕而入，但使稍大能容火藥，筒底黃泥受壓，皆入洞二分許，擠緊矣。取去針板，傾火藥其上寸許厚，另取平板壓之，至二三次，震動銅板亦二三次，藥盡入筒，取鐵錘遍錘筒頂，取膠水塗之，欲其彌縫無隙也。俟乾復取針板刺之，盡其刻不盡其方，取藥線插所刺孔中，而爆竹成矣。問爲機費幾何，曰錢三千枚，日成爆竹二萬，售錢千，爲之一年，有真息矣。問他人不仿製耶，曰，凡孔凡針皆余親執鎚鑿爲之，一針不應則齟齬矣，他人烏能仿？問願聞智女之名氏，且更欲製何機？曰袁秀貞，將至郴州學整鐘表，蓋其兄某爲寓郴之粵商，經售爆竹也。袁族本余烟家，余嘉其慧，解所佩銅表贈之，且爲製長句。

丁龍泓子傳字希會，嘗言西洋吉貝花肉厚子少，移栽中土則衣被之利廣。乾隆辛亥鎮海樓災，希會謂他時重建製大自鳴鐘於其上，使城中十萬家皆知晷刻早晏之節，見雪橋詩話卷九。此則崇拜西洋學藝之甚者也。

沈萬三

沈萬三事跡爲明代傳說之最廣者，彙記於左。

明史高后傳，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太祖怒欲誅之。后諫曰，民富敵讎，民自不祥，天將灰之，何誅焉，乃釋秀。

明小記，沈仲榮名富，吳縣人，以行三故呼爲沈萬三，一名萬三秀，張三丰授以爐火術，其富敵國，益卽鼎器也，太祖定都金陵，欲廣外城，而府庫空乏，萬三願各半以築，先三日成，太祖忌之，會萬三於蘇州用茅山石砌街逾制，遂逮而戮之，而沒其貲。（按此言萬三被誅，與明史不合，下敘節同。）

夢園瑣筆，吳江富士鎮有沈萬三之婿顧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許爲胡藍黨，遂凌沈顧二族，并盡洗富士之民而夷其室廬，至成宏間遷居者日盛，以富士之名賈禍也，離舍其文，改爲同里。

梅圃餘談，吳縣沈萬三以貨殖起家，蘇州府屬田畝三之二屬於沈氏，張士誠稱王，勸萬三資犒軍，又取萬三女爲妃。太祖定鼎金陵，萬三又黨於胡藍，太祖大怒，胡藍誅，遂逮萬三獲諸水西門外，沒其資，得二十萬萬。

蓬軒吳記，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明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黥額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旣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以亦異千云。

客坐新聞，嘉定新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至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曰：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何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擁被。二歎曰：兆已見矣，不去難將及。以其資付幹僕，買舟載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一年江南大族以資籍沒，獨萬二令終。

天祿識餘，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之云，錦衣玉食非爲福，檀板金尊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原注洪武初每縣分人爲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田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

張三丰全集，沈萬三者，秦淮大漁戶也。心慈好施，其初僅溫飽。至正十九年，忽遇一羽士，神采清高，軀形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餘，修髯如戟，時戴偃月冠，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皆然，不飾邊幅，日行千餘里，所咳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而貌轉豐。萬三心異之，常烹鮮饌酒，邀飲廣洲，苟有所需，極力供奉，偶於月下對酌，羽士謂曰：子欲聞吾出處乎。萬三啓請，乃撒擲而笑曰：吾張三丰也，遂將生世出世修真成眞之由敘述一篇，言訖呵呵大笑。萬三開言，五體投地，稱詎師者再，並乞指教曰：聖恩願以救濟，富壽非敢望也。祖師曰：雖不敢妄洩眞傳，亦不欲緘默閉道，予已深知子之肺腸，當爲作之，於是置辦藥材擇日燒煉，七七啓視，鉛汞各遁，祖師嗟咄不已。萬三自謂機緣未至，復盡所蓄並售船網以補數，下工及半，忽汞走如焚，茅蓋皆燬。萬三深歎飄薄，祖師亦勸其勿爲，夫婦毫無怨意，苦留再煉，貲財已匱，議鬻幼女，祖師若如不知，竊喜其志堅，一任所爲，令備朱裏之汞，招其夫婦至前，出藥少許，指甲挑微芒，乘汞熱投下，立凝爲土，復以死汞點銅鐵悉成黃白，相接長生，祖師遂略收丹頭，臨行囑曰：東南王氣太盛，當晤子於西南也，遂入巴中。萬三以之起立家業，安爐大煉，不一載富甲天下，凡遇貧乏患難廣爲周給，商賈貨其寶以貿易者，直遍海內。世謂其得聚寶盆，故財源特沛，斯時世亂兵荒，萬三懼有禍，乃毀丹爐器皿，自號三山道士。至今南京城西南街即其遷處，會同館即其故居，後湖中地即其花園舊址也。

。又云，……仁寓金陵，遇沈萬三，傳以丹道，事在至正十九年，臨別先生預知萬三有徙邊之禍，囑曰，東南王氣正盛，當晤子於西南也。仍還秦居寶鷄金臺觀。……元紀忽終，明運又啓，先生乃結菴於太和。……洪武十七年甲子，太祖以華夷賓服，詔求先生不赴，十八年，又強沈萬三敦詣亦不赴。……二十五年乃遷入雲南，適太祖徙萬三於海上，緣此踐約來會同煉天元服食大藥，明年成，始之貴州平越福泉山。

挑燈集遺云，沈萬三貧時夢青衣百餘人祈命，及旦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命剖割，萬三感悟，以銀買之，縱於池中，嗣後喧鳴達旦，聒耳不能寐，晨往驅之，見俱環踏一瓦盆，異之，持盆歸以爲盟手具，初不知爲寶也。萬三妻濯手於盆，遺一銀記於其中，已而見盆中銀記盈滿不可數計，以金銀試之，亦然，由是財雄天下。迨明太祖定鼎，抄沒萬三家資，得其盆，以示識古者，曰此聚寶盆也，後築金陵城不就，埋其盆於城下，因名其門曰聚寶門。而柳亭詩話則謂金陵水西門有豬龍爲患，太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易聚寶門爲水西門，而萬三之名爲仲榮矣。

蕉簞紀談，沈萬三名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爲生，一日飯畢，就水洗櫬，櫬忽駭水中，因撿之，不知櫬所在，但覺前後左右累累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日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糊蓋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

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言訖不見，啓視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築垣周圍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艷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爲之，垣外以竹爲屏障，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雜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疊石爲山，內爲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優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爲溫室，中置一床，制度不與凡等，前爲柔燭軒，軒之外皆寶石闌干，中設銷金九朶雲帳，後置百諧桌，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雨落有橋，東曰日景，西有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寢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爲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極一時之奢侈。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山之門，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環，是夜山得一夢，夢一老人謂之曰，汝金銀盡是扳環者，今當還之，山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遂收爲子婦，并其父母養焉。女來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嘗與門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緻，號曰賽公橋，今在秀水縣平望北境，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至後園至探香亭旁有一古梅，白萼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縷衫加於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娘亡

，後人見月夜梅底一美人，著金翠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每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恩鎖臺於冢上，置離思碑於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太祖既定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山願與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謂其有謀不軌心，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新婦先卒，其林苑周普寺爲觀音林，又金留殿十三隻床乃山之妻所用者，皆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山所築銅橋山所造。

懸筭瑣談，（明劉昌撰）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彼後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

褚人穫堅瓠集云，吳中沈萬三藏古今書畫無算，有瑪瑙壺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冢，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爲童子師。一日舟行見河濱有光，因竄得之，壺也。有知府劉侃語之曰，此異寶，以獻鎮淮貴璫張公謀僉嘉興鹽鈔，果得所願。因分其利。鎮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濕。嘉興守楊公繼宗追補前鈔。銘死獄中。侃亦破產與償。

葉夢珠閩世編云，朱涇鎮東市向開有洪武中富人沈萬三之臥床，今爲佛座。予時往觀，座高六七級。上周以雕闌，內施以窗榻，質皆雕鏤，頂如佛殿體制。斗拱架疊，盤旋以上，漸結而銳。世所謂螺頂也。聞昔年漆色最古，今則丹雘煥然，不復辨其爲古器矣。然看來或本是佛座乃沈所處耳。未

必是臥床也。

錦衣志，（說郭本）吳人故大寮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滯貨尙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匍匐進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紋被一床奇寶十具異纒綺四十匹，願得從警御列爲外府外廐，遂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醴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后庭未充，若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室無誰何者。

郎瑛七修類稿，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欲殺之。后苦諫乃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尙富乃點化之術也。詳近峯聞略。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匱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三家物。又光祿寺有識力木酒榨。每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三家沒入者。

寄園寄所寄，女學士沈瓊蓮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披庭，其弟溥則官通判。

張天師

平步青安越堂外集有天師考一篇。極淹博。云。劉忠端歸左道以正人心以扶志運疏云。今天下皆知有盜賊之禍。而不知盜賊之禍盜賊之教爲之也。何謂盜賊之教。則張道陵遺章所稱天師者是。至今喫糠者爲張應京。近者無爲白蓮之教蔓延不止。皆道陵故智。祈將應京立斥還籍。罷其賜第。蓋崇正壬午閏十一月十五日作而未上。王夫之噩夢。名爵爲人主所必借。固也。乃借之於文臣。而以正二品之世爵施之漢賊張魯之苗裔。使與閔里並崇。因宋元之陋而流及於今。亦可長太息者也。池北偶談卷二。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裁革。詔革去真人之號以爲上清宮提點。萬歷初復之。相沿至今。無聲正者。使與衍聖公並列。何哉。朱彝尊上史籍第一書云。張道陵之後。觀顏初世孫奉朝請。於義何居。李祖陶適堂文略卷四。梅穀成事錄云。元代最爲尊重。張留孫吳全節。爵比公侯。吳草廬虞伯生皆與周旋。或碑或傳。備極褒揚。按張氏賜號始於北宋。止稱先生。明及國朝。並稱真人。流俗稱爲天師者。葛洪枕中書云。張道陵爲三天法師。因之有天師之稱。顏魯公集魏夫人仙壇碑銘。亦云三天法師張道陵等。明太祖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乎。語最爲破的。老學菴筆記卷五。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宋史作澄素先生。王宗沐續道經從之。李胤長編作虛靖先生。畢沅續道經從之。陸作虛靜。靜靖

古通。堯臯，許晉庸遠。漢晉王遵傳作靖晉庸遠。晉書安帝紀河南太守辛恭靖。本傳作恭靖。郭璞傳倚清靖以銜俗。王凝之傳方入靖室請禱。卽靜室也。 錫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

天聖八年也。宋史仁宗本紀在五月甲寅。長編同。 今黃冠輩謂始於三十二代非也。又獨謂三十二代爲張虛靜亦非也。歷代通

鑑綱目輯覽。於大中祥符八年續通考作九年。書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分注。初漢張魯子自

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爲奏立授箴院及上清觀

。錫其田租。按欽若新喻人。以天書提倡符籙。故庇其鄉人而爲之奏乞。然大中祥符八年乙卯。下距

天聖八年庚午凡十六年。宋史真宗本紀不書。當以放翁筆記爲正。夷堅志戊集下同州白蛇條云。白於

徽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又云虛靜爲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戶解。復

隱於峨眉山。蜀人時或見之。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續資治通鑑卷八。崇寧四年趙作五

月壬子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趙作號虛靖趙作先生。漢道陵三十代孫也。張氏自是相襲爲山主。容

齋所云卽繼元也。繼元爲乾曜六代孫。洪作虛靜不作虛靖。則放翁記是而宋史與長編互異何耶。國朝

梅穀成列傳。乾隆六年遷鴻臚寺卿。七年奏言。正一真人張遇隆遣人到寺報職名。欲隨班恭祝萬壽。

臣未知真人應否隨班。應列何品行。查禮部據稱應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道家濫膺班聯。不合典

禮。似宜釐正。查正一真人襲自明初。秩視二品。隆慶初臣工多言張氏所爲不法。世襲宜革。遂改爲

上清官提點。秩五品。厥後黃絲復故號。迨至本朝。相沿已久。祈禳驅邪。時有小驗。仍而不革可也

。假以禮貌可也。而乃竟入班行。儼然與九卿並列。殊於觀瞻有礙。我皇上聖作明述。修禮正樂。因太常寺樂員沿明舊例用道士承充。特頒諭旨。謂二氏異禁不宜用之朝廷。今駭奔之選已違旨改業。則舞踏之舉何可仍廁乎其間。或謂張氏世襲冠帶。非同常道。殊不知張氏之襲乃假以冠帶。約束黃冠。亦如僧人之僧錄僧綱。雖有品級。安得與臣工伍。臣請勅部定議。嗣後正一真人不必令入班行。上是其言。下部議行。十二年遷左都御史。十一月疏言。前經禮部議覆臣所奏道流濫廁班聯一疏。據江西通志內稱真人張繼宗於康熙十九年授光祿大夫。署真人張昭麟又於乾隆二年題請承襲。彼時臣因封典非鴻臚寺職掌。未敢濱陳。今當重修會典。何敢緘默。查道教本屬異端。而符籙更道教旁門。正一真人秩視二品。原係前朝弊政。仍而不改。已非所宜。况又加至光祿大夫。宦階之極品。封及三代。錫類之曠典。若係特邀異數。必降明旨。何以不存於檔冊。不見於會典。我國朝於世襲之典尤極慎重。其襲爵之高卑久暫。皆視其功績大小。不容絲毫假借。張繼宗即果蒙封典。亦必無准其世世承襲之理。且以孔子之聖。後裔乃襲公爵。顏會思孟。所襲不過博士。儒林已不勝其榮。今張氏所襲。遠過大賢。豈與聖裔無別。可否照提點演法之類。給與品級。出自聖恩。疏下部議。正一真人不許援例請封。授秩正五品。按東華錄卷八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乙未。吏部奏正一真人張繼宗奏請恩詔誥命及父母宗葬。查正一真人。從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見著

真人。即善照所襲銜名給與諡命。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僣崇。若一時僣崇。日久漸加恣肆。或別致妄爲。兩等譏之。据此則二十二年請誥尙止准照所署銜名給與。銜名者正一真人也。安有十九年授光祿大夫之異數。通志殆採之真人府閩送說書之。借文穆志引旨以駁之。尙有即果蒙封典誤也。予謂符籙齋醮乃道家最下乘。其所以傳之天壤而不廢者。正文穆疏所謂祈禳驅邪時有小驗。世人相沿崇奉耳。惟天師之名宜永禁之。近日真人斥賣符籙。與法官互訐控訴。屢鞫未止。有如文穆者。按其不法嚴劾之。疏除世襲。亦不爲過也。

郭慶江行日記云。天師之名於古無有。惟唐人小說中有所謂中天師者。它不見也。夷攷家世。范書所謂五斗米術。晉時王獻之奉其道。自後無聞。不知何因遂來此間。據一山得世祿。至其所述居官成道。及它靈迹。皆自其徒紀之。孰爲而孰傳。疑不能道也。人世鬼神道術各有興廢。古之社稷。秦漢之五時陳寶。鬼神社主八通之鬼。六朝之蔣帝。皆於今無聞。而今所奉者又古所不見。神仙方伎。代有其人。洪厓赤松。薊子訓。左慈。于吉之類。後亦無言及之者。張氏乃崇鬼道而得世其家。又理之不可窮者也。按養新錄卷十天師條云。天師之稱始見於莊子徐無鬼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特一時尊敬之辭。非以爲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河間。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爲天師。水經注沔水篇。沔水又南徑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平都縣

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卷十七何充傳。時

鄭愷及弟曇奉天師道。按卷六十七鄭超傳。已云愷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琰子妻

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於正史。按癸巳存稿卷十三載天師舊事條又引南史沈僧昭傳少事天師道士。

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

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按華陽國志大同志隗爲民陳瑀自稱天師。爲刺史擒誅。瑀

亦以左道怒民。正張魯一流。惜刺史不著其名。酉陽雜俎卷上有天師翟乾祐天師一行和尚。續古文苑

卷十錢鏐天柱觀記有葉天師法善吳天師筠雪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候天師子雲。筠承禎唐書方伎有

傳。無天師之號。蓋皆出黃冠譏託。晉書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顏御謂天師之名於古

無有。申天師外不它見。又以凝之爲獻之。皆偶未深考也。

七修類稿。天師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至宏治朝朝廷恐其隨身

有失。另碾一顆賜之。近出曲園雜纂卷十三議郎此條云。按能改齋漫錄。南劍尤谿林績。仁宗時爲吉

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忠者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毀其印。則天師玉印在北宋時已毀。其子孫又私

爲之。都公改作都功。而明時又有另碾之印。然則今世所傳真人印。其爲何印更不可問矣。按大雲

山房文稿初集。真人府印說云。印凡大小四。其三皆曰陽平治都功印。其一印。中爲交午以達於四

際。中與四際。各圍以朱白圍。其方中左右各二。左爲文表置之。右爲文平置之。乃鬼道符記也。夫真人府所以惑人者印也。而鄭誕不經如此。其它可知。麗漢齋錄七卷謂林積事。天師世家敘諱而未述。予謂繼元在徽宗時云道陵三十代孫。何以嗣宗當仁宗時已云三十三代孫。亦顛倒不可信。理初謂或就子房計之。或就道陵計之。亦從而爲之說。漫錄明云師君三十三代孫。師君者魯也。豈子房哉。三岡識略九卷載五十四代孫繼宗書符無驗事。謂自虛靜後其術漸衰。飲食男女與平民無異。乃歷代歷所變革。亦無議及者。則真人之伎倆止此。自康熙甲子年已然。甲子爲康熙二十三年。何以前此十九年繼宗有光祿大夫之授。文穆疑之是也。若盛百二文昌陰陽文序曰。今天家之有天師。即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之通。袖堂通人。乃有此說。蔽矣。陔餘叢考卷三十四張真人條引太平廣記。梁武初未知道教。因陶貞白詣張天師道裕。乃爲立元壇三百所。而通致亦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贈天師爲太師。既令其子孫嗣真教。當已世襲。但其封號名字。史不經見。知新錄。宋時有林太守者。送張天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謂人人尊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疏必有可觀。惜已不傳。不知當時如何施行也。

毛會侯集中紀袁樞遇仙始末云。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涿酒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張山來云。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庸謂今世天師無此法力。

建壇作法有之。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則絕無矣。

近傳譚園有漢天師世家跋云，此書見續道藏正一部，著錄爲四卷，此明萬曆甲午本，爲五十代孫國祚所輯刻。……余嘗通觀前後，而知其教之行於世，歷長久而不衰者，蓋非無故也。自道陵造作道書，以召號徒衆，其孫魯繼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觀編中所紀，道陵得黃帝鼎書，受玄君經籙，及誅蛇伏虎青城山破鬼城數事，所修爲靈奇者，固妖妄不足信，然閉井煮鹽，蜀人食其利至今。且其爲教不外於旌善懲惡，而飾以鬼神報應之說，誘以丹籙昇舉之靈，聳動愚氓以堅其信念，所謂神道設教，叔季人心迷昧，得此亦足救刑政之窮也。魯據地自王，以鬼道教民，然其旨主誠信不欺，作義舍以止行人，治道路以除罪過，禁酒禁殺，皆因其俗而施政，爲民夷所便樂，其後封完府庫，歸命魏祖，五子封侯，保土安民，其晚節亦足多矣。歷晉宋以迄隋唐，仍世相承，潛修道妙，不與世接。惟十二代孫恆爲唐高宗召見，十五代孫高爲唐玄宗召見，二十代孫謐爲唐武宗召見，咸以人主好道，或訪問玄修，或修建壇錄，未嘗別示尊崇，至二十一代乘一至甯唐時，始有龍虎山建祠宇賜水田之命，願考其年齒，自五代孫昭成迄於乘一，咸享大年，高者過百齡，次亦八九十歲，是其修生修道，固有世傳之秘矣。宋自眞宗以來，崇尚玄學，襲教之後，多召赴闕廷，寵錫道號，如二十四代以下正隨賜號眞靜先生，乾曜（二十五代）澄素先生，嗣宗（二十六代）虛白先生，敦復（二十八代）葆光先生，至徽

宗晚年崇道減僧，徐神翁林靈素之徒日進，天師後衛尤蒙寵遇，繼先（三十代）以鹽池靖妖之功，賜號虛靖先生，頗得親見，禮數優隆。……高孝兩朝時修朝覲。至三十五代孫可大當理宗時，奉敕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始隱然爲道流之領袖。元世祖平宋以前，時通訊可大預告靈徵，至是遣使召宗濟（三十六代）至，待以客禮，賜真人號，頒二品銀印，命主江南道教事，給以度牒，各路道籙司及州道正司縣威儀司皆屬之。……自是而後垂爲定制。與棣（三十七代）嗣教，其妻始荷仙姑之封，與材（三十八代）嗣教，復賜正一教主之號，晉階一品，加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母亦荷元君之封。嗣成（三十九代）嗣教，加知集賢院事。至四十二代正常時值明太祖御極，封號謚命殊秩一如元代，惟增設贊道掌書等官。其子宇初嗣位，即世所稱覲泉先生者也。成化時元吉（四十六代）嗣教，給以金印。並御書大真人府四字以榜其第。至玄慶（四十七代）聘成國公朱儀女爲室，彥頤（四十八代）聘定國公徐延德女爲室，累世皆聯姻勳戚，又值世宗好玄慕道，賜宴恩禮，越於尋常，簪組衣冠，倍於鼎族，與其祖庭玄修養道之旨相去遠矣。……又案正一真人之封沿及清代尙存舊制，仍崇以一品之階。乾隆十二年以副都御史梅穀成奏，經部議奏，言正一真人至宋始有封號，元加封天師，秩視一品，明初改正一嗣教真人，秩視二品，本朝仍明之舊，而會典不載品級，蓋以類於巫史方外不得與諸臣同列，即康雍間曾荷褒封亦用以祈求雨澤，非如前代崇尚其教而必階以極品也。旋照太

醫院使例授爲正五品，嗣後襲補照道官注，至三十年入京來朝，奉旨加恩升三品秩。諭旨言念其承襲已久，世守道教，舊例一品未免太優，遂降五品又過貶損，且其法官婁近垣現係四品，亦覺未協也。然朝覲筵宴大典未便以道流廁身其間，一概停止，以肅體制。

劉瑾

明張文蔚端慶公年譜自記其爲刑部主事時親見劉瑾被逮會審事略云，該司寫一會簿送五府九卿名堂上六科十三道公侯駙馬伯書名會問，舊例午門前只於錦衣衛直房門首，是日辜瑾才定，不知何官傳言上御門擎璽向其前，擎到午門御道東跪，其東邊之門半開半掩，不見聞人聲影，百官自閣老李西涯費鵠湖而下，分文武班侍列，福建司主事王希孟貴州司柴義各以聲音宏亮推宣旨意，及奏章宣訖，錦衣衛掌衛事指揮劉璋出班跪奏請旨打多少，亦不聞傳語，須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當直官校齊聲答應訖，有一官大聲云打四十擺著棍五棍一換打，每一宣言則各官校齊聲答應如前，響振殿廷，劉瑾則蹙額反接，二當駕官揪其鬚髮，一棍插背挺直，復有一闊皮條套其兩膝，扣一棍壓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擗馬。五棍畢，一官叫換棍，遂喝答應一如前，打四十後方問。瑾垂頭片時不語，少頃則張目四顧云，滿朝大小官員都是我起用的。只蔡駙馬開口，朝廷用人如何是你起用的，掌璽，掌訖十下。多

是姦媚馬發問，瑾如何造甲造穿宮牌造御寶，俱不招伏。有一官詰問，見今朝廷御門奏語出來，蓋瑾擊朝廷即籍其家遠禁之物，已收在官，瑾始無詞，招說俱有俱有，乃疎其縛畫字，予與日升孫其手良久僅能扶筆，略成一十字，一官跪奏畫招了，叩頭而退。

其後奉旨劉瑾凌遲三日，剝尸鼻首，仍畫影圖形，榜示天下。文麟詳記其事云，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剝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膈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割畢開膛，則血皆從此出，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數刻，瑾尙能食粥兩碗，次日則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頤言內事，以摩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剝尸免梟首，剝尸當胸一大斧，胸去數文。

又云，陝西解劉瑾原籍人到，一一皆田夫，該司不問籍之同異，俱坐以斬罪，予爲參奏劉瑾擅權謀反，彼何有一勺波及，後蒙旨俱發廣西烟瘴地面爲民，後雖不知死活，一時得生亦二三十人矣。按劉瑾固不足道，然一闈官何能爲，此事特當時士大夫朋黨之爭耳，正史但據官書，是非殊不足信，觀此益知明代刑獄之黑暗體制之誕鄙，誠野史中富有趣味之作也。文麟松江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官至建寧知府，此書爲其九世孫海慶刊於借月山房叢鈔中。

又庸問齋筆記，載嘉慶中成得（今故宮原案作陳德）行刺一案云，其處死時先大父在京，與乘往觀之，先立一木椿，將德縛於椿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椿，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尙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決些，言甫畢，廠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磔割至盡乃死。按養新錄云，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逆大惡止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遊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宋初頒行刑統，重罪不過斬絞，亦無凌遲法也。……馬端臨謂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凶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

戴敦元

長洲陳奐記開化戴簡恪敦元事云：道光壬午由江西臬升山西藩，來都之一日，奐適過其館，公短褐出，奐亦不具冠相見，三更乃罷，公歎曰，吾自江西來，今晚始得食大米飯，途次日以麩餅六枚作爲三餐，不解衣，不下車，五更呼夫驅而行而已，凡上官自臬藩過境，州縣設公館給供應，盡送逆禮，公獨行數千里而車子館人初莫知其爲新任藩司者，到京始喚僕使令客至屏僕戶外烹茶澆酒皆躬爲之。（見

簡格年譜

又無事爲禱齋隨筆云：公少嗜酒，不拘小節，落拓里市，過目不忘，家貧不能購書，借讀於坊賣。官至刑尙輒坐驢車入署，數十載一布被，歿後莫不欽公之清德。聞公數理最精，滿屋列小泥人，暇則爲之推算，云其成毀亦如人生死也。

潘詒撰戴司寇別傳（見碑傳集）云：言動樸訥，對人無容儀，交人無間諷，共坐無談論，終日冥默，類窮山方外遺形去識之士。至寒暑飢渴亦似未嘗切膚。然不如方外屏絕感際，初履曹職未嘗識上官，及任觀察，至爲滯撫，亦不知其身任羣吏上。治官事亦如身事，默默寡可否，遇案牘如讀書，一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每至一官取積牘覽一過，他日吏誤摘語之，故吏亦無敢欺者。復居京師，同僚非公不得見，部事畢，歸坐一室，家人爲之設食飲，暮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暗中，倦亦寢，雖飢苦不言也。窺其室，積塵漠漠，坐臥處皆亂書，無完軸者，行巷塗嘗無車馬。假歸武林時，大憲某公宴之，雨，著屐往，終飲某官携送，鼓吹門啓，呼戴大人轎馬。君笑索徽自執之，揚揚出門去。其一生存動自由每如此，然亦非傲兀視旁無人也。目短視，看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終一紙，面時影。然晚自言善忘，嘗試之猶不遺一字，然算爲詩文，終歲或不舉管，晚好天算，亦無所論說。

綜觀其一生際遇性情尙真奇人也。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亦記公事云，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尙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有若無實若虛之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葉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繕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烟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徧，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

文人習武

明季中葉以後，科甲出身之人，頗有習武事者。明史所載，不一而足。如光州劉綸好擊劍力挽六石弓，登嘉靖四年進士。宣黃譚綸，嘉靖廿三年進士，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臑，累沃乃脫。糜城梅之渙萬曆三十二年進士，與材官角射，九發九中。嘉定孫元化，天啓舉人，善西洋砲法。綿竹劉宇亮，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善擊劍。萊陽沈迅，崇禎四年進士，短小精悍，馬上舞百斤鐵椎。而熊廷弼盧象昇二人尤以善射多力稱。蓋彼時科場陋習雖甚，究不致以小楷大卷極措其身。且從事學術之人亦究居少數。故得有餘閒鍛鍊膂力也。

清初尙略存此風，如宋學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世祖渡桑乾，水關數丈，犖躍馬以過，聽賦爾箭。見碑傳集。戴衢亨在阿濟格突圍場時，逸出一鹿，即執之以獻，又於敏申於木蘭行帳中獲一鹿。均見乾隆御製詩。又康熙十八年學士孫在豐扈從南苑授御用弓矢使射鷹獲之。見康熙御製詩。蓋自嘉道以後，士大夫之高者講求精微之漢學，卑者汨沒於庸濫之場屋文字，風氣始日趨柔靡矣。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王杰

韓城王文端杰正色清修，然實有烟癖，潘世恩思補齋筆記乃無意中流露出之云，王文端公未第時館於山西某中丞幕府。有王先生者，紹興人，精於占課，幕中人敬信之，公獨未之信也，一日有同事手握一鼠示之曰，先生神算，請決其死生，對曰不死，曰此物死生在我，我手筮之則子算爲無靈矣，豈斷其何時當走，曰今夜子初二刻。公攜歸床下，有烟罐，移烟他處，置鼠其中，上壓以石，意謂鼠無從走，明日問之爲有詞矣。是日主人開宴，與諸同事觀劇，上燈後公覺神思困倦，辭歸書室，靜坐數刻，微鼾畢，呼童取烟，童於床下覓罐，罐方啓有物突出，公急止之，已無及矣。命取洋表視之，則子初二刻也。文恭於文端有文字淵源接武朝端，而文恭之憤懣爲世所共知，其言必可信，惟不敢斷其所

謂烟爲何烟也。

石濂

東南各省與歐洲通商自粵始，其奏許通洋船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貿易者，則在康熙中兩廣總督吳留村與祚，而吳未督粵前石濂已私與洋船通貿易，故粵之通商石濂爲之魁。石濂名大汕，本蘇人徐氏子，幼無行，爲畫師沈朗倩外嬖，沈以畫名於時，石濂亦師其技，藝芝麓一見大激賞之，遂棄沈而從罷，後流轉入粵，自稱浪覺師，居粵西門外長壽院，不雜髮，不誦經，室中不置鐘磬餅餌，好大言，專結納，又嘗至安南走交陞以祈雨立驗，眩其國人，大書榜揭於市曰出賣風雲雷雨，於是募資修長壽院，粵人安南人輦金助之，院成窮極土木，結構壯麗，梁上書大越國建造字，以詭安南人，所行益不檢，明僧妖媚相徵逐，其所以媚事諸貴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戲圖，寢乃與外船通，遣其徒蒙通售貨物於海外，名聞京師，雖王公貴族亦無不稱石濂，嘗占飛來寺田七千畝，寺僧咸不敢與之訟。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緣飾之，於是謀與諸名士游，竊其所作摺爲己有，不得者餌以金，無何陞六堂集刻成，爲揄揚者謂爲唐之賈休齊已，宋之參寥蜜殊，復見於今。又自念爲僧必富通梵夾禪悅，乃請人著一書，言五燈會元之誤，一時名士樂爲代筆，蓋酬金較豐於藝文，當時屈翁山梁藥亭皆與石濂交，故雜，

六堂集多竄入翁山詩，後翁山與石濂相失，珍寶詰其偷詩，又作花怪篇醜詆之，按花怪篇舊刻翁山文尙載之，則可見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軍中草，謂其中有違礙，將以出首，翁山怒，始與絕，不數年石濂卒，爲名山所劾治，發難者潘稼堂也，初潘通籍後，久耳石濂名，晚歲游粵，姑往拜之，諒其虛實，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見殊落落，不以時答謁，稼堂怫然，以書斥之，石濂鬪強不相下。潛遂舉石濂少時無行及私通洋船與一切交通隱秘事，又摘所刻五燈會元正誤之悖謬語，作教狂砭語一卷刻而播之。又兩致書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禮，後納人言謂刻書在於索詐，稼堂旣去粵，歸途遇吳留村之廣東按察使任，乃以教狂砭語贈吳，面數石濂之過惡，吳納之，甫蒞官即親詣長壽院逮治，院中鐘表象牙以暨鴉片之屬堆積如山，僂伎列屋內，以禪房爲窟穴，一時皆籍沒入官，留村將置石濂於重典，而營救者衆，卒減輕其罪，遞解還吳，下獄終其身。（據花隨人聖盦摭憶）

又廣陽雜記亦記其事，似石濂未得罪時所聞也。云諸葛景門於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相尙所居地。本庵有香舊遠化已十四載矣，封竈於室，尙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籠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聞竈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於竈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於大衆，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循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啓竈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頸及頭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塵供養焉。

，四座驚歎，咸以爲得未曾有也。

乾嘉考證之爭

乾嘉之間考證之學風靡一時，不能爲此學者幾不得登壇坫，因此各肆詆訶。蔣心餘則其人也。翁覃溪於所著考訂論中記其事云，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考證，鼯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不可者。考證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以考訂之爲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村中授蒙童者弟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若未嘗開卷者，蔣或即其人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考。汪曰：俟查考則無所庸其掌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以蔣此詩證之，則其答汪生似亦太過抑矣。覃溪專長於金石考訂，而心餘適觸所忌，故不惜揭其短以釋之如此，其於容甫亦未有真知也。其書墨子一篇云，有生員汪中者，公然爲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墨子之言兼愛無父爲誣墨子，此則又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昔翰林蔣士銓掌教於揚州，江中以女子之嫁往送之門是何門爲問，蔣不能答，因銜之，言於學校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嘗笑蔣之不學也。今見汪中墨子之言，則當時褻其生員衣頂固法所宜矣。汪中者昔嘗與予論金石頗賅洽，猶是嗜學士也，

其所撰他條亦無大舛戾，或此今以姑準折焉云云。此文語氣亦頗失體，故同一考訂家而又各具是非若此。

覃溪與錢礪石同年相善，而礪石亦以專工詩詞不長考訂與當時學者時相齟齬。覃溪云，吾所識如諸城劉闈老庸之於金石碑板及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考訂。又云，礪石酒酣以往頗不耐考訂之煩，而不敢公然斥考訂爲非。又與程魚門書云，昨礪石與東原議論相詆皆未免於過激，戴東原新入詞館，斥嘗前輩，亦礪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無實據。礪石謂東原破碎大道，礪石蓋不知考訂之學，此不能折服東原也。詰訓名物豈可目爲破碎，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詰訓然後能講義理也。今者錢戴二君之爭辨雖詞皆過激，究必以東原說爲正也。覃溪雖左錢右戴，然又駁東原理說斥爲文理未通，當日學者之好辨如此。東原以修志事與章實齋又起斷斷之爭，一長於經，一長於史，其不能相合更無足怪。

礪石齋詩集卷三十四有草橋修禊詩，末句云，文章華國須公等，絳纒分明四座間。注云，塵有紀曉嵐陸耳山兩侍讀等，皆四庫全書纂修，其忿妒之意見於言外。

碩妃

明成祖爲嬪妃所生，史無明文，而明人有此傳說，觀成祖狀貌虬鬚高穎，設有似於胡種也。

李清三垣筆記云，予聞兩太常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語謙益曰，此事與實錄正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車制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啓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張岱陶庵夢憶中有記太祖陵中元祭禮一段，亦及此事，錄之如左：

！寢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慢慢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暖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祗爲己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楹簡隨，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爵甚麗樸，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鉢，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筋瓶二，裙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俗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養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籠鞞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燔所，燔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開矣。

廣陽雜記云，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潘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官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張獻忠遺事

明季張李遺事今皆得之傳聞，以視洪楊史料，尤爲稀少。張李殘暴宜無人爲之紀載，然僅憑官書一面之詞，終未能視爲信史。合肥余瑞棠，曾著張獻忠陷廬州紀，向來著錄家皆未涉及。民國十八年忽由合肥徐曦印行，玩其語氣頗持平，似非依托之作，瑞棠身陷賊中述其聞見，不假文飾，尤可珍也。錄其見獻忠一段如左：

「大虎叫走，予即隨行，走至花園中，即八大王張獻忠駐處，但見八賊頭戴水色小抓髻帽，眉心
有箇疤，左頰有刀痕，身穿醬色潞縐箭衣，脚下穿金黃 緞靴，坐虎皮椅上，大虎到旁叫跪，予即
跪，叫躡頭，予即叩首。張問：「你要去家麼？我就叫人送你去家。」答曰：「小的沒家，情願服
侍老爺。」又問：「你是那樣人？」答曰：「讀書人。」問：「可會作文章麼？」答曰：「會」。
八賊問：「我考你考。」叫取紙筆放他面前，隨有人持全東毫筆端硯金墨俱放在方桌上，予稟出題
。張云：「王好戰一句。」予先寫破承呈看，初以賊必通文，豈知字亦不識，見送上手本，假作看
介，說好，誰帶你來，在誰家養活你。大虎叫走，予即走。

此下，述廬州道蔡汝衡死難事，合兩事觀之，則獻忠雖凶惡，而出言亦非全不近情理者也。

走出大門內，又叫大虎，虎說站此候，予立候，只見張亦出門外，黃傘公案，左右劍戟如林，叫帶過蔡道來。蔡道扎包頭，身衣藍綢裙，綾襪朱履，不跪，直兩頭走，以手摩腹，曰：「可問百姓。」

「八大王責曰：『我不管你，只是你做箇兵備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該穿著大紅朝衣，端坐堂上，怎麼引箇妓妾避在井中？』」蔡道無言可答，其妾王月手牽蔡道衣襟不放，張叫砍了罷。數賊執蔡道於田中殺之，王月大罵張獻忠，遂於溝邊一槍刺死，尸立不仆，移時方倒。獻忠有時詞色亦極謙和。

「……汪公子親家姓倪者，歎幾箱綢緞至營，汪公子見之喜極，可望回家。八賊亦喜，款待甚豐，次日看貨，即又不喜曰：『我要的是緞金緞子，這是繡金的，不大好，既買來罷了，只是煩你再買一轉，倪人半晌不言，後緩緩說，『不敢欺瞞老爺，我爲這宗貨多用許多銀子，不必講，還耽許多心，吃許多驚嚇，南京棧房都說我替流賊製貨，城門上盤詰總是錢要使通，受千辛萬苦方得到此。』」八賊曰，「這是有，我不管你，銀子多給些隨你用，只要貨好。」次日兌千餘兩，原贖馱去，汪公子沒奈何，垂淚送之。八賊將緞子分散各營頭目去，隨即做出齊穿來謝恩。

女道士王韻香

嘉慶間，無錫有女道士曰王韻香，有盛名。當時名流鄉相多與稔狎。事逾百年，知者漸少。今按麟慶鴻雲因緣圖說中曾詳述之。其言曰：

嘉慶己巳，臧舟惠山，訪女道士王韻香於雙修庵。韻香姿僅中人，而腹有詩書，別具出塵之致，惟名心未退，詢知余十九登進士，意甚欣然，面寫墨蘭以贈，尋留饌。自言近在卞玉京墓側種梅百本，涅槃後將葬其旁。

韻香風雅如此，然交不擇人，以致暮年潦倒，雉經而死，死時年四十九矣。

麗伶耕餘填聞云：「韻香住東門內雙修庵，亦已削髮，自號清微道人，貌不甚美，而舉止大方，吐屬閒雅，小楷仿靈飛經，兼善畫蘭。其所居三面玻璃窗，陳設精潔，凡往來達官貴人路過必相訪，藉爲游息燕飲之所。倘留酒飯，只旁坐不共席，最爲顯某所眷。題畫詩每爲代作。因爲顯子屢次借錢，用過千串，又借兩金釧，諸徒嘖有煩言，遂致氣憤自縊死，時年四十九，正在料理開正做壽諸事，禮物已收不少，乃一旦遽輕其生。林少穆制軍會贈以素心書屋匾額。」

張際亮金台殘淚記云：「錫山尼韻香工畫蘭，居雙修庵，與某侍郎中丞制軍先後交狎，去年小除夕

竟以情死。」

常州詞錄引聽秋聲館詞話云：「女冠韻香能書畫，畫已容爲空山聽雨圖，山舟學士首題一詩，遂借徵名流題詠，享題名二十餘年，後因事自經死。陸祁生悼以詩有云：「如何病榻都無分，海燕驚飛出畫樓。」（按祁生陸繼格也）

聽雨圖之歷史，亦爲嘉道間一珍聞，葉衍蘭會爲之序云：

此清微道人空山聽雨圖也。道人姓王氏，名嶽蓮，號韻香，又號玉井道人。少爲比丘尼，年十九，畜髮爲女道士。嘗倩鶴渚散人爲作空山聽雨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前後至五百餘家。道人擇其尤者，刻成二卷，芳茂山人爲之序。無何，圖竟爲人竊去，道人悵惘不已，因倩瑞筠主人補寫一圖，續題亦數十家，亂後均散失，余訪問數年，迄無知者。梁溪沈旭庭先後收得此圖殘冊，成三巨冊，珍膏不輕示人。光緒二年秋，秦臨士同年貸得續圖一冊郵寄至京，題作僅存十餘頁，因於旭廷所藏不無望蜀之想。……次年春三冊一併歸余。……計自劉文清以下共有九十餘家。

此圖今藏南陵徐氏，丹徒丁傳靖曾據以作福慧雙修庵小記云。

彭剛直

當光緒初年彭玉麟巡視長江水師，鋤強抑暴，威聲遠播，閭巷婦孺傳道數十年不衰，其事之最彰彰可考者，莫如殺譚祖綸一案。湘綺樓日記嘗親從詢其詳而書之如左。

自咸豐以來，節鎮權重，以喜怒爲曲直，以愛憎爲生死，湖廣居江河腰脊。官伯相恣睢專斷者十二年，而合肥李氏兄弟前後相繼爲總督，湖廣官吏之視總督，若實封斯土者，凡所議建，莫敢支吾。李兄起州縣至台司，以持重鎮物爲治。然不喜清議，聽師友窳舊之言不及屬吏，屬吏之言不及左右。管任蕪光化一獄，再訴西臺，輒下覆奏，卒不得一直，湖北民悚息其權勢。而其所部留防勇丁，割據水陸，統領營官，皆由私授，又非屬吏之比，自妾媵婢僕外，及巡捕材官，取盈於各營官，光化宏殺黃生者其一也。其陸營統軍劉提督，本黃州降賊，握部兵不解甲，歲有增統，連十有五年矣，所部淫掠，仍羣盜餘習，湖北人皆呼之劉長毛，自總督以下尊禮之曰劉軍門，凡劉軍門事有司不得問，跋扈江漢，勢傾司道。其營官譚祖綸湘陰人也，與辰州張清勝俱起散丁，洊至副將。張軍散遣失職閒居，時初昏劉氏，妻家爲累，旅居漢口，掛正無貲，落莫晨昏，謀於譚。譚則領軍黃州，饒有妻妾館舍之奉矣。既醮劉氏，乃謂張曰，今制汰省員弁弟新被除名，因緣復進，此固難矣。兄有至交，方領軍秦隨，挾書往謁，必有所成，吾弟久歷戎行，駕輕就熟，鷗飛之路，特在指顧，誠能遠遊，事可圖也。張曰，奈眷口何。譚曰，此即在新婦母女，然日食所需，鹽米之費，請竭吾力。

聞竊有無。於是張歸告其妻，以爲至慶，即賃宅漢口，更與一養婦同居，養婦夫亦爲軍官，與劉同鄉里，故劉亦呼爲母，時人謂之勒太太，則未知其夫姓抑母姓也。張旣持譚書至秦，乃無所遇，進退狼狽，留滯年餘，亦未知譚之誑已也。劉氏獨居，又有二母，譚或時至，未能他語，求貸之際，頗致躊躇。會劉父自蜀來，相與訴說，深以譚未可恃，恐有嫌釁乃謀移居襄陽，潛近陝路，而以負譚舊債，長其逼索，遂約勒氏一家潛行，越日無知聞者，私相欣慰，以爲脫於阨筭矣。舟至宜城，岸上人馬噪嘶，皆獵騎持洋槍，呵止劉船，以負債私逃當受纏縛，舟人畏累，蒙泊待命，有謂劉勒者，今昇汝等面見大人，即呼輿徑至黃岡，悉入譚宅，即被劫脅，驅勉求生，改事新人，一家溫飽。

此記去畢，更據其所撰行狀補之如左。

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僞券索償，得還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給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給，且遣清勝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即訊。祖綸令人徵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死，遂餌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殺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臨鄉關，即驟至武昌徵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

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給至，陽若無事，公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跡，祖給伏罪，引令就上岸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

同光間有江陰祝吏香善詒所著聽雨軒雜錄亦記其事，而有出入，錄之於左。

湖北忠義軍統帥劉維楨部下有譚副將者，與其友游擊張某爲莫逆交，盟爲兄弟，張將赴甘肅軍投效，潮行假重賞於譚，並以其妻相託。妻某氏年雖貌美，張去後譚與之誦，接至家中，與妻妾共處，屢相交謫，人多知之，張至甘肅數月無所遇，川賫且罄，嗒喪而歸，抵家知妻移居譚所，心弗善也。翌日往見譚，且迎婦歸，譚忽變色，詰言爾以婦質余多金，今不償金，遽欲婦歸邪。張憤甚，徧訴朋儕，數與理論，譚不聽，張控之臬司，批飭江夏令拘訊，譚上下賚緣，案遂冰開，張再控之大府，大府召劉維楨問狀，譚大懼，徧行賄囑劉，因左袒譚，謂張意圖吞債反噬譚，卒不得直，譚益肆行無忌，日與某氏歡燕，聞者髮指。張至是冤憤填膺無可陳懇，惟懷利刃，思於要路刺殺譚，忽聞彭公巡江至楚，泝流迎之，抗聲呼冤，召問之，張伏哭陳狀，公許爲申理，張拜謝，出至船頭仰而呼曰，天乎，余以不識賢惡受辱至此，復何面目立於人世哉，幸遇彭公，余冤得申，死瞑目矣，遂投江死。公至鄂垣，檄召劉與譚至，譚曰，汝強占朋友之妻，能使歷控督撫監司不得直，汝

苞苴之術何其神也，今余已悉底蘊，無庸狡辨。叱左右驅出斬之。時劉方侍立於旁，震懼失措，伏地不敢仰視。公曰，汝爲統領，劣跡多端，余久欲治汝罪，念汝自有節制之人，咫尺間豈無覺察，是以暫止，孰意節制汝者形同墮隕，汝便貪縱無忌，顛倒是非，致令張游擊含憤而死，似此劣員，豈可留之世上，因大聲曰，將去砍了，劉驚顏如土，便溺汗地，戰慄聲嘶，口不能言，惟混首乞命而已，久之公乃曰，暫以首級寄汝頸，後再有犯殺無赦，叱之去，劉登岸時猶覺驚魂恍惚行不成步云。初譚以帶勇故，積資數鉅萬，妻無出，復納一妾，自與張妻通，屢經訟事，積蓄漸空，至被殺時親友咸謂張妻以一女子殺二夫破兩家，是不祥人也，當治其罪，趣執之，而是婦早席捲所有隨人遠遁，譚妻妾遂不免飢寒矣。

包慎伯

姚東之有記包慎伯佚事一則，即刊於安吳四種後，云嘉慶庚午東之入都附舟至東梁山阻風，同舟人有言吾乙丑夏初在揚州，搭漻划船至蕪湖，炕艙官艙客已滿。惟餘房艙之半尙待客。少頃有人負襆被至船旁指搭半房艙，舟子約以昏定開行。及昏客齊，而搭房艙客其友錢之於河濱酒樓；舟子促上船，即抽篷掛帆，水溜風利。船駛如箭。客入房艙，布襆被於前半艙畢，坐艙門與炕艙官未客通問訊：乃包

姓，上江秀才也。年約三十。二鼓，衆客各開單，而先搭後半房艙人從艙入，乃二十許少婦。包君無可更易地，少婦手關房艙門而睡，前艙客傾身靜聽。一無聲息。次日即抵東梁山，阻風同泊之船數十艘，客皆登岸就江市喫茗小酌。包君獨上山寺眺望。少頃少婦亦下船在市買香楮赴山寺。纖附豐髮，肌膚鮮皎，岸上人莫不注視，有追險上山寺者。下午包君返舟，則坐艙門與衆客話行業起落，皆得竅要。又繼談其五六年前就川楚戎幕事，驚愕可聽。然未嘗與少婦一通款語。古人坐懷不亂，不過一宿。包君與少婦異被耳，前後十二晝夜，生平所見奇事，無過此者。

觀此一段百二十年前江湖行旅景物習慣，如在目前，而包君之爲人熟於世故，嚴於律已皆可見一般。莊諧選錄載余友羅君（蓋即羅叔蘊）藏有包慎伯家書一通云，興實見字，十八日之書至廿六日方到，此次遲延八天，可詫之至。昨責汝阿辛薪水一節汝須細思之，我少而貧窶，壯而游四方，堂上二老皆賴姑太太女代子職，若無姑太太我何能奔走謀甘旨，溯我落拓江湖四十餘年，一貧如昔，而菽水不缺，兒輩宦成，果誰之力，微姑太太汝輩有今日哉。況汝少受姑母鍾愛，視如掌上珍，乃既壯大並不知報德，而並其子之四金之薪水亦吝之，我不責汝天亦不福汝矣。做人道理，全要明白，我在天長時佐人書記，月得三千，而以二千濟鄧大哥，不足又爲稱貸以益之，此事汝知之，我於鄧大哥尙爾，況汝於姑太太哉。粉飾之詞我不願聽，總之阿辛薪水必遂且與汝之任期相終始，至屬至屬。李提戎之潤筆

三千乎三金乎，便望寄來爲要。七月晦父字。末附一行云，百合粉並不見佳，下次不必寄來。

駱秉章

駱文忠秉章官御史時，得稽查房部銀庫差，其時捐項每百加四兩，以二兩歸庫丁，二兩歸庫官，駱拒之，其同鄉又徇各銀號之請，許致到任禮七千金，三節各七千金，托光容於駱，駱亦拒之。每月僅收飯食銀三十八兩，每年復分一百兩以犒車夫跟班。於是有一京畿道缺出，各銀號遣人赴副憲帥公宅求見其子，詢以何事，則曰如肯將駱都老爺保送京畿道，即送七千金爲酬，帥舉其事以告總憲，都中途喧傳銀號庫丁出銀七千金爲駱某捐京畿云。事見駱自訂年譜。（光緒乙未潮局刻）駱自云以此受知於穆彰阿，譜中文氣多蕪冗，駱蓋樸於文者。

薛福成庸庵筆記云：「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邪？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當時人對駱之有微詞，可於言外得之。即左文襄以受知最深之人，亦云：「外間論者每以額公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歎爲有德者固不如額公即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則駱誠不獨拙於文，亦拙於爲政也。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力詆之云：……其實則庸碌驕蹇人也，左宗棠處其幕中，雖操軍機，而每計事，秉章坐聽之，送迎未嘗起立，接屬僚益傲倨，雖起甲科而俗鄙不能文，臨歿自爲輓聯，出語則「山翰詹科道而轉京卿」，丁寶楨見而笑之曰，此履歷也。當官不飭吏治，軍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遂獲蜀寇，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筥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按其自編年譜，蓋得科名較晚，仕途復踴躍，出任封疆且當大任，固非始願所及，廉靜有餘，必可信也。

杭董浦與全謝山

乾嘉先輩頗有不矜細行薄於友誼者，杭董浦世駿與全謝山祖望鄉里同名輩同，俱以浙東之學負一時之推挹，其交契本最密，海內亦同稱之，謝山後膺廣東總督聘主講端溪書院，董浦以翰林在籍，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除東修外，一介不取，雖門弟子偶以時物相餽，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纒載湖筆以往，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售之，謝山大不謂然，貽書切戒。時揚州小玲瓏山館馬曰瑄曰：潞兄弟主持風會，四方名士罔不歸之。謝山舉此事以告馬氏，他日董浦至揚州，爲馬氏所詰責，由此恨謝山不已，而謝山之子弟不及知也。謝山旣沒，董遺集乞董浦爲銘墓之文，董浦不答而刻鮎玲亭集

序一篇於其道古堂文集中，詞意多所譏諷，於是世人始漸知二人交道之終隙也。此事見烟嶼樓文集，直書其事，毫不隱其姓名，必非妄也。

董浦本有錢癖，洪稚存亦不爲之諱。云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床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在錢塘常與里中少年博於望仙橋下，錢文敏維城視學時，張蓋乘輿往訪之，杭方短衣聚博，亟以扇自障，錢下輿揖之，不可復掙。乃曰：「汝已見我耶？」錢曰：「正詣宅訪前輩耳。」杭曰：「吾屋甚隘，不足容從者。」錢固以請。杭固却之，博徒俱大驚。

莊諧選錄云：乾隆帝南巡，董浦迎駕，帝問里居何以自給對，曰設荒貨舖。後問何爲荒貨舖，則曰收買破銅爛鐵。即日御筆書收買破銅爛鐵六字賜之。不知所本。

高郵王氏

高郵王氏之顯名自文肅公安國始，文肅之祖若父皆諸生也，文肅體凜骨立，凡三娶，中年失偶，遂不畜妾媵，一子方幼，起處皆以自隨，即懷祖先生念孫也。懷祖雖專精經學，而自翰林改官工部。海涇河道，皆廉能稱職，享年至八十有九，及見其子文簡公引之登上第，躋八座，文簡子三人，皆歷仕至監司，而季子壽同咸豐二年官湖北漢黃德道殉難，其子恩晉救父受傷亦死，其次女淑儀守貞不嫁以養

母，年至六十，其一門科第福澤政事學術忠貞孝友無一不奇卓非常，清代諸世家中實少其比，徒以爲懷祖先生父子之絕學所掩，世人多未及知。近上虞羅氏輯其六葉傳狀碑誌集乃克備觀。

張 船 山

張船山前室周爲東屏宮詹之女，早賦離鸞，所生子亦孺。繼娶四川鹽茶道林西崖之女，有一段因緣，足稱佳話，林初作令成都時，得一舊硯，硯匣有銘曰：「錫自大君，藏之渠廩，子孫寶之，傳有德者。」後二十年，船山爲贅婿，見之，正其高祖文端公赴千叟宴時康熙帝所賜物也。林因曰：「吾始讀君詩愛之，因以女妻君，豈意二十年前君已以此作納綵之物邪。」

船山最篤於伉儷，管手寫林夫人小像，林夫人題句有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夫人亦善繪事，宜其相得益彰，惟生三女而不育男，故船山罷郡游吳，買妾別居，其詩所謂「已分無才甘罷郡，又因多事望生兒，是也。其妻妾偶因游虎丘相遇，故船山又有詩云：

秋菊春蘭不是伴，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蛾眉鬥尹邢。梅子含酸都有味，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却被牽牛笑，已撒銀河露小星。

次年又有詩，則云：「鵲巢風定轉陽和」，及「笑看秋水不生波」，則又調停無事矣。

船山初入都時居青廠，悼亡後再入都則獨寓松筠庵，其攜眷入都之後，則居官菜園北半截買家胡同最後居橫街。

船山就活過甚，在京日以病乞姚文僖爲診脈，驚曰：「此代代危脈也，不過三年。」爲處方得愈。亦見詩集。

龔定庵

近代所謂名士氣最足者，當以龔定庵爲第一，其風氣亦自定庵倡之。善嘉道朝士競媚取容，鄉愿自好，不羈之士疾之過甚，不覺矯枉過正也。定庵與錢唐陳憲曾爲兒女親，陳之後人傳其佚事於嘉興張祖廉，祖廉遂據所聞爲定庵年譜外紀。云：定庵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屨，十年不更。嘗訪憲曾之子元祿於京師七井胡同。時九月也，秋氣肅然，侍者鰲鯨立，而定庵着紗衣，絲理寸斷，晚帽露頂，髮中生氣蓬蓬然。又談次興酣，每喜自擊其腕。嘗乘驢車獨游豐臺，於芍藥深處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飲，抗聲高歌，花片皆落。益陽湯海秋過之，亦拉與共飲，問同坐何人，不答。湯疑爲仙人，又疑爲俠，終不知其人也。

葉德尊云：定庵狀貌奇古，首頂若邱圩，兩額橫高，短身急步，每過酒肆，四坐寂然，惟聞先生聲震

鄰屋。在揚州客魏默深處。默深長身，先生服其衣衫，曳地如拖練，或天雨外出，下衫泥濕，歸則擲於帷席間，不知爲人服爲己服也。終日常著靴，有時游倦歸，急不待脫，以足踢之。一日晨起失其一，憑索不得，迨先生去，僕人乃於帷頂得之。德輝聞於善化熊鶴村老人云。

魏默深湯海秋與定庵同調，皆深疾承平鄉愿者，深秋嘗痛詆張文端聰訓齋語，謂此書誤盡天下蒼生。又稱定庵幼居北京，故善操京語，其詩集自注云，「凡騶卒謂余燕人也，凡舟子謂余吳人也，其有聚而謔罵者，則兩爲之舌人以通之。」與舒鐵雲以北人而操吳語者可謂兩奇。

定庵祖敬身父麗正皆以進士官至道員，其祖母陳文釗女，其母則段玉裁女也，世家名族，久官京師，故定庵習與北人往來，好北方風土及北方掌故。

定庵不獨善操京語，且喜作大聲，故其詩曰，「屋瓦自驚天自笑，丹毫圓折露華涼。」注云「予每侍班引見奏履歷，同官或代予悚息，」其情事可想。

定庵不喜小脚，其詩云，「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織屨趾。」蓋亦喜北方風俗之一證。定庵所狎婦女，其自言者，有揚州之小雲。杭州及清江亦各有所戀，惜不得其名。

劉長佑與潘鼎新

相傳某藩司謁左宗棠時，見其差官偶未起立，（或云督署差官調藩司抗禮平坐，致觸其怒，似尤屬齊東之語。）藩司以訴於宗棠，宗棠函命其差官盡衣黃褂，頂爲藩司站班，藩司大窘云云，按此說恐係不諳當時體制者之傳訛。蓋藩司爲方面官，督轅差弁雖秩高自不得平行也。

光緒三四年，漢督劉長佑任內有一案，正與此事相類。是時漢撫潘鼎新奏參長佑，中一欵云，藩司倉景瑜於銜參時被督署親兵揪扭補服，曳至大堂，始行釋放，並毆其隨丁，該勇丁一日諱諱，擁至內署，該督與知府魏鼎薰閉門以求，良久始散。此摺交川督丁寶楨查辦，丁之覆奏云，詢之署藩司倉景怡，據稱二年七月銜參之時，該司前赴督署，家丁在前行走，至儀門外見有親兵在彼，坐而未起，該家丁用言叱喝，親兵意殊不服，該家丁用拳毆打，時儀門內有親兵數人開闔牆前觀看，經巡捕喝散，該藩司已至儀門，被毆之兵跪而鳴冤，該藩司急欲前進，該兵牽住袍襟，事誠有之，經巡捕稟明督臣，將該親兵責革，並令隊長帶領與藩司服罪，實無揪扭等事。按鼎新與長佑交惡，旣徵督撫同城之弊，亦可見湘淮將領平日之不免隔閡，蓋寶楨撫東時鼎新任藩司帶兵，以軍務亦相齟齬也。

王樹勳

嘉慶初年王樹勳一案鬧動一時，舒鐵雲瓶水齋集有僧太守一首詠其事，各家記載彙錄如下。

瑄亭雜錄，王樹勳江都人，其父曾任微職，樹勳幼應試不售，乃於廣慧寺爲僧，法名明心，性聰悟，剽竊佛氏絮語以爲直通圓覺，又假扶乩卜筮諸異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樹勳以重賄賂諸人之聞者，故多探刺其陰私事而揚言於外，故人愈尊奉之。蔣予蒲龐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餘達官顯宦爲其門人者無算，朱文正正人也，亦與之談晤，其他可知矣。爲和相所訪拏，樹勳復以重賄賂司員，吉倫爲之袒護，因未滅其罪勒令還俗而已。樹勳後游蕩江湖間，時值川楚教匪倡亂，松相公鶴時督師湖北，樹勳杖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勳投其意旨，公大賞鑒，因命易裝爲道士，入某寨中說賊降，公大悅，獎以七品官銜，樹勳復從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嘗入都引見，刑部尙書金光悌貪吏也，因其子病劇，延樹勳醫治，樹勳沐以禍福，光悌至長跪請命，人閱傳爲笑談，爲御史石公承藻登諸白簡，上下其章訊之得實，上獎之曰，真御史也，因擢樹勳職遣戍黑龍江，光悌以先物故得免置議，蔣予蒲宋銜等黜降有差。

衍石齋記事續稿，王樹勳者，不知何許人，始爲僧，教人蔬食獨處爲修煉，或云能前知，卿大夫多從之游，大臣出治河，挾與俱，承命恐後，已而料河事及工築成敗皆不酬，臬文張先生管記其事，（見下引）然竟以此入貲得知府，官數年，爲御史石承藻劾，因連及睢州蔣侍郎予蒲爲其弟子，上召問，侍郎嘗嘗與談道，然臣實肉食，會軍機章京方飯，侍郎亦飯，盡肉而出。然侍郎嘗教人蔬食

，上亦知之曰：士大夫言修養固不禁，然既爲之則不必仕，仕則不當言修養，侍郎竟以此罷。

孫淵如章宗源傳略云：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籙降鬼仙，挾而書幾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賂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種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游齊魯間，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秘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蓋即此事。

張皋文書山東河工事一篇尤多異聞云：嘉慶二年，河決曹州，山東巡撫伊江阿臨塞之，伊江阿好佛，其客王先生故僧也，曰明心，聚徒京師之廣慧寺，誣誤士大夫，有司杖而逐之，蓄髮養妻子。伊江阿師事之謹，王先生入則以佛家言惑巡撫，出則招納權賄，傾動州縣，官吏之奔走巡撫者爭事王先生。河工調發新芻夫役之官，非王先生言不用也，不稱意，張目曰：奴敢爾，吾撤汝矣，其橫如此。內閣侍讀學士蔣予蒲，王先生廣慧寺之徒也，以母憂去官，游於山東，伊江阿延之幕中，相得甚，奏請留視河工，有旨許之。巡撫擇良日築壇於公館之左，僧道士淺壇誦經者數十人，巡撫日再至，蔣學士王先生從，及壇，蔣學士北面拜，巡撫亦北面拜，王先生冠毘盧冠，加沙得袒，升壇坐，學士巡撫立壇下，誦經畢，乃去。如是者數月，河屢塞輒復決。其明年正月，王先生曰：隄所以

不固，是其下有孽龍，吾以法鎮之，某日當合體，速具掃。巡撫曰諾，先期一日掃具，役夫數百人，維持以須，巡撫至，王先生佛衣冠，手鐵長數寸，臨決處頃，誦經咒良久，投鐵於河，又誦又投三投，舉手賀曰，龍鎮矣，巡撫合掌曰，如先生言。明日水大甚，巡撫命下掃，衆皆諫，不許，掃下數百人皆死，居數日，王先生又至，投鐵者又三，掃又下，死者又數百人，隄卒不合。張惠言曰，余居江南，聞開山東河工事未嘗，及來京師，雜詢之，多目擊者。烏乎，佛氏之中人至此極者。書其事使來者有所儆焉。又附跋云，王先生既蓄髮，名樹勳，以資入待選通判，本揚州人，或曰常州之宜興人。當其爲僧時，故有妻子也，僧號默然者，亦其未爲僧時號，伊江河謫戍伊犁，王先生送之戍所，聞其將歸，謁選云。（按皋文歿後樹勳事始敗，此文尤可珍矣。）

林嗣環

康熙中瓊州道林嗣環乃奇人也。其在瓊時，舊藩遺二蝦（侍衛）入署言事，連騎至公室不下。林詰之曰：爾何人？應曰：蝦。林誤曰：爾兩人四眼如明星，安得謂之瞎耶。各與杖三十。同城有高總戎者，林與之抗禮不少下，林往顧高，于庭甫及門，高即啓門出迎。高來顧林，林時視事，或僂仰，必從容而出。一日高具酌，林極晏而赴之。及庭一揖罷，即曰倦甚，請少休。乃就別館酣臥，比醒已三更

矣。高出伎樂佐酒。林歡甚。問高曰：此優皆何處人邪，高曰：即瓊州人也，林停杯痛哭，一庭皆驚。高怪問：公何爲者？林哭曰：爾辱我，我不堪也。問：何爲相辱？林曰：余監瓊，瓊民皆吾子女，爾酌我而令我子女歌舞，何辱如之？却席而起，林高互揭，得旨各降四級，特爲長三寸木板，朱漆金書「欽降四級」，使二段持之以謝瓊海之客，蓋林居官時凡所投刺及上下文移啓節皆用紙長三寸，纔能容其條記。居恒曰，吾無從得錢買紙。其用長三寸木板署官銜爲前導，蓋行之已久矣。其後林高復辨於朝，各杖戍，遇赦免。林客杭州遂家焉。事見碑傳集，亦官場中之異聞矣。

廉吏

乾隆中烏程閔鶚元初任皖撫，以廉潔自重，布衣蔬食，接見僚屬，必談性理近思錄諸書，背誦如瀉水狀，及撫江蘇，頗改前節，苞直日進，勸諭千萬，見嘯亭雜錄。

嘉慶中，李廉芸，江蘇奉賢人，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爲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閩藩。時汪志伊爲閩督，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爲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爲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李愠然曰，芸雖不肖，爲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心銜其語，會有改敦縣

令朱履中計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賂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鞫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李盡諾，李不服，以鞫拍案詬之，日夜鍛鍊，李怫然入寓，懷冤狀自縊死。事聞，上命侍郎熙昌王引之往鞫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欽差寓門以鳴其冤，汪不得已致仕云。

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熙涂褫職遣戍有差。

光緒中江西布政使李嘉榮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皆閩教銘所薦爲廉吏者也。聞嘉榮官山東知府時，禁眷屬食肉，令打掃夫於署中後園種莖菁，即以此味爲常蔬，燈油自掌，每晚各室親昏一小勺畀之，不許稍添，二鼓不息燈者，必加訶詈。嘗責其妻浪費，欲呼役笞之。用清在陝藩任，園家蔬食，其母亦不獲一嘗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購熟肉以進，爲用清所見怒而擲諸地，母遂攜媳至長安縣署，語知縣子不孝，將返原籍不再返藩署矣，用清亟懇臬道府轉圜，各遣妻至縣署勸說，始由用清迎回，二人之昏暗至此，卒爲贛撫德馨陝撫葉伯英所劾罷，教銘猶疏爭之云。（詳見閩聞週報九卷十二期凌晉一士隨筆）

勘案官被害

嘉慶間，江蘇試用知縣李毓昌奉大吏命赴淮安勘水災。山陽知縣王仲漢者，貪吏也，有冒增戶口事。

李欲舉發，仲漢懼，求知府代爲緩頰，李力拒，又遣其僕包祥乞李之從者以賄進，李又厲聲斥之，包祥懼，因即以賄賂從者，共害李以滅口，夜以毒酒進，未死，又以嵩楹之，後其柩歸家，家人檢遺衣，得血蹟，乃雪其冤，事見東華錄。

光緒己丑，有山西知縣王勳立者曾任靜樂縣令。因案降調縣丞，由晉入京，坐驛輻至獲鹿，住客店，其僕王升王香乃父子也，尚同寓王，謀取財物，夜五鼓，王勳立已睡，王升到櫃房稱主人與獲鹿縣官有親，拜訪未回，取燈往接，移時回言主人在縣有事，遲日始發，令王父子先行，店主信之不疑，王升回房，遂將王勳立摺篋而支解之，裝入衣包，拭淨血蹟，遂行。行至定州清風店，夜中乘便擲入所住店後井內，適值隔院有寓客如廁，於暗中牆缺窺見之，翌晨告店主意必竊藏銀物也。共出之，見尸大驚報官，卒追獲之。事亦相類。

雍正硃批

考北齊文宣帝詔云，鑒史官執筆，有聞無隱，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俗徒，或親率晉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此自古人質朴耳，若清世宗好以口舌文字自矜，則得意之餘亦慮爲人所挾，故始則踴過於述旨之不能無誤，繼則定恭錄硃批之法以泯形迹。

，三則不許以摺奏中批諭引入本章以杜口實，蓋一面欲於硃批中顯其恩威不測明見萬里之神，一面又不能不預爲文飾之地，其措詞用意皆極具深衷也。

世宗御製文有云，朕侍皇考聖祖仁皇帝數十年，時時祇聆聖訓，今觀臣工記載者舛錯疏漏之處甚多。朕嗣統以來，元年二年內閣面奉之旨，書寫時動輒訛舛，自張廷玉爲大學士，聽朕諭旨悉能記憶，繕錄呈覽與朕言相符，蓋記載一事良非易易，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慎，是以諸臣欲記朕諭者，朕皆令繕寫進呈之後方許存稿，悉其失實以傳訛也。

八年七月申明繳批之旨曰，既奉硃批查辦此事，下次查辦奏事之時即應將硃批原摺呈繳以備朕之檢閱，若具奏此事而仍留硃批原摺於外，則朕處無檔案可稽，未免難於辦理。

又諭各省督撫大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之例，又以督撫一人之耳目有限，於是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事之旨，即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欲公聽並觀，欲周知民間之情形耳，並非以奏摺代本章，凡摺中所奏之事即屬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摺進呈時，朕見其確然可行者，即批發該部施行，若介在疑似之間，則交與廷臣查議，亦有督撫所奏而批令具本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轉詳督撫者，亦有聽其言雖是而不能必其奉行之無弊，則批令實心勉勵還朕一是字，凡爲督撫者，奉到硃批之後若欲見諸施行，自應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奪。……各省奏摺一日常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親自覽閱批

發，從無留滯。……朕不過揀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教諭之旨居多，今於教誨之虞則未見敬謹遵奉，而於未曾允行之事件則以會奏過三字含糊藉口，以圖自便，有是理乎。况朕會降旨，凡摺中批諭之處不准引入本章，以開挾制部臣之漸，則奏摺之不可據爲定案又何待言乎。

帝於陳報款項數目之摺，每以不暇細覽批之，如批田文鏡奏明動存耗羨銀數摺云，所奏可謂明白詳悉之至，然朕於此等事件不過閒覽而已，無暇細計款數也。於江西布政使李蘭奏酌提耗羨以均養廉以充公用摺內云，凡如此等奏摺朕不過一覽而已，從不批是當與否，總在汝等撫藩火吏秉公合宜，不欺不隱，還朕一當字而已。

又批江西布政使石成娥奏裁革節禮云，似此項瑣屑零星，朕何暇計及，惟向爾等責成一是一字而已，爾但勉力做一真實好官，仰副朕望，不在此分晰奏聞以希見信也。

又陝督查朗阿奏軍需動用銀兩一摺批云，此不過一筆花帳，朕何暇觀覽。不在奏與不奏，惟在秉公查核，將來不致被人檢點爲要耳。倘少有不符，會奏過三字豈遂足以卸責邪。

然恩禮臣下有綱繆過於家人者，至索其生庚爲決其天壽，如雍正四年鄂爾泰謝摺有云，乃復軫念臣愚，詢及奴僕，勉以節養，做以背負，聞臣勤瘁則靡憂憐，知臣健旺則致忻悅，並著將臣八字便呈御覽，捧誦累日，浹骨髓心，殊批云，朕因爾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此猶曰施

於滿人也。

年羹堯於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有謝賜詩扇摺，硃批朕已諭將年熙過祀與舅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只管添病，形氣甚危，忽輕忽重，各樣調治，幸皆有應，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著人看他的命，目下並非壞運，而且下運數十年上好的運，但你目下運中言刑尅長子，所以朕動此機，連你父亦不會商量，擇好日即發旨矣。此子總不與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從此自然全愈健壯矣。年熙病先前即當通知你，但你在四千里外，徒煩心慮，毫無益處，但朕亦不會欺你，去歲字中皆諭你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來惟諭爾父健康，並未道及此諭也，朕實不忍欺你一字也。爾此時聞之自然感喜，將來看得住功名世業必有口中生津時也。舅舅開命，此種喜色朕亦難全諭，舅舅說我二人若少作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況我命中應有三子，如今只有兩個，皇上之賜，即是上天賜的一樣，今合其數，大將軍命應尅者已尅，臣命應得者又得，從此得住自然全愈，將來必大受皇上恩典者。爾父傳進宣旨，亦甚感喜，但祖孫天性，未免有些眷戀，也特諭你知。此種籠絡手段，未免適當，帝亦漸不肯更假漢臣以詞色，即有之亦不許宣揚於外矣。如固原提督路振揚以入覲時蒙恩賜坐奏謝批云，朕因念爾年紀高大，恐跪入過勞耳，似此蒙恩，只可默識胸臆，何必形之筆墨，若再向人誇詡，則更爲不學無術，君臣遇合，此等恩誼儘多，但他人不似汝淺見播揚，所以汝未之知耳。又摺中稱

仰承天語，謂臣居心誠實可享大年，將來子孫必有成就，批云，類此閒談，何必紀述，汝等若如此不達大體，莫望朕相待如家人父子也。

帝於臣下市恩之舉，防範最嚴，往往情見乎詞，如兵部尚書署鎮海將軍何天培以江寧駐防滿兵新設水師，其舵工水手向在高資居住，不能顧家，似宜於江寧泊船地方蓋造房屋，令其居住，硃批謂此非習印者所應料理之事，殊爲多事。

又直督李紱請免歲貢驗看以恤貧生，雖緣與豫撫田文鏡立異致觸帝怒，然亦以紱出身科甲，深疑其市恩於文人也。硃批其摺云，據奏窮老之輩不堪跋涉，果不願仕，孰從而強之邪。國家用人大典全憑考驗，於此則謂不堪其苦，而心懷怨悵，則是立志不甘與朝廷出力報效之人矣，亦何足深惜。若必以免貧生苦累方爲愛士，則濱嶺舉子祇應在本省會試，曷可令其往返萬里，似此崇備重道，厥實不能。朕所重者籌國是計蒼生之傷，所崇者文經武緯循名責實之正道，至如欺世盜名違道干譽之小作用，朕則恥而不爲也。

雍正夫設軍機處以前，廷寄諭旨原無定式，如諭豫魯晉三省挑兵事即由怡親王戶部尚書蔣廷錫字寄，而催閩里工程事則由大學士馬齊朱軾張廷玉孫柱等字寄。怡親王薨後寄鄂爾泰信由大學士公馬爾賽大學士朱軾張廷玉蔣廷錫出名。

不獨延寄出名之人不一，即收摺奏之人亦不一，六年四川按察使呂耀曾奉諭若有陳奏事件初次具摺差人交門上奏事人轉奏，七年又諭嗣後奏摺交大學士蔣廷錫轉奏。

其初年則亦由怡親王轉奏，雍正二年諭江蘇布政使佟吉圖，朕意爾等藩司若明上摺奏，未免物議一省事權不專兩三巡撫之矯，所以前諭爾將奏摺交怡親王代爲轉奏，今爾家人爲何竟直詣宮門進摺邪。嗣後凡有所奏遵旨密交怡府，即或王偶有出京之差，自必另有託付之人在府也。

當時高幾獨攬，不循舊制，諭摺皆由怡賢親王經手籠任，甚至屢有褒諭，惟恐內外臣工有聽聞之意。雍正初年辦畿輔水利營田誠爲王之功績，然因此遂不欲地方官過問其事，亦殊越出政體之常矣。直督李紱有疏請令侍講陳儀按察使張瑋將所辦事體移報督署備卷，此固辦事常規也。乃硃批云，怡親王所辦理之事何用爾衙門備卷，爾等大臣爲朕任用，雖百千聚集一處，朕倚賴未必如王一人也云云。李紱於辦理催漕一事，頗得帝眷，其出任桂撫也，一則曰爾實非他人可比，務宜屏盡一切私心，始不負朕特用之恩，兼可成全朕之顏面。再則曰誠然不黨者李紱也，更將向日瑣屑情分私恩小德擺脫淨盡，可以造就成一全人。其信任實與田文鏡相埒。旣而升任直督，以參劾上蔡知縣張球一事與文鏡互訐，文鏡指紱爲袒護同年，適中世宗平生所忌，於是紱屢遭譴斥矣。

世宗初政頗以綜核名實自矜，諭兩廣總督楊琳云，今朕不過將皇考所行之政所立之法再宣諭爾等一次

，爾等若仍似康熙年間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皇考之寬仁容恕也。

鄂爾泰奏云，伏念邊方大事惟賦與兵，弼以刑名，期於無壞，凡諸瑣屑皆所分寄，若使各已就緒，自應持其大綱，示以鎮靜，以馭羣材，今於尙無條理時尙不亟加整飭，破其因循，雖託言知體，實無以濟用，況督撫所謂小事，至府縣則爲大事，府縣所謂小事，至本家人則爲莫大之事，稍有疏忽，貽累匪淺。又云，況極盛之時尤當思患預防，則力半功倍，可謀久遠，彼諱言有事以爲解事，苟且了事以爲能事者，窺其隱微皆半無忠愛之誠者也。鄂爾泰所以獨能承帝眷者蓋以此。然其言固極精覈。

但其後亦頗和易平正，力持大體。如諭布爾泰云，凡地方興改一事必詳悉周到，慮及永遠無礙，方可措施，少有見不到處莫如仍循舊例，不可因一時之見遂輕率而爲之也。又諭云，觀爾如此作爲，又大不合矣，據奏一切陋規盡行裁革，朕實難批可不行三字以爲訓，爾爲一省綱領，但當正己化屬，使不致侵盜帑項，剝削民脂，斯可矣，焉能禁屬員不飲食邪。爾以儉約自許，尙有朕賞賜銀七千兩，又有房可賃有地可質，猶堪支持歲月，若遇清苦守令等官出身寒素者，爾意欲令其榜腹從事乎。如此是令天下人視官場爲畏途，成何規模。爾器量狹小，殊不諳封疆體統。居督撫之任豈可致終日守藏吏之所爲。朕連閱二摺，甚憂爾一切料理俱不能合適中之道，如何如何。又云，我朝清庶督撫頗不乏人，未聞皆與寶田宅以供任所薪水之資也。必若此而後可，則無田無宅之人雖賢如龍黃亦不得爲督撫矣。

小說盛傳帝在藩邸時與僧徒異人來往，似亦不爲無因。雍正元年諭浙江巡撫李蔚云，朕向來三教並重，一體尊崇，於奉佛敬山之禮不稍輕忽，每見章句之士鄙薄二氏，動輒擯斥，而託名理學者尤甚，及考其操履與理學真詮又大相逕庭，此不過井蛙鱉鷄之徒耳，何足與較。浙江俗稱僧海，乃衲子卓錫勝地，近十年來不特指月清機宗風透澈者罕見，即精通教律者亦未聞其人，叢林凋謝可勝太息。汝仰體朕意，於公務之餘，留心護持，使不至過於寥落傾頽，不必著相莊嚴也。此諭汝須領會，毋令衆知，何也。士子聞之徒爲好佛之譏，釋氏聞之致增我慢之相，其中庸者流或因而縱肆，甚至紊亂清規，有干法紀，是朕憐之而反害之也。密之。

觀諸詔諭每雜佛家語，而臣下亦仰和之。帝與鄂爾泰始終無間，親如骨肉，自怡賢親王外，無能及者。其批鄂爾泰謝摺有云，朕與卿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劫善緣之所致。鄂爾泰復奏謝云，現在不作善因未來定受孽果，旣不敢亦不忍惟願生生世世依我慈父，了臣一大事，以求多福而已。又一摺云，各條硃批洞徹精微一歸平等，如桶脫底，如環無端，即此是學，臣更不須冥白了法，不了之了一了百了，首在乎此，設於此有不尊是無人理，設於此猶不親是無天理，狗子亦有佛性，忍自不如狗子乎。批云，打破桶環方無礙。又云，不盡之事到實盡頭自然會得。

高宗即位之次日即降諭云，皇考每名見僧衲，指示提撕，乃數年以來真能領會聖訓者甚少，今陸續散

出於外，其間品行不一，難保無借端生事之人，如昔年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大有名望，深被恩禮，而其所著北游集則狂悖乖謬之語甚多，又玉琳國師弟子骨巖行峯著侍香紀略一書更爲誕妄荒唐，著該部傳旨通行曉諭，凡在內廷曾經行走之僧人，倘因偶見天顏，會聞聖訓，遂欲借端誇耀，一經察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

杭大宗道古堂集中有禁虛大師塔銘云，雍正十二年游京師，受具足戒，世宗於千僧中選留有根器者二十二人持講佛樓，師在其列，後於二十二人中選得四人，師又在其列，特旨住吉祥苑池南參究禪學，萬幾之暇日必一至查問課程，今上御極，奉旨出居，許各還本籍。

又雍正二年江蘇巡撫何天培奏十月初七日至江寧地方，據通州知州白映棠解到游僧一名明本，該州稟稱九月十三日有游僧投一字帖，稱奉旨查看沿海馬路墩臺，由福建到江南，便到京覆命等語。臣見其蹤跡可疑，隨即親訊據游僧供稱在京法海寺居住，舊年九月裏出京朝山，是往九華普陀進香，奉旨你去進香須在沿海看看馬路墩臺。貧僧進過香，轉到福建，又到浙江，總是一層行李，獨自走的，到了通州，見有颶風水災淹人甚多，貧僧掩埋過幾個，去見白知州，就差人解貧僧到這裏來的。親此則即位之初假僧徒以爲耳目非無其事也。

又寄鄂爾泰諭有前日朕躬遠和適得異人賈士芳調治有效，今賈士芳虛許奸回猖狂無忌朕悉行察出將伊

正法云云，據東華錄所載八年九月諡云，從前因怡賢親王氣體清弱，時常抱恙，朕諭令訪聞精於醫理之人及通曉性宗道教者，以爲調攝廬養之助。上年吾弟奕稱京師白雲觀近有一人，通曉心性之學，朕令召來一見，……朕察其虛詐，中無所有，略加賞賜而遣之，後朕降旨與外省一二督撫，令其便中訪問通醫學道之人，隨經李衛奏聞中州有賈士芳者，平素通知數學，隨降旨與田文鏡將伊送來，初到時朕令內侍試以下筮之事，……朕始知即白雲觀居住之人，朕因令其調治朕躬，伊口誦經呪，並用以手按摩之術，竟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聽我驅使等語。……蓋其獲罪在此，然是年正月甫諭滿洲八旗不得聽信偽道醫卜星相之妖言也。

順治間玉珙木陳二禪師曾經世祖禮遇，木陳因之頗有招搖之嫌，故乾隆初年於雍正中會供奉內廷之緡徒嚴加戒飭，即有鑒於木陳之事也。揆其意蓋不欲啓人窺測，用心誠爲深遠。然木陳之流所記各事本不能據爲實錄，故宮懋勤殿有世宗諡旨關於佛典者，爲實錄聖訓所不引，（今載文獻叢編第三輯中）其中駁木陳北征集云：

如紀載云，上一日語及近來經生只做得幾篇腐爛時文於己身性命二字全不留心。師對曰，皇上但懸一格，有人悟得祖師禪定，即與他今科狀元，自然個個留心。按木陳恣此言，是以祖師禪定爲博取狀元之具，且國家以狀元之名誘人參學，尙得謂之禪定乎，何議論卑鄙至此。

按此條說不類繙流語氣，且率直可笑。

又駭骨巖行峯侍香紀略云：

如云，端敬皇后崩崩溪森於宮中奉旨開堂，且勸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等語，我朝並無以人殉葬之事，不知此語從何而來。又云，上郊祀天壇皇太后皇后皆同往，此等皆如夢中囈語不知爲何人所欺誑而冒昧筆之於書也。

按殉葬之制在明中葉即已革除，滿洲誠無此俗，后妃同至郊壇亦無此儀節，或開國之初偶有此事，要之世外人於朝章國故不能諳悉，亦固其所也。

世宗所甚惡於木陳者在如左列：

又如紀述世祖諭旨云，願老和尙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庵相待，此尤誕妄之至。又如紀載云上龍性難擾，不時輾扑左右，偶因問答間，師啓曰，參禪學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者此也。上點首曰，知道了。後近侍國柱語師云，如今萬歲爺不但不打人，即罵亦稀逢矣。又萬歲爺極贊老和尙胸懷平坦，亦最慈和樂易云云。思此乃必無之事，明係憑空結撰者，蓋因木陳恣當日結交內侍，開中探聞皇上喜怒，而李國柱官寺小人本無知識，但見上意優待木陳恣如此，遂附會以答之，而木陳恣竟公然寫此一段，自以爲功能，欲以盜竊名譽，似此世諦流布庸鄙之行，

豈真抱道之人所爲邪。

按世世觀扑左右，自是帝王恒慮，若果緣木陳直諫而遂改，則虛衷納規，主聖臣直，可爲佳話，當贊頌之不暇，可反斥其爲必無之事邪。蓋帝王喜怒不欲予人以窺測之機，且木陳無頌聖之詞而有自矜之意，兪類至盡則必至善則歸已過則歸君，故必痛斥而火其書，並削去行峯以下及其徒衆支派不許復入祖庭，所以著行峯之可惡甚於木陳也。

世宗之嚮近緇流似以在潛邸時爲多。諭旨有云，（據懋勤殿檔）朕居藩邸留心內典，於性宗之學實深領悟，御極以後，宵旰靡遑，且恐啓天下以崇尚釋教之疑，是以未嘗形之議論，欲俟庶政漸理始舉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覺，以明互相訛訐者之非。此雍正十年諭也。又三年而樂天下矣。東華錄載三年五月諭云，前博爾多來京陛見，奏稱僧人宏素處有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所製序文，今欲刊刻流傳。朕細思向來並無此事，因命博爾多將此經取來閱看，昨日覽到文與字俱非朕筆。……朕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柏林寺相近，閒暇之時間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爲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府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者，在彼招搖生事者。……不可不嚴行禁飭，……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尙有未繳者，……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再有隱漏定行治罪，亦可證。

年羹堯未獲罪前爲世宗親任大臣第一，雖爲漢軍而聯姻帝室，位爲大將軍，統轄滿兵，爲開國以來所僅見，其奏摺中硃批之語，鄙陋過當，與後來獲譴之詞相對照，實難迴護，故刊本諺旨中已削去，而懋勤殿檔中尙存。按故宮文獻叢編第五六等輯所載，凡羹堯作謙謹之詞，則硃批必溫語謝焉，凡後來罪案皆即當初所親許者也。例如奏云圍龍捕服非臣下所敢用，則批云只管用，當年聖祖皇帝有例的。又如云知州趙士魁修蓋營房，捐助馬騾，臣亦行牌獎勸，並許其事平之日送部請敘，批云何待事平，川省有缺即當題補。又其謝恩摺批云，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涎涎是矣。又摺尾求賜物云，更懇聖慈如有新製琉璃物件賞賜一二以滿臣之貪念，臣無任悚惶之至，此在羹堯不過迎合取悅之意，而硃批云，今將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雖似君臣相狎，然亦是見薄物細故之間亦不免極用籠絡手段也。

三年二月羹堯尙有謝摺云，陝西巡撫石文焯到陝日，傳聖諭大將軍若在軍前自當照大將軍體統行事，今既在省城，你到去仍照督撫平行，下旨與年羹堯。至三月復有謝訓劄摺硃批云，你身子病弱之言鄂賴亦奏，但范時捷來時你託他奏朕之言，有此一言入耳，凡有言及你病者，朕皆難信矣。况你再不病，不用這些作爲，君臣彼此徒寒心耳，范時捷後曾參羹堯，其所託奏之語不知何語，殆必有深禍時計

之思者。

羹堯奉殿旨調補杭州將軍，其四月二十二日謝摺批云：

朕聞得早有謠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交過浙省親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爲，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此二語不知你會聞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覽之實實心寒之極，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也。我二人若不時常抬頭上看，便不得你這光景，是顯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口，朕亦只得顯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只得天下後世朕先站一個是字了，不是當要的主的主意大悖謬矣，若如此不過我君臣止於貽笑天下後世，作從前黨羽之轉心快事耳，言及此朕實不能落筆也，可愧可愧可怪可怪。

此批皆不甚可解，疑原本印本皆有誤也。就其詞意觀之，似並非驟有重咎，特帝欲窘之使之啼笑皆非，故意作出自貶之詞，以甚羹堯不忠之罪。帝出三江口之語直以供戲弄耳，帝若果疑羹堯之不臣豈肯以此形諸筆墨邪。

羹堯康熙五十六年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摺中有云，臣屬雍親王門下八載於茲，雍親王並未遣人至川賞

賜物件，則誠親王何故遽有賞賜，（見掌故叢編第四輯）羹堯之爲雍正潛邸私人至此乃有明證。清史稿本傳惜未加入此說。又羹堯於帝即位後曾入謁一次，蓋帝之機密與聞必多，其寵任不終或即坐此。

曾文正家書

有賸得曾文正與弟忠襄家書三通者，乃同治三年夏間所作，以行世本校之有一通未輯入，餘二通皆經刪改。其一云：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來信，不忍卒讀，心血虧損如此，愈持久則病愈久愈深，（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無次占六壬皆好。）余意欲奏請李少荃前來金陵會勦，而可者兩端，不可者兩端。可者一則渠處炸砲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則渠占一半汎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氣焰頗大，恐言語意態以無禮加之於弟，愈增肝氣，一也。淮勇騷擾驕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時恐搶奪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願請來與弟共事，然弟心肝兩處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強有力之人前來相助，此後軍事恐有變證，病情亦慮變證也。特此飛商，弟願請少荃來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氣宇極好，擬請之日內至弟營一敘，弟若情願一人苦掙苦支，不願外人來擾亂局面，則飛速復函，余不得弟復信斷不輕奏先報，餘俟詳復。即問近好，國藩手草，四月廿夜

。（此信家書卷九內已刪去。）

其二云：

沅弟左右，十二日接弟勸紀鴻鄉試之信，（紀鴻定於六月廿二日回湘鄉試，以副弟殷殷期望之意。）字秀勁而有勁氣，知病體大愈，因覆一紙，商請少荃來金陵會勦。十四日因接初八寄諭，又去一咨一函商少荃會勦之事，十五日又將余與少荃之一咨一函專戈哈送至弟處轉遞，想均到矣。夜來又細思，少荃會勦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佔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潤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慶，少泉克蘇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泉共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迹，望弟將余與少泉一咨一函遞去，弟亦自加一紙，待弟復信到日，余即會弟銜覆奏，少泉將到之時余亦必趕到金陵會勦看熱鬧也。顧問近好，國藩頓首，五月十六日。（此信家書刪去一百九字，看熱鬧三字亦節去。）

其三云：

沅弟左右，三日未接弟信，不知弟身體何如，接吾十二暨十四五六日各信，不更加焦灼增疾否。余聞昌岐言，弟精神完足小恙無礙而放心，聞會恒德劉高山言（十四自金陵歸）弟病勢不輕而懸念。

見弟信劄科。鄉試字迹奇潤而喜慙。見弟信言賊米日發一斤四兩而爨灼。春筴過此，其於吾弟感激。欽佩迥異尋常，厚庵於弟亦契合無間言，故余十五日與少泉之一咨一信惟願弟之速送，又惟恐弟之竟送，反覆無定，爲弟所笑，亦必爲弟所亮也。今日命紀澤赴金陵省視老弟，余於六月初間亦必往，見弟暢敘，屆時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輪船速歸，總之弟以保身爲主，無論少泉與余會勸與否，於弟威名微減，而弟之才德品望毫無損也。願問近好，國藩手草，五月十七。（此信共翻二十二字。）

此書前後頗有關係，著之愈足以見文正兄弟之真誠。

阮孔婚禮

乾隆末年，阮文達任山東學政，畢秋帆任山東巡撫，時文達斷絃，秋帆謂文達之父曰，吾女可配衍聖公，公爲媒，衍聖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爲媒遂締婚姻。嘉慶元年，文達以閣學督浙學，以錢塘門外爲公館，行親迎禮，鹵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內外士民婦女觀者以數萬計。某君賀詩有壓奩只用十三經之句，夫人名璐華，自號唐宋舊經樓。年五十六，道光十二年卒於雲南督署。當時以爲盛事，見雷塘庵弟子記及履園業話。

法瑯匠

北京景泰時有名中外，其實仍自外國輸入，故當時工匠皆自廣東來。雍正硃批諭旨中有雍正二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云：「前任督臣揚琳任內承養內廷効力法瑯匠楊士章等十一人，俱家住廣東。向來各匠家屬每季赴總督衙門領取養家銀兩。各匠在京房屋飯食俱爲供備，逐日進內廷做工，法瑯者法郎機，明代以之稱西洋人也。蓋自明代傳入中國。」

楊國麟案

光緒己亥，立溥儀爲大阿哥，中外皆知有廢立之意，或謂德宗已被弑，或謂潛逃出京，好事之徒，遂有希冀立之功者。張之洞時方督鄂，忽有人自稱今上微行，一時吏民大駭。之洞固知其妄乃按誅之。其奏報之詞云：

田鎮漳源口地方，有土客船隻經過，船上人登岸游行，至已經封禁之士娼家，內有少年楊姓，大言恫嚇開封，並令人持楊國麟名片傳守備上船訶詈，當將一行人解交贛州審訊。供稱係廣東大埔人，其父爲郎中，由峨嵋山回來，將往江西龍虎山，忽自稱係康有爲之弟，又稱五王爺。提督後在江京

縣外監內向同押各犯自稱爲天下一人，又自稱爲寡人，並稱此間督撫兩司皆所素識，同時在禁之犯被其煽惑，代爲書寫信件，傳至外間借銀使用，令人救伊出監，當有漢口行醫之楊端臣潛至外監窺探，信爲大貴人，一見即行跪拜，楊國麟因口授言語，令楊端臣書寫封交典史轉交總督，自稱諱旨，索取庫銀二百令送伊往龍虎山，……（見張文襄奏稿）

此己亥十月間次年始結案，當時固哄傳遠近，即官吏之爲所惑者亦不少也。

公卿好士

乾隆中公卿猶有好士風，裘文達日修居石虎胡同，有一軒曰好春，門生賓客可不特通報直入其中。嘗歲終戶部送飯銀，即分餉坐客。蔣文恪薄尤好客，但有薦書，即館之門下，甚至不識其人也。文達嘗薦一人直入館中，即命置臥具，曰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排日出游，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即詣廳事食，每歲終即有老僕三四挾巨裘徬入客館，見一臥榻即置銀一封，封面題歲修五十兩，若旁有小榻，則置小封四兩以犒從者。其人居將邸二年選縣令始去，竟未嘗與文恪交談，事見更生齋集。此事不可爲調，然以視晚季公卿之厚自封殖者，其度量爲何如乎？

高麗美人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元制歲貢高麗貢美女，故張光弼鞏下曲云：宮衣新尙高麗樣，方領迥腰半臂裁，連夜內家爭借看，爲會著過御前來。

明權衛庚申外史：徵政院使者官者高麗人禿滿滿夕兒首薦高麗女子祁氏於宮，立爲次宮皇后。祁后舊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娶得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奪寵，自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麗矣。

此元代高麗女子在中國之勢力也。野獲編云：成祖妃權氏及其他四人皆爲高麗人，後正德間回回人於永上言高麗女白皙而美，大勝中國，因并取色目侯伯及達官女入內。中亦多外國人也。朝鮮且有進女之制，宣德十年帝命中官遣回金黑寺五十三人，則此制至明不廢。

程綿莊與鄭板橋

乾隆中揚州文酒之會最盛。按板橋題畫云：「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爲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瓊飄，與鬻爲三老人，丹徒李御蘇村王

文治夢樓燕京于文瀾石鄉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爲五少年。午後濟甯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爲九人會，因畫九瓏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瓏青。座上以綿莊爲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程綿莊即儒林外史中之莊徵君也，其風流勝概亦如此。儒林外史借未着意寫之。

陶澍與丁寶楨

陶澍督兩江時，裁鹽政，改淮北票鹽，汰淮南浮費，乃御史鮑文淳以辦理未能盡善劾之，澍自知爲局者所陷，乃覆奏，自稱實無把握，請仍設鹽政，奏上，宣宗怒責以朝更暮改，朕不能爲，如有天良，即振刷精神，勉圖自效。澍知朝旨向之，乃再奏曰：「艱難情形，屢經因事纒陳，備蒙聖鑒，不料浮議之繁興不已，商情之悅服甚難，即如御史鮑文淳係臣所革總商鮑有恒近族，本籍此屋而居，鮑文淳未中進士時，常在揚州與鹽商來往周旋，茲鹽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吹絮多端，兼聞揚人相鬥紙牌，繪一桃樹，另繪一人爲伐樹狀以寓詛呪。其切齒於臣若此，實恐因臣爲怨府，致誤全局云。」（道光十二年事見陶文毅集。）相傳揚人繪美女於牌曰陶小姐，以肆擲論，（見清稗類鈔，）蓋不能形之奏牘者猶不知凡幾，當時大臣任事之難如此。

方輿紀要稿本

近有得讀史方輿紀要原稿者，余按朱象賢聞見偶錄云：梁溪顧景范纂讀史方輿紀要一百餘卷，大概以一統志而或詳或略俱如得宜，并考山川形勢歷代用兵戰守悉爲詳載，乃往濟書也。但未付梓，四方購求者至無錫，出二十金左右，倩能書者分手抄錄，候以月許，可得一部。當時甚爲貴重。雍正壬子癸丑間，予客於甬江制軍魏高爾公幕府，牘中有件，湖北劉姓僑寓江寧會於無錫購得前書，珍重異常，江寧某姓者，與劉會有一面，意欲假以抄錄，適劉他出，某竟自取二冊而去。而劉不知也，越數日送還前取之二冊，復欲借以後者錄全，而劉不特不允，更面叱而詬訾之。某受辱憤恨，竟以劉私藏不執之書出首京師，行文總督衙門查究勘審明白，將某反坐擬流，某書送部以結斯案。然則當時此書鈔本流傳甚多，且有此一重公案也。

上海船行張元隆案

康熙中，江督噶禮與蘇撫張伯行互訐一案，有上海船行張元隆一事。亦上海一掌故也。據伯行奏云：張元隆係考職監生，廣置洋船，立意要造百艘，以百家姓爲號。多將洋貨賄媚督臣。督臣在上海鋪設

數十倍，皆元隆以所蓄積罄餽督臣後，即令伊弟張令濤由浙江海口運赴江寧。此時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余元亨等，照票不符，籍貫互異，訊供張元隆代領。臣飭常熟上海兩縣提訊，元隆托病不出，兩官親赴其家取供，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駭異，嚴飭拘拏。而兩官以督臣交好，始終不敢。迨臣回署提審，遽申元隆在家病故。人言藉藉，皆云元隆詐死埋名。見費元衡所撰伯行行狀。（碑傳集十七）

長洲彭氏

長洲彭定求，以康熙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其孫啓豐雍正四年榜亦如之。其後代有達人，爲蘇州大族。而在明代殊無聞焉。定求之父璫順治初年與尤侗汪琬等結慎交社，晚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自書楹帖云：「厭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汽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蘗偕百姓以長寧。」以忤長官罷歸初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無錫高顯二氏書讀之，始潛心儒術，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五經及宋儒諸書尋澤點注，夜以繼日。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年七十七乃卒。見彭氏家傳。

汪容甫之生計

汪容甫自敏頗道貧薄，而孫淵如撰傳稱其能鑒別善器書畫，得之售數千百倍，家漸豐裕。雖負狂名，而淵如稱其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生命鴻毛輕。又寓書規之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劉台拱亦云：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江藩漢學師承記亦云：晚年有僉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容甫蓋不患貧，亦非甚狂也。

孫淵如伉儷

孫淵如爲乾嘉名宿，以賈許而兼徐庾。顧其讀說文已在成室以後，其爲夫人王氏事狀云：「偶得許氏說文。與余約日識數十字，久之子遂通小學。」其他所記房閨瑣事亦皆饒逸趣云：「旣婚數日，夫人屬余填詞，並勾圍棋。余皆未學，頗心愧之。後遂爲小詞酬夫人，而卒不能對奕，夫人終日持一編書在室，教其幼妹時，時臨帖，好虞永興楷法，或爲余錄詩，至今有存篋中者。嘗言唐五代詞率可倚聲，彼之簫管，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靡外雨潺潺詞按笛吹之，落，余審聽，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聞者歎歎。其後爲夫人遺影爲落花流水圖，以此。旣歸旬容，時余大母在堂，兩親愛子息，無苛禮。定省之暇，不事鍼帶。夫人好絮除几席，余每陳書滿案而出，比入室則夫人爲整齊之。山齋有桐桂

古柏，冬寒月皎對影蕭瑟，或出戶閒吟，或焚香開卷。」觀其所述，令人想見伉儷之樂。

楓江袁氏

乾隆中，吳下文酒園林之會，足以媲美顧阿瑛者，無如袁氏。袁名廷樞，字壽階，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報，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中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興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爲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潛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拏舟過訪，酒詩流連，應接不暇，壽階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後江觀察韻雲延之康山賓館，見江蕙漢學師承記。

外銷款

清制各省督撫有外銷之款，故督撫用款若干，竟難稽考，古載籍中亦惟偶一見之。齊書錄章王巖傳，荊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六萬斛，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

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是也。

北京囤積米糧例禁

昔時犖穀之下尤重民食。故有限制囤糧及禁運出城之例。攷清仁宗朝實錄。嘉慶十八年六月壬寅諭。御史幸從益奏請申明囤積例禁一摺。定例米石不准載運出城。原以防私運回漕之弊。前次步軍統領衙門奉獲私販米石之案。祇將查出米石總數具奏。其米數未滿例限者並未一一分晰。著刑部訊明各鋪戶米石確數。按例分別辦理。以昭平允。至五城鋪戶所存米麥雜糧。每種例不得過一百六十石。又有流通糶賣不在定限之例。囤積糶賣。兩相影射。亦覺難以區別。著戶部再詳加酌覈。明定規條。俾得簡易遵行。免滋流弊。其步軍統領衙門查拏私運。原應申嚴門禁。有犯必懲。若小民糶買細米。擔負出城。不在例禁之內者。毋許紛紛苛索。以杜擾累。又五城御史所奏酌議平糶米石事宜一摺。著俟刑部審明定案後再行遵照辦理。尋奏。例載五城鋪戶貯糧每種不得過一百六十石。本度囤戶居奇。定以限制。乃奸商巧於規避。或分貯數處數十處均在例額以內。該管官兵無從查拏。請嗣後開設通衢流通糶賣鋪戶間有賣少存多並非有心滋弊者。雖在一百六十石之外。亦當體察情形以昭區別。如租賃廟宇民房堆貯隨時糶賣。即係囤積居奇。雖不及一百六十石。亦當嚴行查禁。從之。

儀制令

語石云。略陽縣靈巖有宋淳熙辛丑邑令王某刻儀制令十二字曰。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上刻儀制令三大字。武授堂金石文字跋曰。東都事略。太平興國八年詔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衝要處設榜刻儀制令。陸佃聞據宋史孔承恭傳。謂太宗之詔因承恭疏請。唐六典禮部載。凡行路之間。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宋制實昉於此。此即古時之生活規律也。惜宋世不講身。古先哲王所以留爲後人範者遠矣。



版出新最周書平太

購函發批市門迎歡 號二四三路州福海上

- 著且予……………集說小篇短且予
著鷗瘦秦……………(集說小篇短)鼻二
著諦丁……………(集說小篇短)劇喜悲生人
著人作周……………(文散)前以春立
著人作周……………(文散)口甘口苦
著等人作周……………選筆隨文散代現
著庵果紀……………(文散)集都兩
著生雨柳……………(文散)記鄉懷
著道載文……………(文散)記小土風
著璧正譚……………(文散)集珠夜
著孫晶陶……………(文散)集骨牛
著團插原狐令
著若何……………(集甲)文雜
著等青蘇……………選說小家作女代當
著政光楊……………(記傳)記獄入
著然越周……………(記傳)憶回十六
著之兌瞿……………(集甲)談叢度制俗風物人
著士一徐……………(故掌)筆隨士一
著華之楊……………(評批)叢論藝文
著士易路……………(詩)發出
譯標克章……………(集一第)集選說小本日代現
譯標克章……………(集二第)集選說小本日代現
譯軍我張……………(著篤實路小者武·說小篇長)明黎
譯吾庸張……………(著雄房林·說小篇長)年青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

每冊定價捌百圓

著者 瞿兌之

發行者 陶亢德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印刷所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2

1121.83

66-11-5